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三卷 第十一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十一月號

大戰前後的英國
閒話戰時首都
我怎樣到貴陽
瑙威鄉村生活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3. No. 11
November 1939

HUNG YING LIBRARY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I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五百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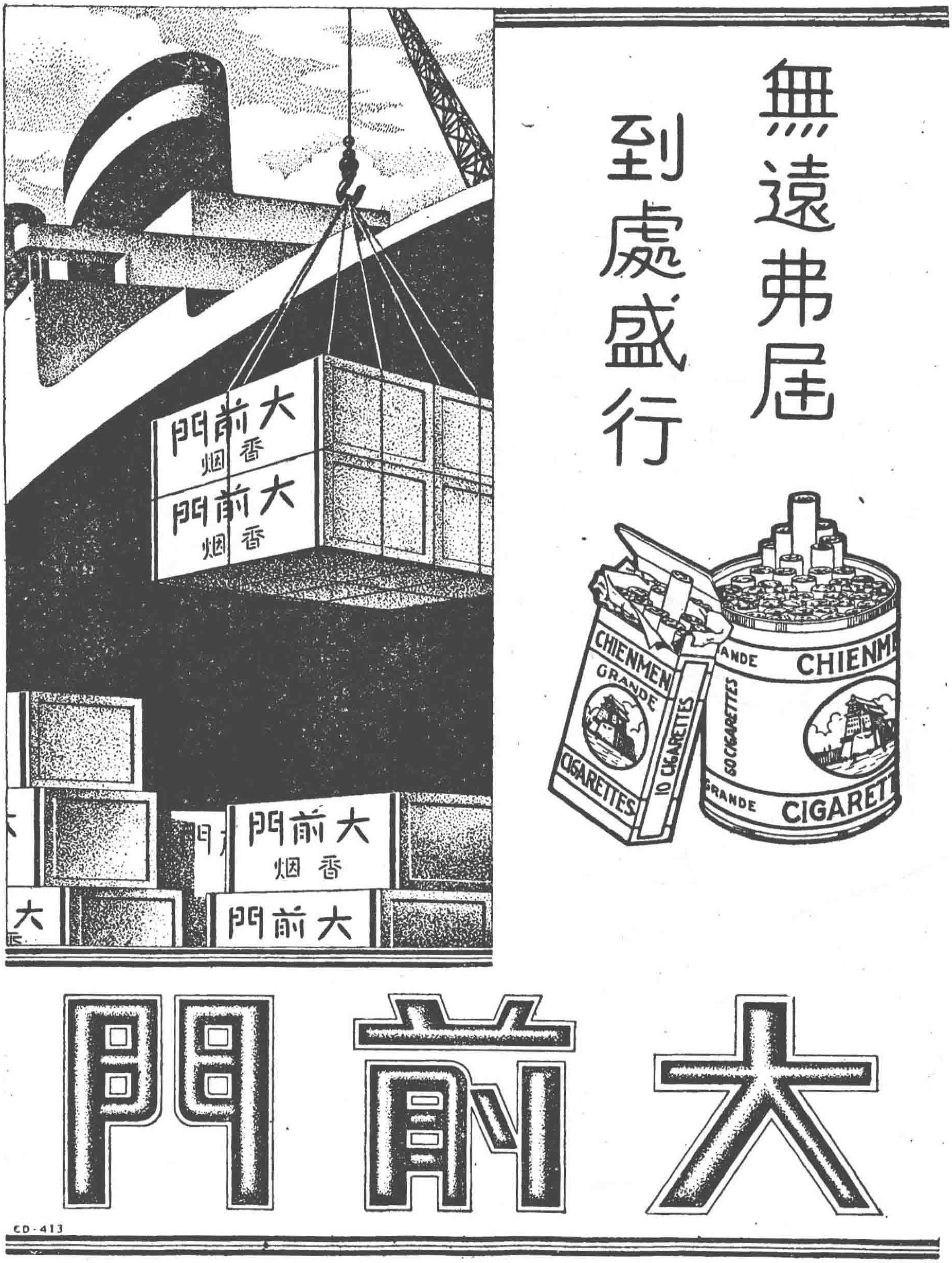
公積〃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無遠弗屆
到處盛行
大前門
香烟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10 CIGARETTES
60 CIGARETTES
大前門
CD-413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一六八八三至五五（三線轉接各部）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 康鐵佛田號 "CONTE VERDE" 康鐵卑安克孟諾號 "CONTE BIANCAMANO" 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爲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卽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船名	由上海開	開往地點
康鐵佛田	十一月三日	布林的西
康鐵卑安克孟諾	十一月十六日	威尼斯
		地利亞斯得
康鐵羅索	十一月二十六日	那泊爾
維多利亞	十二月十四日	熱那亞

LLOYD TRIESTINO

ITALIA-ADRIATICA-TIRRENIA

理論·技法·鑑賞·批評·史實·報導的

美術雜誌

美術界

●創刊號九月一日出版●

研討藝術理論●提供藝術教材

報導藝術消息●促進藝術生活

每月一冊　另售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冊　合售一元五角

美術界月刊社出版

上海·菜市路四四〇號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十一號

民國廿八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四川灌縣之急湍（美術圖景）……郎靜山……一
重慶南溫泉（美術圖景）……袁松年……二
●大戰前後的英國……程志政……三
○閒話戰時首都……顧夢五……九
●我怎樣到貴陽……顧勝鐘……一三
○桂林小住……王宏道……二〇
○大姥山游記……陳祜生……二一
○甘肅省旅行記（中篇）……天涯游子……二五
○瑙威鄉村生活……莊祖荅……三五
○歐美采風記（十七）……沁明女士……四九
蜀道難……張恨水……六一
天網恢恢（續六）……秦瘦鷗……六九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八一

★ ★ AMERICAN ★ ★
PRESIDENT LINES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

美國總統船航線。經神戶橫濱檀香山至舊金山及洛杉磯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本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艙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美國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電話一五三〇九號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AMERICAN PRESIDENT LINES, LTD.

"ROUND-WORLD SERVICE"

上海各報對於西南攬勝批評

本社自出版西南攬勝以來，因所收圖景，均係川滇等省山川名勝，及各種地方事業之寫真，以活潑姿態，表現我國西南諸省之偉大，各方讀者目光一新，交口稱譽。尤以滬上中西報章，著文批評，廣為介紹，彌可感幸。其中如申報推本書為「中日事變以來之唯一傑作，」密勒氏評論報稱此書為「中國旅行社之高貴服務，」英文大美晚報譽為「東南攬勝之儔侶，」其他各報推崇之詞，更不勝枚舉。本社於獲得如是好評之餘，自更當以向來服務之精誠，為各界致其最懇摯之服務也。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Scenic Enchantments of Southwestern China

China's southwestern provinces, comparatively little known until quite recently because of their remoteness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aching them in the absence of modern communications, have come into the limelight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year ago, moved to Chungking. They have become the "Free China" which is today the subject of innumerable articles dealing with their geography, their peoples,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ir future prospects.

The war has given to this vast hinterland a future undreamed of before. These interior provinces are being opened up, highways and railways are being built to connect them, their agriculture is being improved and their mineral riches unearthed. For all that has been written on these subjects, few people know what these provinces really look like, although many desire to know. A single picture is often more helpful than a one thousand word article, and here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has performed a notable service, having just published an attractive volume entitled *Scenic Beauties in Southwest China*.

Well-printed and attractively bound, the volume contains more than 200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s of scenes in Kweichow, Hunan, Kwangsi, Yunnan and Szechwan. These pictures reveal a wonderland of natural beauty which is of enthralling interest. It can be said with certainty that they will stimulate the travel appetite of those who long to visit undiscovered natural enchantments, and to savor life in remote places. Many of the pictures were taken by Chin-San Long, well-known amateur photographer. The volume is priced at $4.00, local currency, and is on sale at all leading booksellers in Shanghai.

F. G.

← 密勒氏評論報

西◇南◇攬◇勝

[illegible]

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西南諸省、經政府竭力開發建設、各種事業、無不蓬勃活躍、中國旅行社爲闡揚西南諸省全貌以及山川景色起見、特費半載餘之光陰、向西南各地搜集名勝照片、各種地方事業之圖表、輯爲「西南攬勝」一書、期以西南姿態、呈露讀者之前、全書約二百頁、銅圖都二百[illegible]

↑ 上海申報

↓ 上海字林西報

A copy of "Scenic Beauties in South-West China" has been received at this office from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The publication contains photos of the many beauties of the southwestern of China, taken for the most part by Mr. Chin-san Long, a well known amateur photographer, and is now on sale locally.

↓ 上海新聞報

▲中國旅行社爲闡揚西南諸省全貌以及山川景色起見、特向西南各地搜集名勝照片、各種地方事業之圖表、輯爲「西南攬勝」一書、全書約二百頁、銅圖都二百餘幀、堪稱中日事變以來之唯一傑作、聞有精裝本與普及本兩種、普及本只限本埠門市零售、

↓ 上海中美日報

西南攬勝出版

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西南諸省、經政府竭力開發建設、各種事業、無不蓬勃活躍、中國旅行社爲闡揚西南諸省全貌以及山川景色起見、特費半載餘之光陰、向西南各地搜集各勝照片、各種地方事業之圖表、輯爲「西南攬勝」一書、期以西南姿態、呈露讀者之前、全書約二百頁、銅圖都二百餘幀、用高貴紙張精印、封面係彩色名畫、外觀內容、無不卓絕、堪稱中日事變以來之唯一傑作、且全書圖景、大部由名攝影家郎靜山先生供給、筆法光線、俱臻上乘、尤稱名貴、聞有精裝本與普及本兩種、普及本實售國幣四元、只限本埠中國旅行社及各區支社、及別發、中美、伊文思、大衆等西書肆、均有發售、

↓ 上海大晚報

西南攬勝出版

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西南諸省，經政府竭力開發建設，各種事業，無不蓬勃活躍，中國旅行社爲闡揚西南諸省全貌，以及山川景色起見，特費半載餘之光陰，向西南各地搜集名勝照片，各種地方事業之圖表，輯爲「西南攬勝」一書，期以西南姿態，呈露讀者之前，全書約二百頁，銅圖都二百餘幀，用高貴紙張精印，封面係彩色名畫，外觀內容，無不卓絕，堪稱中日事變以來之唯一傑作，且全書圖景，大部由名攝影家郎靜山先生供給，筆法光線，俱臻上乘，尤稱名貴，聞有精裝本與普及本兩種，普及本實售國幣四元，只限本埠門市零售，發行所四川路中國旅行社，及各區支社，又別發，中美，伊文思，大衆等西書肆，均有發售。

Southwestern China Pictorial Published

Famous beauty spots in "Free China" are presented collectively in "Scenic Beauties in Southwest China," published by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which is just off the press. This pictorial should be a good companion volume for the "Scenic Beauties in Southeast China," published few years ago by the Chekiang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attracting tourist tra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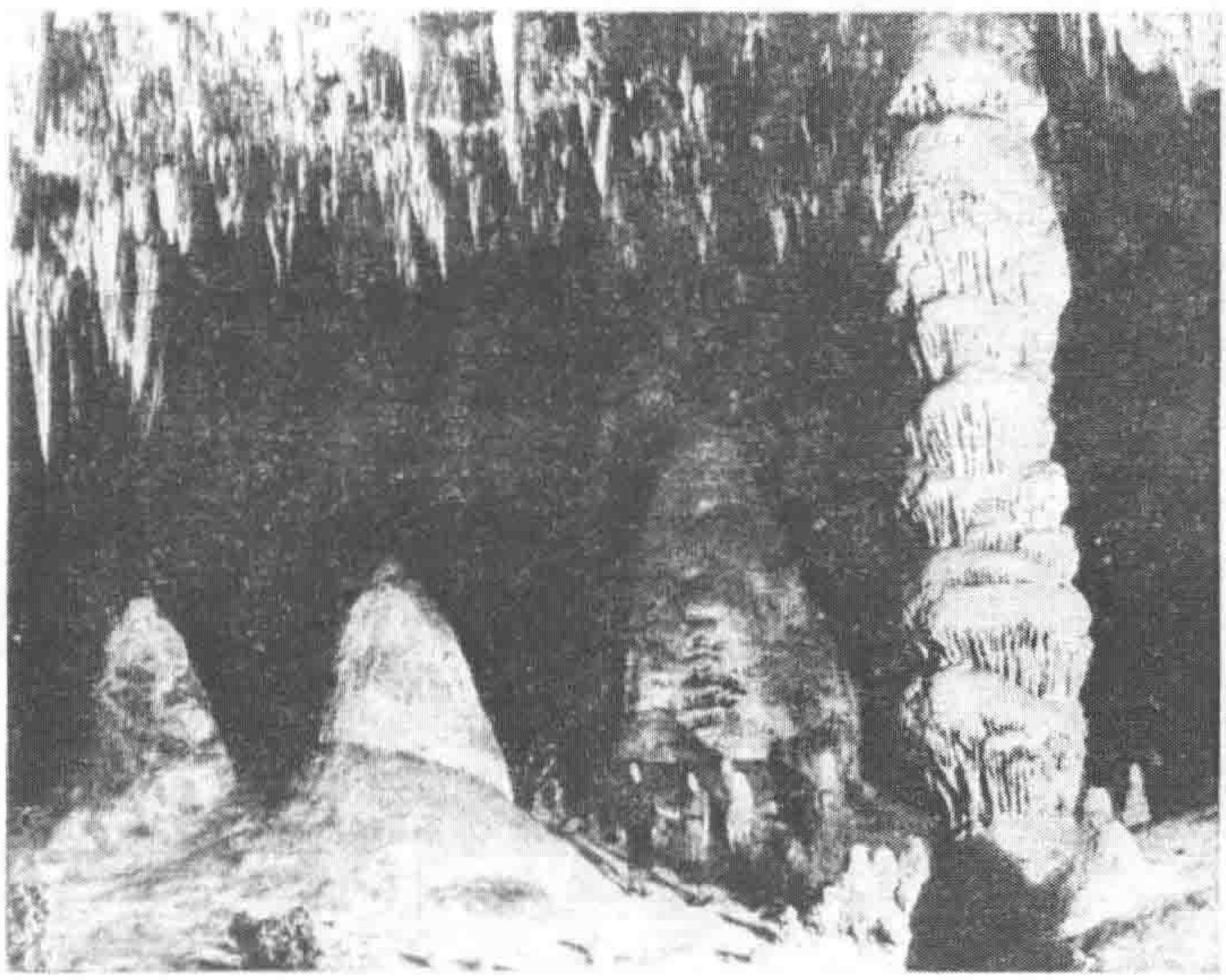
The new volume contains several most interesting and beautiful pictures, mostly taken by Mr. Ching-san Long, prominent Chinese photographer. A fine map showing the net-work of highways in the southwest makes the volume particularly valuable. It is available at several bookstores and at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offices at $4 per copy.

↑ 上海英文大美晚報



從容不迫
行李託中國旅行社代運可免一切麻煩
中國旅行社
分支社所遍設全國
大批行李束手無策悔不委託中國旅行社代辦

See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when you cross America on **SOUTHERN PACIFIC**



Carlsbad Caverns National Park, the first wonder of the world...Yosemite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New Orleans...Great Salt Lake...these are a few of the wonders you'll see along Southern Pacific's Four Scenic Routes across America. More than a dozen fine trains to choose from.

Our trains from San Francisco to Chicago are faster by hours than any other railroad. Direct service from Los Angeles to Chicago on the *Golden State Route* and from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to New Orleans on the *Sunset Route.*

We Meet You.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steamer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Vancouver, B. C. and New York. They will gladly assist you with all the details of your trip across America. No charge or obligation.

四大風景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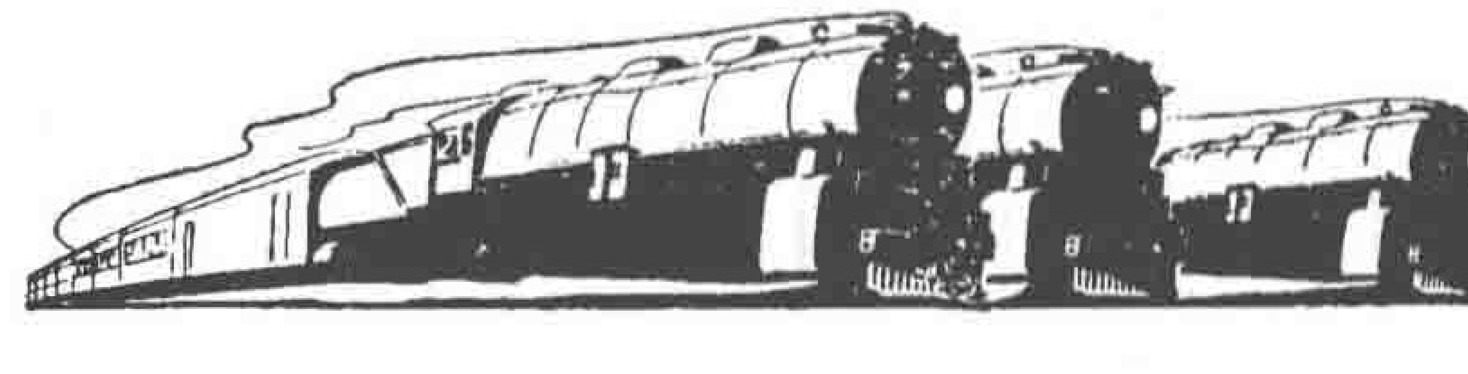
橫貫美洲之南太平洋鐵路。沿綫經過之客爾文國家公園。爲世界第一奇景。其他如克蘭德國家公園。及大鹽湖等。均爲本路四大風景綫上之奇麗名勝。諸君盡欣賞之。

本路自舊金山至支加哥列車之速率。爲其他諸路之冠。自洛山機至支加哥聯運。係經由第三路綫。(Golden States Route) 自舊金山及洛山機至新奧倫。係經由第四路綫。(Sunset Route)

本路代表常駐舊金山洛山機英屬溫哥華及紐約接洽候教歡迎垂詢旅美各項問題。並樂予爲諸君服務。並不收取任何手續費用。



Southern Pacific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電話 七四五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已成為我們惟一的田圍。要到西南名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劄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牠全部盤進，自己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侍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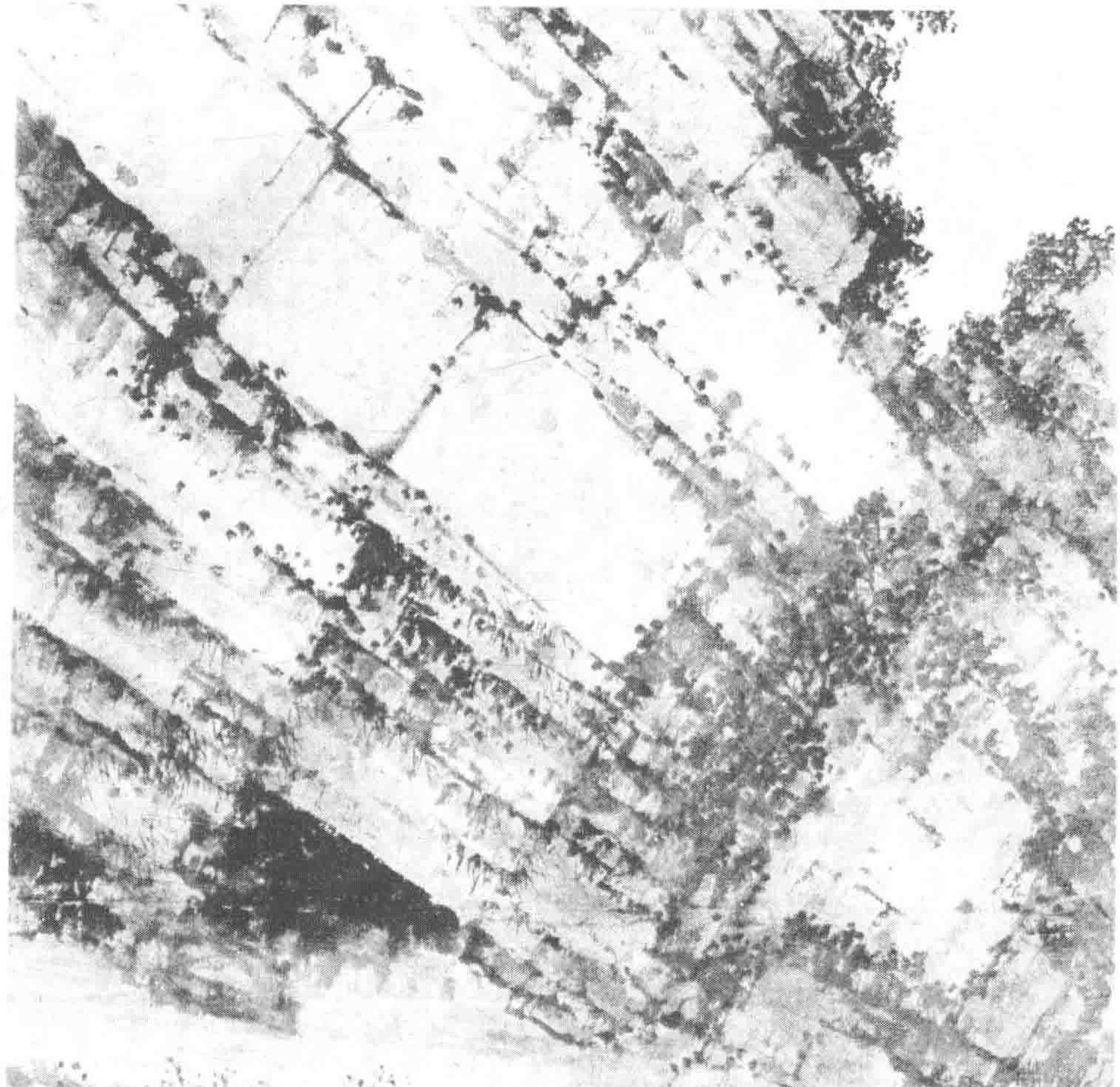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三六—二二七



四川灌縣之急湍

郎靜山



重慶南溫泉

袁松年

大戰前後的英國

志政自劍橋寄

記者在一九三七年秋季到英國。離開上海的時候，正値中日戰事發生，許多送行的朋友們都異口同聲的說在這個時期到英國者眞是幸福，在我心裏又何嘗不是這般想呢？豈知天下事的變化是無從揣測的，一九三八年九月間，歐洲幾乎開了戰，那時記者也認定戰事不能倖免，所以打算轉學美國，幸而後來張伯倫的妥洽外交成功，把漫天的風雲，暫時吹散，我心裏以爲這次難關逃過後至少總可再安兩三年，那時我也可以回到故國了。然而，不先不後，在今年九月三號，這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竟告爆發。記者在英僅僅兩年，却遇到兩次大恐慌 Crisis 一次大戰，也可說是適逢其會。旅行雜誌編者來信要我等通訊，因此我想把這次大戰發生前發生後的許多瑣屑報告給國內的旅誌讀者。

◎大家相信不會打仗的

英國人是最富有自信力的，在這次大戰沒有正式發生以前，你如果和英國人談談，說現在時局緊張，恐怕不久要有戰事，那麼，他們必定要笑你神經過敏，他們確切相信，英國決不會「眞」和德國開仗，理由是：（一）英國開仗，無論勝敗，對於英國沒有好處，英國的帝國版圖，已夠大了，不必再想擴充。但是敗了呢，那麼帝國便有崩潰的可能。（二）他們相信張伯倫在台上一天，戰事決不會發生，因爲張伯倫無論如何，總要謀妥洽，避戰禍。（三）英國一般人民，都不願戰爭，婦女們連戰爭這個名詞，都不願聽，民意如此，政府祗有服從民意。（四）相信希特勒不過是恐嚇手段，未必「眞」會掀起世界大戰。况且在經濟方面觀察，德國也不是英法的敵手！

以上祗不過一部分意見，其餘也不必細說。總之英國人民，是誰都不會相信在大戰廿五年之後，又來一次空前浩刼的。一九三八年的大恐慌過去以後，大家更堅定了「不戰」的觀念，所以今年（一九三九年）八月間恐慌的週期來臨之後，大家都說：這不過是應時的點綴罷了，那裏會「眞」打！

雖然樂觀的空氣充滿了倫敦，然而情形的確是日緊一日，自從德俄協定成功之後，德國陳師邊境，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倫敦各馬路上的沙袋也逐漸增加起來。記者的學校圖書館也整個搬家，後來我們每天就到大英博物館看書，豈知不到兩天，大英博物館也停止開放，於是我們就知道情形有些不妙。但是，那時和倫敦的市民談談，他

們依然是抱定戰事決不會發生的。如果你拿「堆沙袋」「搬古物」一類的話來反詰，那麼他們會說「這不過是一種預防（Precautionary Measure）罷了！」

到了九月一日，德國開始進攻波蘭。英國旣然對于波蘭有攻守同盟的誓約，那麼，按照情理而論，也就等於德國對英宣戰了。我覺得戰事已到無可避免的狀態了！那天早晨，我也就着手準備遷移。上午，倫敦天空，已密佈了汽球，報紙的號外，不斷的在出版，巨大的標題，吸引了大家不少的視線。我想在這樣情況之下，戰事還能避免嗎？可巧到應格索爾表店裏去取表，我就告訴那位女職員，說「戰事要來臨了！」她却很鎮定的說：「我不相信會有戰事，德國攻波蘭你可放心，英國不會眞去打抱不平的。」我那時對于這位女子的鎮定和堅決的自信態度，表示萬分的佩服；豈祗她呢，大部分的英國人，還是相信必定有最後轉機的。

◎準備不是一天了

雖然英國朝野上下，都相信戰事決不會發生，可是準備却不是一天了！自從去年張伯倫慕尼黑歸來後，就積極的擴充軍備。許多同學在工廠裏實習的，都告訴我廠裏日夜不停的趕造軍火，尤其是飛機製造，最是忙碌。去年九月間張伯倫的所以不惜委曲求全，有人說，原因正在於沒有準備妥當。既然沒有勝利的把握，不妨就委屈些，這是英國外交的一貫政策。不過據記者觀察，張伯倫也並非眞存「準備好了再厮殺」的心理，他不過是看到希特拉野心太大，如果要希特拉停手，非英國有實力不可，所以他也許認爲在準備以後，方纔有眞正的和平。所以我們可以說：英國的擴軍是想和平，不是想戰爭。當然，這個方式是十分矛盾的，然而却是事實。就是英國政府要人在演講裏也是這樣說法。

不過英國究竟是個民治國家，無論如何，他們對于人民，總是不願採取強迫方式的。舉例來說：一九三九年春間，政府鑒於兵額太少，於是有人動議「強迫入伍」（Conscription），意思是說在某一年齡限度之內，必須強迫服兵役若干時期。這個「強迫」二字在英國是不容易實行的，政府也覺得在「承平」時代，實行「強迫」，有些不妙，因此，就有形形式式的新花樣來。最有趣的，是登廣告招兵，我們在戰前報紙上常看見這些廣告，措詞實在生動有趣。有些說：「爲了你的前程，加入陸軍。」有些說「加入海軍有好菜吃」（Join the Navy for Good Food）；「加入空軍可以免費遊覽全世界。」此外還要加上許多動人的照片，希望大家看了去報名入伍。我每天到學校去，總要經過空軍部，這個空軍部似乎應當是一個狠莊嚴的衙門，門口至少應當有幾排衞兵，豈知這座衙門却如一個商店，也有玻璃櫥窗，所不同的，便是在這櫥窗的，不是貨品，而

是動人的招兵廣告。有一部分的辦公處在商店的樓上，我看見在門口等着「二樓史密司書店三樓空軍部。」這種「商業化」的樣子，在看慣了威武煊赫中國式衙門的人，一定要奇怪的。關于那些招兵廣告，不但報紙上有廣告，就是公共汽車上牆壁上也不時可以見到。有時還附上一首有名的戰詩，」來激發人民愛國的情緒。

後來政府因為時局日益緊張，用那些「好榮」「優俸」「免費遊覽」來引誘，畢竟還嫌不夠，於是廣告上的措詞便嚴重些了，最顯著的是「你的國家需要你。」(Your Country Needs You)這個大標語到處可以看到，又一種也很有趣那是「：我們不能不準備了。」(We have got to be prepared) 這無異對人民說：我並不要強迫你們入伍，但人家對我們威脅，我們實在不能不準備了。這句話很是委宛也可見自由國家的政府，比較獨裁國家政府難於處理內政了。

終究後來經過許多辯論，通過了一個強迫入伍法，但是反對者還是不少；記者親眼曾經看見這種反對的傳單。

至於空防方面，他們也着實準備了一年。一九三八年大恐慌時期，據說倫敦祗有幾尊高射炮，連軍事博物院裏陳列的一尊也拿了出來，捉襟見肘，也不言可喻。在此一年當中，固然高射炮已準備充分，就是公園裏的防空壕也早已造好，防空汽球，可以把整個倫敦罩住。除了公園防空壕以外，每一條大路口，差不多就有一個防空窟，用指示牌很遠的就指着，可以市民一遇警報，儘可安然趨避。公私機關和學校，老早就準備妥當。博物院圖書館風聲一緊就着手裝箱；倫敦大學在八月初就分發通告，說明戰後如何辦法，規劃得十分詳明。在戰事發生前一星期，整個倫敦的婦孺，搬走一空，這都是由政府主持，不是私人自由行動；而且婦孺到了安全地帶後的招待，也早就擬好了，祗消一聲令下，可以絲毫不紊亂的做去。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做事有統系，有計劃。

◎幾次敵機來襲的虛驚

張伯倫首相在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時一刻對德宣戰，大家就料定了宣戰後德國飛機必定要到倫敦來示威。果然首相的演說纔完，警報便來了，這一下把倫敦人民嚇得日瞪口呆，大有德國飛機似乎埋伏在高空，一等張伯倫演說完畢，便開始動作的意味。許多人本來不想離開倫敦的，聽到這個警報，也非離開倫敦不可了。

後來纔知道這個警報是一場虛驚，據宣傳部正式公布，這個「怪機」查是友邦的，然而這場虛驚却夠大了！記者在九月二日到劍橋，三日夜間正在好夢方酣的時候，突然就得一起一伏的汽笛聲。這時萬籟俱寂，汽笛嗚嗚不斷的悲鳴，真有如泣如訴的意味。記者和英國人都是生平第一次聽到警

報，心裏自然有些膽寒。同學戴文賽君主張到花園裏去；房東先生，穿了全副武裝到救火會去；房東太太嚇得滿身發抖，連話都說不出來，戴君領她到花園裏坐在地上；我因爲外邊很冷，所以沒有出去。一會兒就見頭頂上幾架飛機掠過，大家以爲是德國飛機了，正襟危坐，靜待着刼運的來臨，所幸沒有「下蛋，」大家方纔心定。不一會，汽笛又連續不斷的響了，戴君說，這是敵機已到的表示，也就是第二次警報。我說：據我所知，這是「警報解除，」大家爭了許久，結果又臨時翻閱「警報號誌說明，」纔證明我的話是對的。如此擾攘了半天，方才各自歸寢。第二天一打聽，原來又是「友邦」飛機！

四日夜間，一共來了兩次警報，結果都是假的，於是後來大家胆也壯了，有位朋友告訴我，他關照房東，以後如果有警報，不必在深夜叫醒他，也可見人民對于空襲的恐怖，慢慢的消失了！（至記者寫這篇通訊時爲止，德機並未來英。）

◎後方和前方

政府在戰後通知全國人民要攜帶防毒面具，於是每人身上便多了一個應時點綴品。防毒面具袋，自然是不可少的，大家別出心裁，用各種顏色，做成各種式樣，有些望過去，宛如一只照相機，有些像一個書包，有些像一盒巧克力糖，不過，後來因爲並沒有飛機光臨，大家也漸漸的不帶它了。如今在大街上看看，背着防毒面具袋的，已佔少數了。

戰事宣佈後，政府把全國的電影院劇場關閉，免得空襲時發生大慘劇。但是德國飛機始終沒有來，電影院的主人們，便要求內政部開禁，理由是工人的生活無法維持。內政部最初允許在安全地帶可以開演，近來倫敦也弛禁了，時間是到下午六時爲止，劍橋却到十時爲止。

跳舞，游泳，賽馬，跑狗依舊照常，但和中國的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後方人民照常娛樂的性質完全不同。在中國打仗是一部分人的事；有錢的人，可以住在租界裏逍遙自在。英國呢，他們是徵兵制，凡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一歲以下的，都得要應召入伍；四十一歲以上的人民，還要做些後方勤務；女子也要担任各項工作。所以人民在規定年齡之內的，無論是貴族也好，平民也好，總要一律入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人民的熱心愛國，大家都願意効命疆場，有一個銀行職員，因爲體格不合，沒有能入伍，竟致自殺，他在遺書上說得十分動人，他說：「我請求了三次都被拒絕，在這樣的時期，不能爲國家效力，不是一件最可恥的事麽？」所以後方娛樂，是爲了婦孺以及年齡過大的人民而設的。這在理論上也很平凡，因爲担任後方勤務的人，也應當有些調劑纔是。如果我們認爲英國開戰後後方照常娛樂，我國也何妨如此，那就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我在上面說過，英國政府對人民不主張

採取「強迫」服役的政策，可是戰事發生之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宣戰後人民必須要絕對服從政府命令的，換句話說，政府在這非常時期，也要出諸「強迫了」可是，在這時期裏，政府縱然不強迫人民服役，人民也要自動去參加的。除前面的例子以外，我看見倫敦每日電報上說：倫敦的警察，紛紛的要求到前敵去打仗，不願在後方服務，弄得警察總監沒有辦法，祇得說：後方(Home Front)的重要，不亞前方，如果你們不聽勸告要去打仗，那麼，所有養老金等等優待便要取消。再則，我也看見報上記載印度總督的勸告，他勸在印度的英國人不必回去參加戰役，因為印度也需要他們的。這種踴躍效命國家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最近遜王溫莎公回國，自願取消大元帥的頭銜，到法國去當一個普通軍官，也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英國人也有不願去參加戰爭的。這班人我聽說並不是貪生畏死的懦夫，祇是些「非戰主義」的信徒罷了。這些人叫做「良心反對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 他們認為戰爭是沒有意義的，(大部分是教徒，)所以無論政府如何強迫，決不前去應召，英國政府對于這些主義信徒，組織一個特別法庭，審判後關在牢獄裏，直到戰事結束方纔放出來，因為他們是民治國家，所以還不致於有槍決的危險。

戰事至記者屬筆時為止，差不多要一月了，西戰場固然還是雙方嚴陣以待，後方更是「處戰時如平時，」一些見不到緊張的空氣。於是有人說：戰事未免太缺乏興奮 (lack of excitement) 了！許多已搬到鄉下來的婦孺，又紛紛回到倫敦去，大概非真有敵機來倫敦投彈，人民是不願離開的。不過，不久計口授糧(Ration)便要實行；不但糧食，連煤電也要如此，這自然太使享慣了「自由福澤」的英國人為難了。可是英國政府早就準備了充分的糧食和燃料了，海軍的威力，可以毫無阻礙的維持食品輸入，這次實行計口授糧，也無非是一種節約運動，實際上是多此一舉的！

戰事不知何日可了？記者本人覺得這時在英國實在也無甚意趣，所以也許在歲尾年頭，就要到美國去。

廿八年九月廿五日記於劍橋維多利亞公園七十號

敬請讀者投稿·批評·介紹

閒話戰時首都

顧夢五

一、重慶市的輪廓

像駝峯般地形態突起在揚子嘉陵兩江中間金碧山頂的重慶，自從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中英北京追加條約及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和約闢的商埠後由省際貿易樞紐進而爲川省國際貿易樞紐。前年冬天國府西遷，遂變成了戰時首都，而爲政治軍事經濟等等的重鎮，這被無數峯巒作成了外圍又爲東南北三面水流所包裹着的重鎮，在前已夠相當地繁榮；一朝戰時首都的榮譽壓在牠肩上後，更了不起了；我們單看促進都市繁榮的最大要素人口罷，自三十餘萬激增至七十三萬，牠滋長的驚人，不同凡響啦！

重慶市組織的骨幹爲城區及新市區。不可仰視樣地城區，雄據在金碧山頂，新市區卽在牠左邊的脚下。初來重慶的人們，爬石磴使他覺得相當的困難和疲乏；可笑我經過香港旅居了整整十天，寫家報時有「久居此間的士女們，脚力當增加不少」那樣的話語。蓋以香港市街除了沿着域多利港的兩三條大道外，都是柏油澆成的斜坡路；那知我們重慶斜坡的偉大和石級的繁多，更非香島士女們所能想像的呀！

二、公用事業

抗戰軍興，沿海各工廠因政府的獎掖，遷入川省的約有一百五十廠；其中的半數又環繞着戰時首都——重慶盡牠最大的努力，以供給各方的需要，因之，重慶電力廠受人口激增及機械轉動之壓迫而革命了很快地改裝成爲一萬數千匹馬力的新式電廠。至於重慶自來水廠牠尙能供給全市人們的飲料，而毋須來一次改造。

水陸空三種交通事業，都日夜在發展着。如招商局江新江海兩姊妹鉅輪之入川，克服了三峽的險阻；西南成渝等公路上車輛，綫梭般地來往，吞吐了無止境的人物和貨物；最令人興奮的，要算是空中航綫罷！什麼渝港，渝越，渝昆，渝桂，渝成，渝蘭……等多至十餘綫，自朝至暮，起落的聲響，驚擾人們的淸夢，在暮色蒼茫中又增加人們的疲憊，而會使你由羨慕以至於嫉妒那御風而行的怪物！

至於城內外交通，原有民營的重慶汽車公司担負這重任；可是牠的力量太渺小了，有限地十數輛破舊爛車，使港滬的人們看了準能傚淌爲笑，不必再說國際大都市了。最近雖然加以整理和補充，仍舊不夠滿足人們的需要與慾望；因是北平型的藍布涼轎及人力車，亦相當地發達，總算勉强解決了行的問題。

三、文化及藝術界的倩影

戰事兩年多了，尤其是一年半來重慶文化與藝術界確實盡了他們的最大努力。像中電社，復旦劇社，孩子劇團等七八個話劇團，由趙丹曹禺等的努力在五月以前先後演出了「中國萬歲」「民族復興」「群魔亂舞」等等十幾齣充滿了熱血火花的劇本。報人方面劃一了聯合戰綫，給社會以精確公正的評論外，同情的，啓發的，有力的文藝都在副刊上活躍着。而有時代價值的專門書籍及雜誌，在印刷及紙張的供給極度困難的漩渦中，難能可貴地出現了百十種。灌輸文化知識最普通的電影院，開映着中央電影場的出品外，差不多蘇聯的，充滿了革新氣象的新片佔着十分之八九。而知識階級吧，什麼國際問題研究會，國民外交協會，戰時學術討論會等各個組織，討論遠東和歐局的演變及將來，幾無虛日。像上海那樣跳舞跑狗溜冰等等消磨人們精力的玩意兒，恰好是一個相反的倩影。

四　商業市場和物價

重慶主要商業市場，叢集於城區陝西街，武庫街，都郵街，小樑子及新街口等街道的兩旁，其實那三數條街道大體是相連接的，因此熱鬧情況，較上海南京路有過無不及。新街口眞同南京的新街口絲毫不爽，可說是銀行區吧！其中聳立最高的要輪到美豐大廈，中國銀行的新廈尚未完工，其計劃亦不知道，將來能否出人頭地，只能讓事實來證明；其他幾處大都是百貨公司，銀樓，書店，藥房及飲食與娛樂場所。五三以前，總算薄薄的柏油路上，由粉香肉膩的士女們交織地熙來攘往，為支撐商業市場的骨幹，而尤以脚底下人為多。（脚底下人為川人指長江下游各省的人們）

談到物價，其飛漲程度，可使你老大喫驚。本來物價飛漲，是受生產力，匯價和通貨，運輸與操縱等各種因素的鞭策而造成的。現在日用必需品的物價，如最普通的藍布漲至一元一角一市尺，零售的煤油要賣三個法幣一市斤，其他奢侈及消耗的商品，更不必論了。可是年年糧食的豐收，使十五元一石的大米底水準價格，能維持於不墜，即菜蔬也能普遍地供給，其高漲程度，由幾成至一倍罷；故尙使老百姓穿百結之衣也不至餓死，不可不謂非得天獨厚了！

五　空襲素描

給群山包圍着而伸出於碧流中喘氣的重慶，於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的中午首次被炸，直至五三五四兩天的連續大轟炸後，市民即自動疏散了。其時蔣總裁及各機關的公私汽車以及民生公司的汽輪，義務輸運了四日，總算盡了疏散的能事。此後日機來襲，必於晚風斜照或疏星澹月下出現，據謂可以避免我機英勇地迎擊而減輕他們的損失至最低限程。空襲時最使人注目的自日機過沙宜而有入川的企圖時，我防空監視哨即行報告，使我們迅速

地準備着。那海拔不甚高的金碧山在過去居然保全了重慶無數萬市民的生命各公私防空洞的構造，都開築在山裏，其厚度自二三丈至七八丈不等，有說是相當的安全。考究一些的洞內，裝置了坐椅乾電燈及防空電話機，而爲了深夜被襲躲避在洞內的人們，其景象好像坐京滬夜車；可是話機的報告，不像京滬車臨開時那執行報告任務的小姐叫人們注意着開車，而是報告些被炸的情形及日機飛航的趨向罷了。

要是置有汽車的人們，那飛爬的怪物在警報前便載運牠主人及什物至郊外二三十公里的某地避難，待警報解除後再回來。那時成渝道上，數百條煇煌燦爛的銀蛇，蜿蜒而下，蔚爲大觀；所可悲的那銀蛇有時會與燃燒彈化成的火龍遙相競賽，但不問如何，每加侖十餘元的汽油（現在恐怕不止此數）不知消耗了多少，亦即是消耗了多少國家力量，此層尚望達官鉅賈們注意。最好把汽車一律獻給政府，改裝爲輕便運輸車，不問經濟上的價值如何，總比消耗於避難好得多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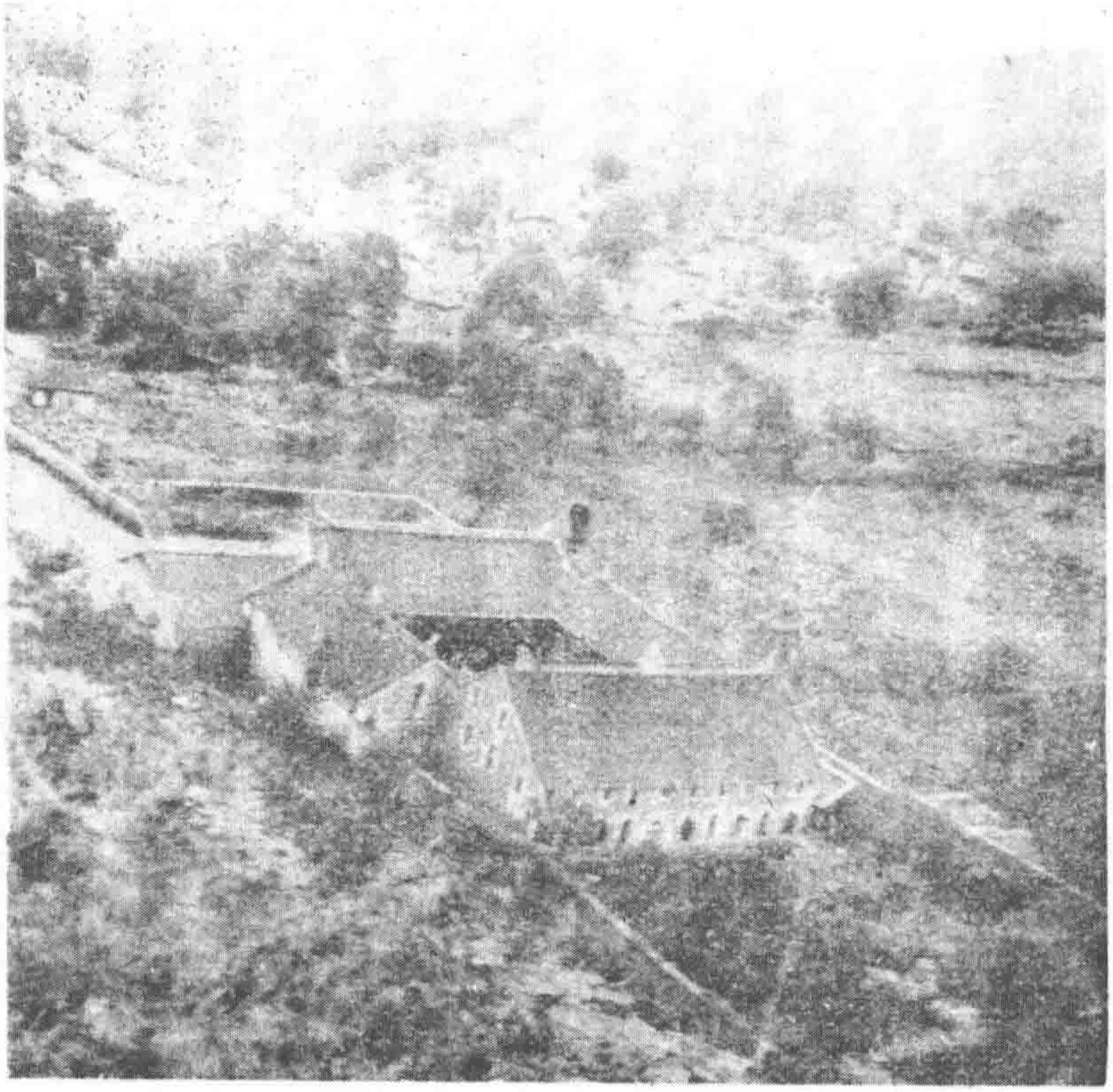
科學征服了自然，可是自然尚能發揮牠的力量以阻止科學的猛攻。盆地氣候的濕熱，使每年有一半多日子被白霧籠罩着；大抵再過一個月，重慶城便要沒入彌漫的白霧中，而日機空襲也相當地困難罷！

六　尾話

不曾受過文學修辭洗禮的我，亂七八糟寫些現實的情況，是否要遭遇白眼相報，却沒有攷慮到。但僅僅是報道現實的情況，而不敢描繪粉香肉膩而帶些桃色的夢話！不知不覺寫的那麼多。要是可能的話，日後再寫些關於政治經濟的碎片再會讀者！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爲强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滬港渝滇
宏興大藥房

三六一—二三九



安南招待所鳥瞰

我怎樣來到貴陽

顧勝鐘

（一）沿着祖國的海岸線走

A離別上海　五月廿九日早上八點半鐘，把趕來送行的振濤硬趕上了岸江蘇輪上便響起了鑼聲。心中覺得不捨，不管外面的風雨，披着油衣爬上了甲板。船身緩緩離開碼頭了，許多送行的兀自在岸上揮舞着帽子，手帕和手杖。記得自從家鄉淪陷離別父母和弟妹快近二年，如今匆匆遠別，連謀一面也來不及。我想幸虧他們不在，要是皺紋滿面的老父母也站在岸上望着兒子遠去的話，我眞不知如何去忍住兩行久蓄的熱淚！

望着亂哄哄的黃浦灘，見福州路，漢口路等依次在眼前滑過。向東行，到了外白渡橋。橋北堍蹲着那座怪獸似的百老匯大廈。同行的楊君在我耳邊說：「三年以後回來，上海的一切情狀，決不是現在的黑暗罷！我們期待着！」小黃平素挺玩皮，但這時却尖着嘴吹着「再會吧巴黎」的曲子，但我們明白他心裏一定在唱着「再會吧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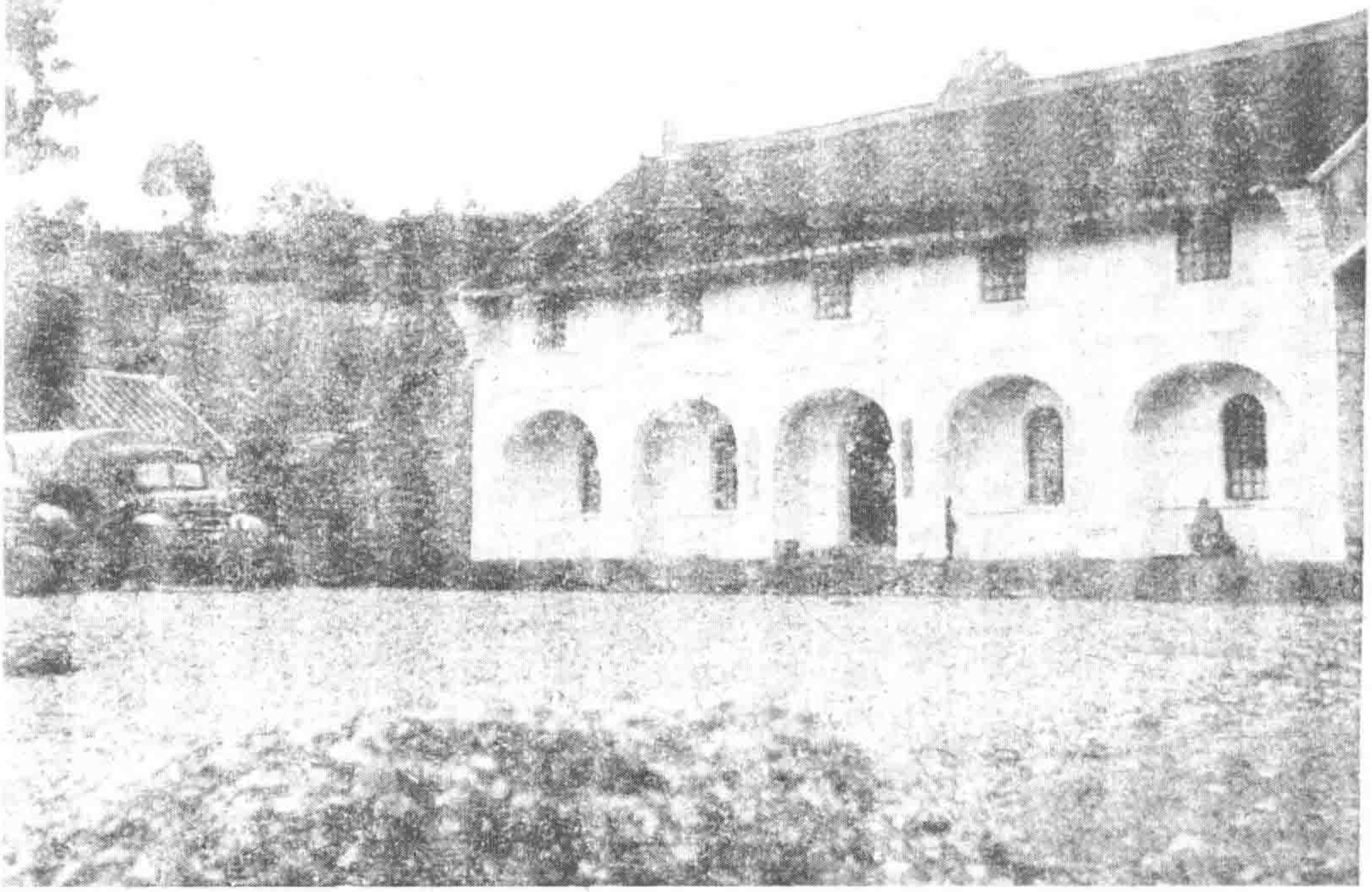
B浙江洋面的風浪　在上海還沒動身時，許多關心的戚友都預告我們留心台灣岬的風浪。不幸這風浪在浙江洋面上就來開

玩笑。卅號早晨，船身左右震動，身體在床上響應船的動作，也左右搖擺起來。我想坐起身試試頭暈的程度，不料頭才離枕，肚裏東西咕嚕咕嚕都往嘴邊溜。睡上鋪的老葛，聽見我有響動，有氣無力伏在枕上說「醒了嗎？若是覺得要吐，索性吐個爽快，含上八卦丹，要舒服得多。」我如法泡製，雖舒服些，却含不慣八卦丹，過一會又吐掉了。正午風浪更大，茶杯，嗽口盂，痰盂，臉盆乒乒乓乓全跌倒了。茶房會奉承，把飯開到床邊，望着那些菜餚，肚子嘰咕嘰咕叫，眼裏幾乎發火。但是嘴和喉嚨一齊拒絕外貨，閉門不納。又好氣，又好笑，揮揮手原封不動叫茶房照單全收。幾個傢伙笑迷迷，端到外面又喫又說又笑。我輕輕嘆口氣，老葛也像心癢難熬，小聲說「偏生他們好福氣，有這般胃口。」話沒說完，猛然統艙中砰然一聲，誰又摔了一隻水瓶。一個山東大漢急得直着喉嚨喊：「再這樣搖一天，我們都不要活了，全跳下海去吧！」

C戰時汕頭　幸虧那天風浪沒持久，卅一號早晨，天晴，風息浪也平，柔和的陽光，覆蓋着一望無際深綠的海面。海風帶來幾只海鷗，他們追逐着輪船，一會兒撲到水面，一會兒又一飛冲天，高翔遠引，我們望着活潑自由的海鷗，情不自禁快樂地唱歌弄琴，談天，下棋，把隔天的痛苦全忘了。就是這樣很快地在一號下午三時許，我們愉快地踏入了汕頭市。

初夏季節，南國的汕頭已披上了新裝，街道兩面都植着樹，碧綠一片，清葱可愛。店鋪都停止了營業，街上行人稀少得可憐。所留下的，不是有工作的，便是窮得搬不起家的。婦女和小孩更是絕無僅有。

D重溫一頁歷史　汕頭香港間，僅有十八小時航程。二號下午五時船在汕起椗，三日上午十時許，便在香港停泊了。從地圖上一看，便知香港是華南重要門戶之一，可惜這形勢絕佳的海防要地輕輕被清廷斷送了。一八四六年以前，外人還沒有拆穿清廷這只紙老虎，懾於遠東老大古國的威名，尚不敢輕舉妄動。當時外國使節來朝，一定得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往來文書凡是用到大清等字樣，一定得抬頭。這在清廷是不懂外交禮儀，以爲天朝上國，當然應該唯我獨尊。然而外人却以爲是奇恥大辱，頗不甘心。更因沿海一帶稅吏，對於外商往往任意索詐，百般留難，弄得當時的外人，怨聲載道。待林則徐焚煙事起，英國朝野遂覺忍無可忍，一致同意給清廷一個教訓。當時清廷也不示弱，在華南有相當佈防，可惜目光短小，致被英軍乘虛直搗大沽，結下南京條約，斷送了香港。近百年來，英人在此經之營之，不但在軍事上造成一個重要地位，就在商業上，經濟上，牠在遠東的勢力也未許漠視。回首以前割香港的一篇史實，眞使給我們一個教訓。



安南招待所前

坐電船上岸，在德輔道干諾道，皇后大道等地轉了一轉。市容是非常繁盛，可是在商業區中有許多屋舍，頗覺陳舊落伍。街上小販多而嘈雜，有好多地方而且汚穢不堪。還要同洋場十里的上海相比較，眞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但這香港到底是闊人住的地方，那些林立在半山裏的洋樓，加上花圃，山泉，以及平坦寬廣的柏油路，簡直是世外桃源，和下面劃成了二個世界。可是每月沒有五六百港洋進款的，終沒資格住這裏。看到一般駕着汽車上山下山的，全是碧眼黃髮的西洋人，以及挺着肚子的華籍大商賈時，我們終也該知道資本主義的統治是怎樣一回事了。

E美麗的廣州灣　送走香島，又迎來廣州灣。列強在我國海岸的任何一點，都培植着相當的潛勢力。此地的碼頭，尚在興建中，所以上岸須坐小划子。迎着習習海風，在街上巡行一週，覺得此地有特殊異樣的美。簡樸玲瓏的屋舍，鋪着閃亮似金子般的黃沙街道。交叉的大樹上，碧綠的葉，擁着一球球殷紅的不知名的熱帶花，竟如置身在圖畫中。在街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逛，不用躭心汽車或電車。這裏沒有五六層樓的大廈。有的是矮矮的土牆或籬笆，繞着地氈似柔軟的草地。靜美，加上涼爽的海洋氣候，眞是理想的樂土。

然而廣州灣也有牠的黑暗面。烟賭兩害猖獗的程度，非外面人所能想像。專賣「皇土」的烟肆中，明煌煌點着一長列烟燈，吸烟

三六—二四三

的藝術很高明，用不到躺下，隨祗蹲在櫃檯上就嗤嗤地吸了。各式各樣的賭窟作俱樂部的幌子下，點着雪亮的電燈呼么喝六，十分熱鬧。賭客全是我們的同胞，和他們談談，竟認爲這是很自然的消遣，並不感到絲毫驚異和不安。沉迷苦海，痲醉若斯，把自己陷入百刼不復的地位，眞是何苦來！

F海防　一路上的感覺都不大痛快，八九天海上生活也漸漸過得厭倦起來。九號上午十時許進了海防港口。中國旅行社的招待坐了小船冒雨來接，把行李交代清楚了，大家趕到海關去。海防關吏的檢查行李苛刻胡鬧之至，對於一般旅行者都留下一個極不好的印象。費了二天，才把三件行李提出來。可惜一只新購的皮箱已經皮脫，鎖落，滿臉憔悴了。小黃丟了一雙皮鞋，愁眉不展，可是沒處訴苦。沒奈何，祗得收拾起殘餘回旅館休息去。

海防較香港猶熱。天氣熱的地方因爲植物容易繁殖，所以終很美麗，加以法國人的努力經營，所以市區大有可觀。大概的輪廓牠像上海法租界，帶一些熱帶的浪漫氣息。華僑以粵人爲多，所以懂得粵語，可在此佔不少便宜。我們在此看見了千千萬萬的越人，衣服窄小，牙齒烏黑，大半都窮得無立足地。據旅館主人說，抗戰未發生時，十塊越幣就可買一個十三四歲的安南女孩做丫頭。他們蹲在街頭，喫污穢不堪的生豬血，化一文錢嚼一枝檳榔，吐出一口口腥紅的渣滓，令人望而生畏。鴉片很普通，妓女也充斥在各旅館。小型的舞場化五毛越幣就可以任意酣舞到天明。中文在這裏不普通，少數高等越人，都讀一種形似臘丁化的拼音文字。我們都很瞭然，大概再過四五十年，安南人能毅明瞭其祖先和中國的一層關係的，當然是絕無僅有了。

（二）滇越路上

A由海防到老街　海防河內間，除普通班車外，另有Autorails快車。這種車用電力行駛，所以受不到煤煙的襲擊是一大特色。行駛起來輕快而穩。一百多公里路，不到二小時便到了。在河內住一宵，十三號早晨上車，五六分鐘後便經杜美大橋。此橋橫跨紅河，長二公里半，建築和上海外白渡橋相似，可是一望無際，雄偉遠過之。橋面也廣闊非常，除行火車外，尙有汽車道和人行道。紅河眞是名不虛傳，水流濁而急，色紅，擣在橋墩上滴溜溜打轉。此日所經，完全在安南境內，地勢平坦，景色和祖國完全一樣。田裏是一片新秧，彎着腰工作的農夫，拖着犂漫步的耕牛，還有茅屋水車，完全是道地的江南景色。要不是越人特殊的裝束，你眞要以爲是置身在京滬車上呢！

火車行了一天，晚八點抵老街。這裏是中越邊境，下車後往法當局處檢驗護照。半點鐘後竣事，是夜借宿老街新華旅社。

三六—二四四

B河口入境　老街和河口，僅一水之隔。從新華旅館出來，跨過鐵橋，又踏上了中華民國的土地。在此地海關，巧遇舊同學王宜華君，原來他服務海關，被派在此地任事。初入國門，便逢舊雨，欣慰自不能以言語形容。八時許，在車廂和王君握別，車又蠕蠕動了。滇越鐵路從河口起，便完全走山路。數不盡數百座峭立的山峯，轉過一座又一座，爬上一層又一層，一會兒爬上山頂，一會兒又降下山谷。明明目前沒路了，不料車頭一轉，又出來一個新世界。眞合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兩句古話。紅河從杜美大橋起，始終和鐵道平行着。在安南境內時，河面相當廣闊，兩岸密密地長滿丈許高的野草。那些香蕉，椰子，波羅密樹修長的枝幹，纍纍地垂滿了半熟的果實，疑是走在南美的阿馬森河邊。但此河一入國境後，因爲山嶺重疊的緣故，河身也就迂迴曲折，然而浪濤洶湧，訇訇有聲，水聲湍急，不類尋常的山溪。中午走過幾座大橋，修長的鋼骨，直插入山谷，俯身下望，不寒而慄，其中尤以人字橋爲最驚險。此橋位在二座聳立的山峯間，橋的兩端連接兩個山洞。支持橋身的鋼架成人字形，斜插入山壁中，完全利用物理學上的引力而造成。據聞構造此橋時，工人喪失性命的數不在少。即此一端，已可見此橋的工程艱鉅了。是夜宿開遠。

C含笑進昆明　十五號早晨醒來，第一個直覺意識是：今天可睡在昆明了。同行諸君自然而然都有些手舞足蹈起來。今天的旅途，不及昨天來得險峻。昨天那些插入雲際的山峯，一百十餘座大小山洞，以及凌空架設的鐵橋，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今天雖也上坡下坡，但要同昨天比擬，實在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感。

中午過一小鎮，從一童子手中買到二個鷄蛋，就當做午飯，因爲車中不備膳。吃過蛋，兩眼自然而然闔上了，呼呼睡了一大覺。醒來已近三點，陽光普照大地，蓬勃而有生氣。蔚藍的天空，襯着一朵朵白色的雲彩，這種美麗的雲彩，就在江南也少見。行行重行行，火車漸漸又入了平坦大道。忽然空中轟，轟，轟，響起了引擎的聲音。抬頭一望，鐵鳥三五成羣，正在雲際翺翔。車上人一鬨，全站起來，目不稍瞬，注視着天空。看那整齊的隊形，美妙的姿態，多彀雄壯，多彀驕傲，我們與這些忠勇的鐵鳥闊別已二載，目望着祖國的健兒，在自由的天空中飛翔，怎不令人嚮往！可怪這時候，火車也像着了魔，一下子竟狂奔飛馳起來。一部份旅客全站起來，歡呼昆明到了。火車發出一聲長長的汽笛，一衝到底，戛然而止。我們趕緊探身窗外，祇見萬頭鑽動，昆明果眞到了。

（三）新中國的動脈

A曲靖一夜　在昆明住四天，別了楊君和葛君，在二十日早晨，

和小黃又踏上旅途。汽車一離昆明市區，便用最快的速率飛馳前進。因爲路面不十分平坦，車行又速，所以顛簸跳躍得相當利害。個子高一點的人，頭頂便時常和車頂接吻。身體弱的，更免不得頭眩耳鳴，甚至嘔吐。望望車外，不多見高山，田裏才插入秧，滿目新綠，活畫出一幅初夏的村景來。我最愛那一片紅土，鮮豔可愛，有一種說不出的令人興奮的生氣。誠如巴金先生在某篇文章中讚揚南國的紅土說：「一片柔軟的肥沃的生氣蓬勃的，伸引至於無窮極的紅地。」看着這一片廣漠無垠的大地，體會出巴金先生寫那篇文章時候的心情，低頭沉沉思索，把汽車顛簸跳躍的痛苦也忘了。

這一天預定的程度是在曲靖午膳，平彝宿夜。可是離曲靖尚有廿多公里，車便宣告害病。司機初步的修理證明無效，不得已捨了我們，搭鄰車去曲靖求救。我和中央軍校幾位同志坐在草地上高談闊論。從歐洲事件談到遠東，從十六年北伐談到八一三淞滬參戰。廿多歲年紀，竟已在戰場上同敵人會過面，而且再接再厲，也眞可以自傲了。司機一直到四點方回來，修完車快五時。事實上已不及到平彝，於是就在曲靖找旅館過夜。喫過晚飯想睡覺，但是那烏黑的房間，有霉味的草墊，以及變成灰色的白單被，直叫你望而却步。在箱子裏檢出一條被單，像木乃伊般把自己包裹好，勉強躺下。可是才一闔眼，跳蝨臭蟲蚊蟲，紛來襲擊。東摸摸，西搔搔，混身小疙瘩愈來愈多。實在無法闔眼，憤而與小黃爬出床，窮極無聊，去茶館枯坐。這樣消磨了二個鐘點又去逛街。可是彈丸之地，不少一會又全逛遍。眞奈何，重回旅館，在簡陋的客室中，點上煙，對着孤燈坐下，天南地北任意亂談。直到夜靜更深，實在倦極了，閉上眼呼呼睡去。就這樣在木椅上過了一夜。

B安南招待所　在曲靖出發得很早，所以十點鐘便到了平彝。略事休息，又復開車東行。滇黔公路自平彝以上，就多高山，不如第一天的道路來得平坦。上山下山的坡度相當高，在山上時，因爲汽車力小，往往像老牛般咕咕地喘着氣，才能慢慢地往上爬。離平彝約二三小時後，即入貴州境。交界處泥土一紅一黑，截然不同，洵爲天然之界限。又一小時而達盤縣。盤縣是黔西的門戶，滇貨往往經此東運，是來往滇黔間必經的孔道。所以人烟市廛，似較別處熱鬧。從此地再東上，公路兩旁的泥土，常有黑色的煤層出現，烏油油的顏色非常動人。貴州省地瘠民貧，但是燃料一項，却可以隨地取給，不成問題。今天車行頗覺順利，但在離安南縣廿多公里的荒山中，忽然鬧起油荒來。這地方前後都沒人烟，絕沒有一個辦法。幾位旅客自告奮勇，担任求救的義務。可是後面開來的車子非常稀少。好容易等到一輛鹽務署的車，可是隨你向他招手呼喊，甚至脫帽鞠躬，司機的置若罔聞，自管自得意洋洋向前去。時間慢慢過去，太陽

西沉了，山上氣候漸漸變冷，正當大家心灰意懶的時候，駛來了一輛本路局的車子。這次終算弄到五加侖油。於是繼續行駛，在暮色蒼茫中來到全程最險的二十四灣。司機振足精神，扭亮了車頭僅剩的一只燈，於是左一灣右一灣，一撓一彎地灣到山頂。當這條獨眼龍在安南招待所前面停下時，司機累得一身臭汗，乘客各捏一把冷汗。

安南招待所是中國旅行社受西南路局之託而籌設。四面是二層樓房，中間是一個亭園。屋宇雖簡陋破舊，但經過小心裝修整理後，清潔美觀，在這荒涼的縣城中，頗可以當模範之譽而無愧。安南汽車站也附設此地，所以覺得非常熱鬧。這天連到四輛客車，招待所再沒有可以容身的地方。我們二人因與該所職員有同事之誼，所以被延入一間新闢的屋中。這間屋正在裝修，卻待擇吉開張，我們權且來個先行交易。望着那張簇新的床，雪白的被，柔軟的枕，二人都呵欠連天起來。要把這裏的空氣和曲靖一比，簡直一方是天堂，一方是地獄。憑良心說，客店旅舍要使得一個公路旅行者感到滿意，並不困難。一次溫暖的沐浴，一頓可口簡潔的餐膳，一張乾淨柔軟的床鋪，再加上親熱而謹慎的招呼，旅客可以說沒有不被籠絡的。可惜一般沉溺在大烟中的旅店老班們見不及此，儘打着如意算盤，抱着「此地旅店稀少，不怕你不進門」的陳腐思想，不思振作，不加改革，結果呢，旅客裹足，他還是自食其果。

C　結束了長途旅行

一夜安適的睡眠，把疲倦的身體和衰頹的精神，又都恢復到正常。車子又好像養精蓄銳了一夜，今天一開始便用着新的速率和姿態，縱山巔一瀉千里，又入了幽深的山谷。自入貴州境後，一直沒見過面積逾十畝以上的農田，此地所謂田者，祇是在山谷裏小小的面積上插上一些秧而已。也有利用山坡的斜度，一級級開闢上去，所謂梯田的，可是面積少，耕耘難，澆灌又不得法，若是遇到山溪乾涸的時候，簡直是一籌莫展。而人民呢，因爲沉溺在鴉片中，懶惰成性，不能自拔，也不求上進，再沒有克服自然的勇氣。復因交通阻隔，與外界沒有往來，所以智識技術都落後。輾轉成因，造成了今日貴州窮的局面。

正午過黃菓樹，此地有瀑布，是貴州名勝之一，停車一覽，見瀑布三片，倒懸而下。其狀像奔馬，像懸帛，又像珠簾，水沫四濺，白浪一片，嘆爲觀止。在此攝數影後，登車東行。

安順是貴州第二大邑，在貴陽西八十餘公里，市容繁華，較一路來任何一地爲甚。從此以東，一路又入平坦大道中。司機開足速率，風馳電掣，八十多公里路程，一小時便告結束。在貴陽站下車，滿心高興，不覺深深地一再呼吸。計五月廿九在上海出發，六月廿二抵貴陽，屈指一算，路上整整化了廿五天。

桂林小住

王宏道

桂林像一位潔淨，清秀和愛健美的姑娘！沒有鄉下的泥氣，沒有都市的奢氛；樸素中帶着鮮美，幽靜裏呈現活潑和可愛。她有削插青蓮的山峯，翠滴曉嵐的朝霞，天然的崖岩，綜綜澗水流過，比杭州西子湖還要清秀，比廣州灣上香港的小島還要孤雅！

城外有七星巖，月牙山，最是名勝所在。巖間有竹聖寺，和杭州一樣，玩山水的要些酒資，可要寺中老僧提火把領導，盤徑曲壑的遊覽。每到月半良宵，情侶愛伴，姗姗來遲，踏着黝古的月光，對着壁立的翠峯翡崖，訴衷談款。但是現在城裏遭了敵人的狂炸，七星岩已是居民的避難所，少有風雅美豔的意味了。

桂江繞着城東，橫在江上的是一索連的渡船，春風剪波，漾起瀾花，相擁相抱，直波連到象鼻山脚，才流出象鼻聳邃的山洞，投進大江東流而去。夏間更是嫵媚了，學生，公務員，平民，甚至拾荒的娃仔，摩登的姑娘，都來這柔和的桂江泳游，划划槳船，曬曬太陽，順着波推去，繞過象鼻山再擁上來。在這裏，不會有人想到世界上比這還愉快的事，怪不得上次英國大使來桂時，特地和黃旭初主席還着五月花的艇子，在這裏作終日之游。

城裏有中山公園，獨秀峯高插雲霄，實是一種壯觀。紅茶花盛開的時節，煊耀閃目。加之外來摩登士女的日衆，濃妝豔飾，爭得滿園熱鬧。省政府就在公園內。省府主席黃旭初先生，灰布大裝，儼然一平民也。他從來不乘車子，每天晚上可看見他從西華門出來。白崇禧先生的夫人與諸公子，我們亦時常看見她們在西華門口的餛飩鋪子裏吃點心，廣西平民化的精神，從這種地方已可實足的表現出來了。近城北有風洞山，巍然鶴立，有羽化之氣概，山上有洞可容大廈，現今置有防空設備。我們的馬相伯老老，養和在此，不知此次敵人狂炸桂林市區，此老可曾受驚？

公共的集會場所，有裝璜很華麗的樂羣社，大多供接見過境名人和當地紳士婚宴之用，至於民衆大會，都在體育場舉行。去年孫科先生曾經蒞場演講，博得羣衆熱烈的歡迎，平民享樂的場所是「特別區」嫖賭煙俱全。像上海的妓院一樣，在一個政績極好的社會裏，還遺留着這麽腐敗的一角，使人有點「白玉之疵」的缺憾！

這裏的人民，很樸素老實，和浙江杭紹一帶相似；物價比戰前當然是要貴上幾倍了，但從整個的戰時生活水準看起來，比較其他地方還算是落輕多多呢！

春又到了，雖然敵機還會來狂炸，一定的要來狂炸，但是嫵媚的山水，偉大的自然，依舊是映照在那裏！並且桂林是更潔淨更清秀了，更和愛更健美了，像一個少女懷春含羞着，渼期着有這麽一個英雄來保護她，來愛救她，打斷時來侵襲她的敵人的巨臂！

大姥山遊記

陳祜生

每週只有星期日的下半天是休假，而每天照例又須辦了八小時的公務，此外吃飯，私事，睡眠，讓不出餘暇的時間去遊覽旅行，把我們的身軀與精神幾同器械般使用着，眞是疲勞十分，厭倦不堪！很想得着機會作一次遠距離的旅行，以調擠心身的呆滯，終於去秋，我們得到一次「奉公」的機會，而順道逍遊了心雖嚮往，而身尚未到過的福鼎名勝——太姥山」時間雖然祗兩天，未能窮覽幽勝，但在這一年的生活過程中總算是一回足以紀念的日子，不可無記。

由縣城往遊太姥山，通常是先乘渡船至巽城，陸行四十里抵秦嶼鎮，第二天再行二十行而抵太姥山的山脚，比較爲順路，由此上去便是山境了。我們一行五人，伴侶却不愁寂寞，於一個初秋天氣的早晨七時由第二區區署出發，據說山上祗有紅米可以造飯，此外沒有好菜，同伴的廣君是位老饕，朽腹遊山，整日沒有飽殖，於他是認爲嚴重不過的問題！因此買魚，市肉，沽酒，備點，彙集了一大籃，帶到山頂享受。我與林君拙於爬山，所認爲問題的，倒不在於口腹的享受，所怕的是兩脚不隨興，半山上落伍，兩人互商之下，便決計僱了兩頂肩轎，

大姥山梅花峯



隨行隨坐，以備不虞，二十里的路程已經走完了，到了山腰的國興寺。此去山徑狹隘陡度又大，只合步行，不宜坐轎，便辭退轎子，抖起精神，準備吃苦耐勞了。

太姥山在福鼎的東南，山高廿餘里，週遭約四十餘里，在福建山川誌錄中是與崇安的武夷山齊名，據山誌載：

堯時有老母居之，業種藍，家於路旁，往來者不吝給之。有道士嘗就求漿，母飲以醪，道士奇之，授以九轉丹砂之法，服之，七月七日乘九色龍馬而仙，里人神之，爲立墓石，上因名太母，漢武

帝命東方朔授天下名山文，乃改「母」爲「姥」云云。

這是一段太姥山之所以成名的考據，但是否神話，我們只好心照不宣，無須加以深究。

我們第一次所看的是國興等的故墟，此寺建於漢朝，當時僧侶甚衆，據說寺宇極爲雄偉，單說寺內的石柱，就有三百六十根之多，所可惜的寺宇早已焚燬，只有廢墟，令人凄然懷古。我們由於或豎或倒的石柱及寺址的廣大，可以窺見當時寺宇的規摸的確偉大。又據傳說，「此寺之所以焚燬，是由于宋朝寺僧不守清規，地窟內存匿女人。寺僧有絕技，人無如何，後爲某官憲所悉，乃付之一炬，」宋代距今遙遠，這又不過的一種附和的傳聞，可不必當眞了。

由此上去，漸入佳境，巖石嶙峋，高低峭立。遊此山的若由西南方來的，有兩路可走，一是直上仙橋而造絕頂，一是從山脊轉一小澗，緣九鯉朝天諸巖址螺旋而上至摩霄庵。那一路的懸崖峭壁，列戟參雲，磴道行迴，峯巒遞變，又是一種遊徑。我們是由東而西來的，是從國興寺那一邊拾級而登，其所謂梅花峯，西牛望月，和尙看經，金鵲巖等皆可由此遠近領略得到的。行數百步至飛雲石，北邊的峭巖中有塊凹進的方石窟，聞說爲雷擊而飛貼在南邊的一塊懸巖上方，整如一，故名飛雲石。我們在此休息後再前進，爲落星洞。從太姥墓左折，登巔數日步，有巨石側立道周，由石罅進去，兩旁峭壁，有井如長巷，長十餘丈，有一墜石懸空塞道，從其旁穿入，復有石洞豁然，石的斷處，架竹橋，再由此前進而達竹園，園廣可五六畝，濃蔭幽篁，蒼翠委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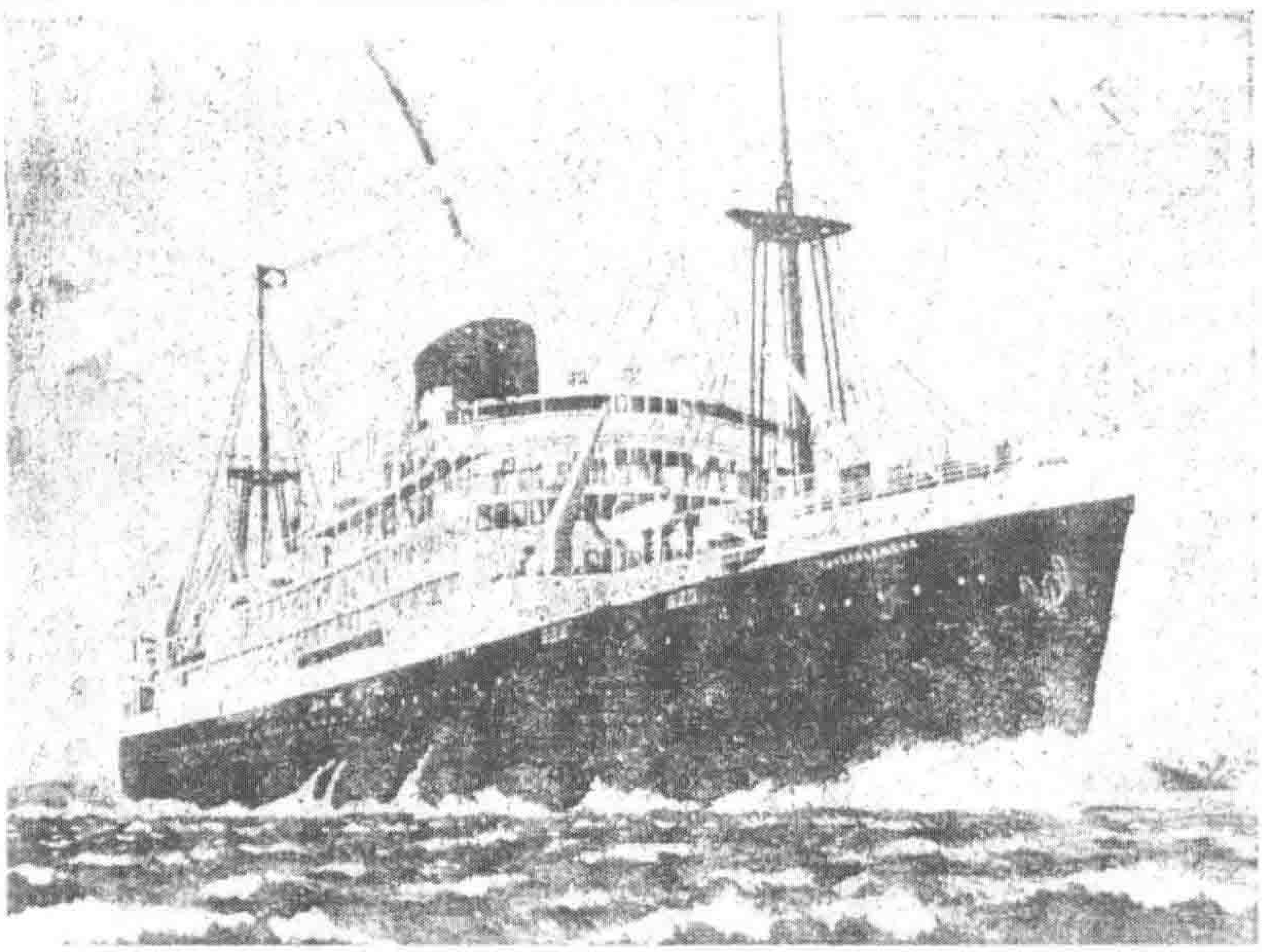
再前行有一小巖洞，洞在大巖洞上三里許，鑿石爲級，上而復下，循山脊行。右轉過猶木橋，有二巨石對峙如門，稍進，懸空石洞，高廣倍于落星洞，但苦無泉水，有間道可通國興寺。折至石麒麟，巖石蜿蜒，石竇中旁出爲滴水巖，從石腹升降至巖頂，竅暗通徑，竇深不測，石扇雙關，石磊懸梗，相距三尺許，深可三丈，天風襲人，毛骨竦然。出此，北則摩霄之背，南則巖洞之郛，品瑩亂石，密比如一，憑空一呼，則迴聲數響。再行三里至摩霄庵，佛殿三座，僧樓四繞。背後爲絕頂峯，扳登而上，東南望大海，羣山俯伏，風勢猛烈，山嶽搖動，急下，返庵午飯。

飯後出山門右轉里許，再往遊絕頂旁之石船，石船上爲摩尼宮，石龕僅數尺，由此縱目四顧，可看到東海的波濤浸天，烟霞明滅，風帆似鳥，島嶼微茫，則大有慨乎人類生存在地球上的微渺！從山門左分迤一麓，南山爲仙橋，橋上望九鯉朝天諸峯，矗立在目。循路由摩霄庵後小徑而返，時已日薄崦嵫。近于黃昏，庵中鼓磬聲使入耳際，使人若有所悟。以終日奔跑極倦，飯後而就寢。

山頂觀日出，爲此行不可錯過的機會。次晨亟早起，從樓左細路

登巖頂凝望;許久,見東方海際紅黃裏薄雲如堆;又片響,見海中五色絢耀,蓬蓬如鼓,紅光濃豔如血盆。觀畢,早飧,飧後整伴下山,不循來時原路,而從仙橋下,磴道盤陡,勢極險峻。右轉摩霄之麓,沿澗深入,九曲而東向者爲天源庵,竹籬疎間,幽稚可窺。過獨石橋而西向者,爲圓潭庵,已殘垣敗址,久爲狐兎所憑。又窮深溪,度三橋,面靡霄而東向者,爲午所庵,有巨石雄蹲,冷泉凝碧,是爲白箬巖,後爲觀音洞,石樓嵌空,澄泓可鋭,自洞而進,玲瓏巧接,直透天門,但苔封莽塞,人跡少至,狐踪虎窟,令人胆怯!由此循澗邊麓,約十五里,仍出舊路而下山。回顧諸峯羅列,即爲吾等所遊之諸巖洞,雖窮兩日之時間,仍未尋窺全景,他日有暇,當作旬日攬勝壯舉也。

附言:當日因底片用完,未帶手照,所刊山景,係贍之市上,惜不備,爲憾!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佬鴉萬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為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甘肅省旅行記（中篇）

天涯遊子

六　張掖的居民

張掖城內的居民，有似西北的一切大城市一樣，其大部份是從遠省來的中國人，他們的手裏掌握着主要的商業。張掖土著人民都是農民，但是每一個農村都是河南人或陝西人發展商業本領的活動範圍。他們開着一爿小舖子，却做着各種大買賣，如米商和放債人。農民對這班商人的關係尚好，因為商人買給他們的日用必需品，解決了許多日常生活上的困難。

張掖人民中除中國人和回教徒以外，還有許多土番民族可見。我們時常碰到這種土番，他們的男人婦女和小孩們都生着柔美的紅髮，比我們中國人的頭髮更蜷，他們的眼睛很明亮，閃着一種淡黃褐的顏色，他們也同當地人民通婚，其風俗習慣亦並無特別不同的地方。

七　喇嘛寺巡禮

我們聽到了一個好消息，說是離張掖不遠的廣隆喇嘛寺，即將舉行每年一次的廟舞大會，於是我們就決定去觀光一次，認識一下喇嘛和藏民的生活，同時也可廣廣眼界。

要到達那喇嘛寺，預計須走三天的路程。我們坐騾車出發，為了要走很長的山路，我們帶了八匹馬騾和驢子同行，以備乘坐和裝載行李食物等。我們去的一共是七八個人，帶了一個蓬帳，還有米和麵粉等物。

走出張掖城外十八里路，是一條寬廣而汹湧的大河，這河在夏季內不易渡過，因為山雪溶化極速，所以水勢迅急異常，而且附近山谷內常有暴雷發生。

那時仍是冬季，水勢較緩，但那波浪依然很高，水勢分成了十道水流，有的是闊而極淺，有的却是狹而且深，對岸遠在數里之外。常騾車投進那泥濘的，咆哮和澎湃的河流中時，那眞是一個危險的瞬間，因為河中大石隨着水勢到處漂轉，往往阻礙你的前路，所以非要是經驗豐富的旅人，才能安然而不慌張的渡過此河。渡河有一個秘訣，就是眼睛不要俯看流水，否則汹湧的逆流立刻就會使你頭暈眼花，自己失去了主宰的力量。幸而我們的那些騾馬，天賦有此種渡河的才能，帶着我們向對岸進發，不過據說渡河以閹牛為最可靠，因為閹牛如逢失足的時候，他們就立刻會泅水泅到對岸去了。

我們費了一個多鐘頭，才到達了對岸的河邊，離岸已經頗近，此時駕在車上的騾子忽然顛躓起來，我們都驚慌不堪，以為不免要跌入水中去了。對岸上的人們已經大聲的喊叫起來，預備泅水過來援助我們，這時

候騾子似乎也已知道了當前的危險，奮力一衝，就很快的轉到水淺的地方去了。當我們到達彼岸宿在人家時，天已經黑下來了。

這時凶猛的狗已經鎖了起來，家禽已經餵過了食，牛羊也已經關在柵內，所以正是農家的短促的閑暇時候。主人的一家都歡迎我們，房間迅速的打掃和準備起來，同時他們立刻拿來了一碗碗微鹹的熱牛奶請我們喝，還有煎的豬油糰餅。他們叫累疲了的車夫們去歇息，而由他們自己動手餵好了我們的騾馬，又驅到廄欄中去。并且在一小時之內，一桌最豐盛的晚飯，就已擺在我們面前。主人特爲我們殺了一只羊，所以我們是有肉有菜，還有熱饅頭。西北人民素有好客的熱忱，而且他們是不論貧富同樣看待，我們受了深深的感動。

翌晨天未明時，農場上的騾馬聲音已經在喧噪着，我們起床時，行李等俱已裝配齊妥，因此在太陽出來後不久，我們就謝別主人，開始出發了。橫跨那平原的沙地，逕向一條蔭影的山谷前進，我們走進谷中時，只見二旁盡是千層的峭壁，狹窄得才可通人，我們只能在前面稍能窺見青綠的山巒。

這一整天，我們是沿着一條通過狹谷而向山顛上升去的窄徑前進。狹谷中有一道汹湧喧鬧的山澗，我們老是在它身上跨來渡去，大約走到中午時，我們才走過了一座望樓，這是劃分邊界的標誌，至此我們才知道自己確已走上藏民的地界了。

黃昏時我們就停止前進，在一片草地上支起了蓬帳。旁邊有一間茅舍，這是我們所見到的第一個的生人住處。茅舍內住着一個老人，他耕着一片小園地維持生活，而他的茅舍也就是旅客們遭到風雪時唯一可以躲避的所在。我們用大湯鍋在溪裏掬滿了水，就在野火上煮起粥來。粥燒好後，雖然沒有新鮮的菜餚，但大家都飢餓地圍坐在粥鍋旁邊，狼吞虎嚥了一頓。可是當我們粥尙未吃時，山中突然發起風暴來，霎時大雨如注，一陣怒風過去後，我們的蓬帳已經躺在地上了。於是我們只好爬到近旁的一個像蜂房那樣的小洞裏去。這本是用來堆柴草的地方，那老人警告我們裏面常有大蛇盤踞在內，然而我們也顧不得了。幸而這一晚上大蛇幷沒有出現，我們才在那洞裏得以安穩的睡了一夜。

第二天午後，我們才最後地走出了那條長山谷，跑進一處陽光燦爛青草茂盛的山間平原上來了，藍色的鳶尾花，薄雪花和龍胆花，舖滿了一地，遠處出現了喇嘛廟宇。路旁矗立着一座華美精緻的尖角形石碑，據說行人在它面前經過一次，便會有好運降臨。風沿着那山谷向下吹去，拂動了遠近的樹枝，樹枝上到處掛滿了刻有祈禱文的神骨，隨風發出雜碎的響聲，還有無數的佛旗，也跟着飄展起來，在向那山谷中央流去的山澗裏面，有一具雕刻精美的佛輪，據說藏

民經過時必定要下馬叩拜一番的。山坡上濃密的長着樅樹，樹下地上鋪滿了微紅色的蘭花和金黃色的苦草，而那灌木叢中也長滿了，開着黃黑二色花朵的鉄綫蓮。

我們走進了喇嘛廟時，一羣穿紅袍的喇嘛和活佛們，便立刻圍上前來，歡迎和招待我們。他們替我們找了一塊適宜的地方，支起了我們的蓬帳，旁邊就是一條溪流，便利我們取水，而且還有松林可以供給我們生火的木柴。一忽兒之後，我們看見那邊草原上有一大羣西藏婦女大踏步走來，勇敢的渡過了溪流上那頂松枝架成的獨木橋，向我們這邊跑來了。她們對我們似乎抱着非常有趣的情懷，拉拉我們女同伴們的手，試戴着她們的帽子。她們自己戴的是一種高的白氈帽，四面垂着美麗的瓔珞；她們的衣服，都極其華麗；但她們的雙足却套在不漂亮的統靴裏面。她們的頭上都披着一條精美的頭巾，直從頸項上垂到膝頭，上面美麗地綉縫着珊瑚，珠和白色貝殼鑲成的首飾，還襯着好多華美的藍寶玉和碧玉。

我們發覺如果大家能站在平等和友誼的基礎上，藏民確是可以親愛相處的同胞。她們同我們很歡樂的談笑起來。後來她們發現了我們腕上所戴的手錶，表示出了非常有興味的神態，同伴中還有人帶着一只夜光錶，當告訴她們在黑暗中會得發光，可以清楚看出鐘點時，那班喇嘛們也立刻聚了攏來。他們為要實地試驗起見，便團團圍坐在地上，將那紅色肩巾在頭上披遮起來，就這樣巧妙地造成了一間暗室。忽然歡呼的聲音從他們這一羣間爆發了出來，因為他們的實驗已經得到了成功，於是旁邊的人也都擁了上來，大家噪着要看，於是就挨次的讓每個人窺視了一次。這個奇怪的消息立刻就傳進廟裏去了。後來主事的活佛差了一個喇嘛使者向我們借去了這件會在黑暗中發光的小寶貝，并且要求到明天早上來回給我們。

廣隆寺內共住有六個活佛，「那位活佛領袖，據說已經七世轉身。寺內共有七十個喇嘛，有幾個還只是小孩子，因為藏民宗教制度規定，到民家每家要出一個兒子送居寺內去做喇嘛，所以造成了許多的小喇嘛。

廟會日期將近的時候，藏民越來越多。一隊隊的藏族婦女都騎了馬，沿着那險高地仲展在深密的山腰旁邊狹窄而峻峭的山徑，如飛的奔馳而至，她們也是來參加廟會的。

藏民都是無可匹敵的騎士，而婦女們的勇敢并不落在男人之後，不僅是那班少女們，往往一隻手捏了韁繩，縱轡飛追逸馬，甚至七十歲的老祖母們，也會得策馬在駿馬羣前面，率領加鞭快跑；她們還能夠騎滑背馬，往來奔馳，馬蹄停下來時，她們可以一躍而下，讓女兒或孫女們去整頓那跑累了的馬匹。

騎馬而來參加廟會的藏民們，每人都帶了些禮物，如肉，牛油，牛酪或乾奶糕等，當作貢品獻給寺內。活佛則領了他們排成長隊在廟內遊行一番，口唸經咒算替他們祝福，作爲報答。

明天就是廟會開始的日期。半夜裏我們給一種樂聲噪醒了，原來掌禮的喇嘛們已經起來正排隊站在陽台上吹着一種有十尺長的樂器，發出了一陣陣粗大而緩長的嗚嗚聲，這是廟會的序幕，喇嘛們聞聲卽排隊進寺，活佛們也就出來了。

早上九點鐘光景，喇嘛寺內的那片草原廣場上，已經擠滿了各方來的信徒。因爲今天要舉行跳神舞蹈，俗語也謂之打鬼。一隊隊的喇嘛，衞護了他們各自的活佛，走上寶座。這些活佛有的是駐紮在寺內的，有的是特來展謁的，他們的面前都打着一頂黃緞傘。最後所謂大活佛，卽是活佛中的最高首領，才出來就坐，他們都穿着黃色的錦緞袈裟，頭上帶着一塊形如大鷄冠的頭巾。他一到來，全場的人都向他叩下頭去，而那班最迷信的教徒們，更將他步行經過處的泥土撮了起來，預備帶囘家去，這樣就可以將好的幸福帶囘給他們的家庭，牛羣和羊羣了。

掌禮喇嘛發出了一個信號以後，寺內的那座大山門就立地打開，二個怪物走了出來，身上穿着丑角式的衣服，面上戴着骷髏面具。他們隨着音樂的節拍，輕輕地向兩方面跳來跳去，跳了一會就退去了。場上又出現了一對對代表各種保護神如牛羣，羊羣，收成和家庭的怪物們出現，他們跳舞時的動作，姿勢和微妙的暗示，各各不同。有一個頭戴大鷹面具的怪物，算是代表某種神聖的鷙鳥，最受觀衆的歡迎，因爲據說它就是管理死人的神人。原來藏民的習慣，人死以後，就將屍首放在山旁，如果大鷹迅速飛來用利爪將屍首攫去，那末這死人就可避免在地獄內遭受長期的痛苦了。大鷹怪物在跳着的時候，草地上已預先放置了一具屍俑，那個扮作大鷹的跳舞者，用着輕快的動作，在它上面舞掠了一會，突然將屍俑攫了起來，拿一把小刀向它亂戳，而屍俑上居然也有鮮血在湧流出來，於是大鷹也就退場了。最後是一幕雷公雷婆的跳神舞蹈。此時太陽正高懸在空中，這一對雷神都穿着綉花的華麗緞服，各人戴着一具有血盆大口和銅鈴眼睛的黑色大假面具，他們的手臂伸向天空，而跳舞時的姿態頗爲嬌娜而優美。音樂也奏出冰雹大雨和狂風的聲響，猛敲鈸鐃作爲雷擊，然後又奏出一種細長而顫動的聲音，渾如大雨從林間傾瀉而下。雷公雷婆不住的在場地上旋轉迴舞，而且向着四面八方屈膝跪拜。據那班迷信的教徒們說：在這時候，如果碰到大法佛高興顯現法力的話，那末只要鐃鈸碰出一種假的雷轟聲音，天上就會有眞的一陣大雷聲打將下來；四山囘聲響應，而那天空也會立時黑

暗起來;剎時電光閃閃,傾盆大雨便向俯伏在地上的信徒們身上潑瀉而下了。可是幾分鐘內,依然雲消雨歇,太陽仍明朗的顯現出來了,我們無法可以同他們爭辯,只得笑笑而已。

舞蹈將結束時,那班活佛們的眼睛已經在忙碌起來,骨碌碌的只在釘視着近邊的年輕漂亮的女人們。舞蹈一停,他們就立刻走下座來,公然毫無顧忌的在大羣的信徒們面前,混在少女隊裏忙碌的調戲,任她們中間這個那個的比較了又挑選,挑選了又比較,選到了認為最美的少女,就將她帶進殿內去,到私室裏去佈賜少女以「活佛肉體的歡樂」了。而被選的少女及其家庭,是不能拒絕的。

下午的儀式又另換了一種。大喇嘛們圍着一個火盆半圓形的坐着,火盆內不住用油脂添進去,燃起了熊熊的火燄。各位大喇嘛都戴着一頂高冠,形式有些像頂三角式的王冠,前面垂着密厚的流蘇,掩去了額角。他們身上的袈裟都是非常華麗的,而那班祭司們則各人右手裏揑了一個鈴,左手持着一種響器。祈禱開始時,他們的熱狂也漸漸緊張起來,火盆內的火燄跳躍着,新鮮的油脂不住地添加進去,而且還呑噬着一把把拋進去的麥穀,木片,稻草和那最可愛的冰洲阿芙蓉,於是火燄美麗地爆裂起來,鈴聲響着,響器搖着,鐃鈸鏗鳴,煙霧結成芬芳的濃雲,一圈一圈的圍住了全場的人們。

至於那些小喇嘛們,他們的臉上大半已經失去了天眞爛漫的神色,只有無光澤的眼睛和呆笨的冷淡,而在那些老年的喇嘛們身上,所有的也只是一種無可名狀的痙攣之情緒的可怕痕跡而已,他們的生命的光輝,已被迷信與宗教消蝕殆盡了。

廟會散了以後,那班藏民都跑到我們的蓬帳裏來。於是我們的蓬帳一時竟變成了社會交際的中心。藏民男女不僅同我們談笑甚樂而且還送給我們許多食物,因此我們的貧乏的廚房中又補充到了許多新的東西,但我們自己的食物也在款客中迅速的減少下去了。不錯,他們的牛油是有臭味的,而且裏面混着許多犂牛毛。他們的牛酪是酸的,奶餅是極硬的,但是我們吃着西藏食物,都覺得非常喜歡。

因為天氣關係,當地的人民一年之中,倒有三季無法可以顧到個人的清潔。地方上多妻制盛行,女人只是某些男人們的一種公有的財產,所以有六分之一的人民都無力娶妻,過着獨身的生活。

藏民分成為二種絕不相同的階級——喇嘛和平民。平民階級是一種完全未教受育的,天眞爛漫的而且是誠實的人民,他們常同我們一坐幾小時,而且時常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的帶給我們許多土產,或是和我們交換某種物件。喇嘛則完全依靠此種平民以為生活,平民階級的身上担負着喇嘛

階級的一切的負担，他們似乎只是為了喇嘛而生的，因此喇嘛必須使他們陷於完全的無知和迷信之中便於利用而已。

第三部　到嘉峪關去

一　從三河至臨澤

離別張掖時，友人們備了許多的好菜替我們餞別，他們殷勤相勸道：「在家眞快樂，出門飯食苦，」這是當地的一句俗諺。因此我們也吃個酒足飯飽。同送行人最後分別時，我們已經走近黑河岸邊，而太陽也正在沉下去了。

十餘里外才是我們的宿處，我們就在那裏過了一夜。

為了要多玩一些地方而多知道一些西北地方的情形，所以我們此次向嘉峪關的旅行，決定儘可能的走得慢些，甚至僻遠的地方，我們也不辭繞道前去；通常一班旅客，逢到這種荒村，無不以迅速經過為快的。

這兒的原野同張掖以南的完全不同，在藏民地界一面覆雪的祈連山，一步步向我們近來，而那蒙古羣山却漸縮漸小，變成了沙丘，最後就消失在戈壁的廣闊的平沙中去了。原野顯出各種不同的地形，狹長地向西伸展前去。

我們所到達的第一個重要市鎮是三河，它位置在一片沃壤上面，而且是居於無數菓樹園的中央。走過三河二三里後，我們踏上了一片細軟的沙坡地區，大家都下車來步行，藉以減輕騾馬的重負。我們懷着一種神妙的幻覺，艱步地在細軟乾燥的沙坡上前進。路上看見許多同沙色一樣的小蜥蜴在晒太陽，抬起了頭看我們行近，但當逼近時，它們又很迅速逃遠了。

三十里外，我們又經過了一處沼澤地區，走過這片沼地，就到了臨澤（撫彝）這裏盛產鶺鴒鳥，一路隨着我們的車馬翔舞，不過終同我們保持相當的距離。無法可以捉到牠們。而在那路旁的灌木叢中，一羣羣胸脯紅黃色的美麗鳥羣，不住的出沒其間。

臨澤是我們一路所見到的最小的城市，但城市四週却有水利，很好而且非常繁盛的在農場上環繞着，它們都是城內富戶的產業。城牆上貼有說明雅片煙鬼和賭徒陷於墮落的壁畫。

我們就在附近的一家大農場中，要求借宿，幸而主人沒有表示拒絕。這個充滿古代風味的農家，是甘肅省內無數農家中的一個典型。在那廣大的田場中間，矗立着一座圍有古牆的砦堡，有似像西洋的古代男爵們的城堡一樣。圍牆上開着一扇厚大的木門，裏面就住着主人全家，約有二三十個人。門口有六七只西藏種的猛狗守衛，陌生人和盜賊確乎是很不容易通過的。住在這礮壘式家庭內的人們，他們的思想中也築有一道堅固的礮壘，反對一切新的思想和新的潮流，正如那圍牆和大門嚴禁一切陌生人進入的那樣。

我們經過了一條兩旁排着白楊樹的蔭路，走進了他們的屋子。那邊聯接的田野上，飛下了一羣蒼鷺用着倔強的姿態站在那裏看望。田莊漢們衛護我們走過狗舍，好幾只凶猛的獒犬，正鎖在鐵鍊上掙扎着。場外是一羣方從牧地上牽回來的駱駝隊，以前它們總每年有一次要裝着當地土產，旅行到北平去，換了那裏的便宜的日本貨品回來。幾個大廐房內正在餵着許多騾子，田野上佈滿了千百只的羊羣。

主人很和善的款接了我們，他家裏的婦孺也結了隊出來看我們，全都穿起了最好的新衣服，不過那服式還是舊時的花樣。她們中間有個年老的婆婆出來做代表，也坐到桌上來同我們配談了一會。主人還告訴我們一些臨澤城內的狀況，據說臨澤城市雖小，地方上尚還重視學校，子弟們到蘭州省立學校中去求學的也很多。

二　富腴的高台城

天未明時，我們就出發到高台去，這是酒泉與張掖之間的第二個重要中心地。在荒寒的甘肅西北部一帶，高台是著名的富腴地方之一，其富腴的情形，可以從每天的市場上判斷出來。那裏各種各樣的肥美菜蔬，都有出售，而且極爲豐富。我們因爲尚有冗長的旅程要走，所以就買了好些紅蘿蔔，芹菜，洋芋和茄子，而且是第一次的買到了外國玉葱，這種玉葱長得很大而且質地極好。此外，還買了些農家手工紡織的棉織品，因爲此地同其他各地不同，出產一種上好的棉花，農民們用一種原始式的織機，以手工造成各種物品。高台還出產一種極好的白煤，燃時無煙，而且熱力極高，可以經幾小時，不過祂的氣味，沒有用慣的人是有些不喜歡的。

高台有二條道路可通酒泉，人們隨着一年內季節的不同，而更迭地利用這二條路到酒泉去。我們這次走的是沿祁連山脚下的那條高路，肥沃的原野上展開着粗沙的砂路，上面鋪着一種黑色小圓石，使地面成爲了堅硬而出色的道路。

三　古代的荒城——駱駝城

離開高台後，第一站我們到了一座名叫駱駝城的古代荒城，這是蒙古人統治甘肅西北部年代時遺留下來的古跡。據土人傳說這是蒙古王金吐羅全盛時代的中心地區，他那時是蒙古民族的統治者，滅亡於六七百年之前。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的大荒城，大家都感到了極大的興趣。泥塊築成的城牆依然危立在那裏，顯出古時人民居留地方的大小來，但現在沒有完全傾圯的房屋，已只存了一座廟宇及一間偏房，裏面住着一對年老的夫婦。這兒是一片荒涼的地區，出名是山賊出沒的所在，車夫們從來沒有一個願意在此過夜的，但是我們今天早晨出發得極早，到此已將近黃昏，人馬俱倦，所以我們

向車夫們說：今晚決定不避任何危險，在此過夜。

我們在那破廟的荒場上散步，忽然看見一座小神龕的角裏，有二個人在那裏打瞌睡，他們的頭底下都枕着飽滿的錢袋。一忽兒工夫，這二個人已經醒來，一聲不響的搬了許多石頭塞住了邊門，然後又偷偷的溜走到不知那裏去了。我們很覺狐疑，就跑去問那偏屋中的老太婆，她暗暗的拖着一個同伴的衣袖，一直走到她草房的深暗處，然後又低低的說道：『這二個是什麼人，誰也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問他們，但這二個人已經在這裏躲了二天了。』

我們仍不得要領而出，在那陰暗的破廟內外仔細查看了一會，就決定跑去找那二三里外的駝隊宿營地，因為週圍只有他們是唯一的同伴。他們的蓬帳，就撐在那草地旁邊，一個伕子正在用那附近盛生的有刺的牧草餵飼駱隊。管理駝隊的駝夫一看見我們，就向那些蹲在蓬帳前面的猛犬打了一個唿哨，它們一聽見這種口令，就立刻溜到帳幕後面去了。駱駝很有秩序的作着半圓形環繞在帳幕旁邊休息，同時那些正在吃草的駱駝却在前面的地平綫上徘徊着。

領隊招待我們進帳坐地，他請我們喝茶，駝夫們也在一旁同喝，大家談了一小時許的閑話，知道他們即將離此起程，我們就告辭而出。那個領隊是位聰敏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他一見我們離去，就發出集合的信號，那些猛犬立刻衝了出來，吼叫奔騰的將駱駝一只只的趕到牠們各自的裝負前面，駝夫們就一一的裝配停妥，而那些脾氣壞劣的猛犬，仍在一旁吼叫監視。

當太陽的圓臉龐向天邊沉下去時，駝隊開始向西行進，只有那明朗的駝鈴的聲音，幽幽的傳進耳來，一陣低似一陣，而最後，那長長的駝隊行列也就消失在灰暗而紫紅的渺遠中了。

我們回到自己的宿營地時，騾夫們急忙的跑來告訴我們說：他們已經聽到確實的祕密風聲，今晚駱駝城一定有強人要來打刼，所以大家非立刻離開此地不可。「騾子已經裝配完竣，我們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趕急前行。」他們催促着我們，簡直不容一刻兒的停留。我們的解釋與爭辯全然無用，於是只好克服自己的疲倦，隨着他們登程前進，今天晚上睡眠的機會，顯然是沒有的了。

四　鹽池驛一瞥

距離酒泉尚有三站路時，我們經過一個以鹽湖得名的小村落——鹽池驛。我們就迂迴的繞到那裏去。村邊上正有一羣工人在那裏爬掘地面，開成一堆堆有微光閃爍的土丘。工人們告訴我們說：此間每年四月中，河水漲得最高，到了夏季就慢慢的退下去，便將鹽晶留在地上，這種鹽晶非常清潔晶瑩，不必經過人工洗鍊，即可應用。而他們現在掘的就是這種鹽晶。但說來也很奇怪，

三六—二六〇

當地村民飲食所用的泉水，味道却完全是甜美芳冽，毫無鹹味的。

鹽池驛的村民賦一有種特權，一車鹽裝運出去，他們卽有一筆鹽稅可收，但是過去因爲雅片煙害苦了他們，不幸的村民仍然淪爲赤貧，生活很苦，然而他們的陋屋，却都是用經久的材料建造成功的。牆磚是一種太陽晒乾的土磚，原料是用河邊掘出來的瀝青土，比甘肅省人民普通所用的窰燒磚瓦要堅固得多。村民的生活環境是完全孤立的，一切食糧等物，須從高台運來本，地不生任何五穀或菜蔬，附近除產鹽以外，別無所出。

五　臨水驛的黃昏景色

最後，我們到達了酒泉郡的南方邊界之端了，同時我們也已脫出了荒蕪的沙地，而踏上一片肥沃的地帶，臨水驛卽在於此。我們到臨水時已將黃昏，略進飲食後，就走出門去，沿着一條沉靜的街道，向城邊的運河走去。我們坐在河岸上，當前是一片美麗的動人心目的景色，平原上林木遍地，枝上晚霜，在夕陽光綫的照射之下，閃出了美麗變幻的色彩，林木中有一條大河，忽遠忽近隱現出來，我們知道在那林外遠處就是酒泉城了。

我們一直靜默的無言的坐在這美麗的河旁，夕陽下去了，黑暗漸漸地包圍上來，後來我們才蒙着星光緩步地走向那小客棧裏去，冷冽的西北的晚間野風，吹起了我們的滿腔的鄉愁。

頌揚

惠思道人命相神驗

楊肇銘
吳立人 述（逢休假日全天候談）——命館

法租界馬浪路振華里七號辣斐德路南首

時間　星期六下午一時起

一，問財
一，離合
一，吉凶
相書預約

愚園路愚谷邨廿六號吳君，去年春，問財運於道人，道人答曰，須待秋冬之間，君有小財，曰若干數，答二千元，吳君於去年九，十月，果中彩票四次，合計二千元，靈乎否乎？（每天下午五時起十時止）某女士，年三十七，一日遠道赴道人處，叩詢命運如何，道人曰，汝勿怪余直言，汝命應招三夫，在男命則應娶三妻，女士遽而赤而叩曰，果如先生斷，現問余第二丈夫，已久與余水火，余已有第三意中人，果能諧美事乎，曰定成功，但涉訟，須二年方休，後果如斷，奇矣。今夏日信洋行趙君，及甯波海關之張君，均因流年顛倒，竟受不白之冤，忽遭拘禁之厄，當初勢甚凶惡，消息不通，一無營救之法，驚惶之餘，張趙兩夫人，各到道人處，問前途吉凶如何，道人立斷張君一月可出險，趙君在五天內卽恢復自由，果皆如言以驗，豈不神奇乎哉？

「相學大成」上集兩厚冊連史紙精印三元。「相訣」二冊一元六角。「相訣捷要」一冊八角。（陰歷十一月三十日卽國歷廿九年一月八日截止）出書後加倍不折●售券處●馬浪路四六一衖振華里九號（廿一路汽車廿四路電車到辣斐影戲院向西朝南便是）外埠購券限期放寬一月（通函批命每件十元約期郵寄）出書期庚辰年正月底●代售預約處●漢口路新聞報館對面「藝苑真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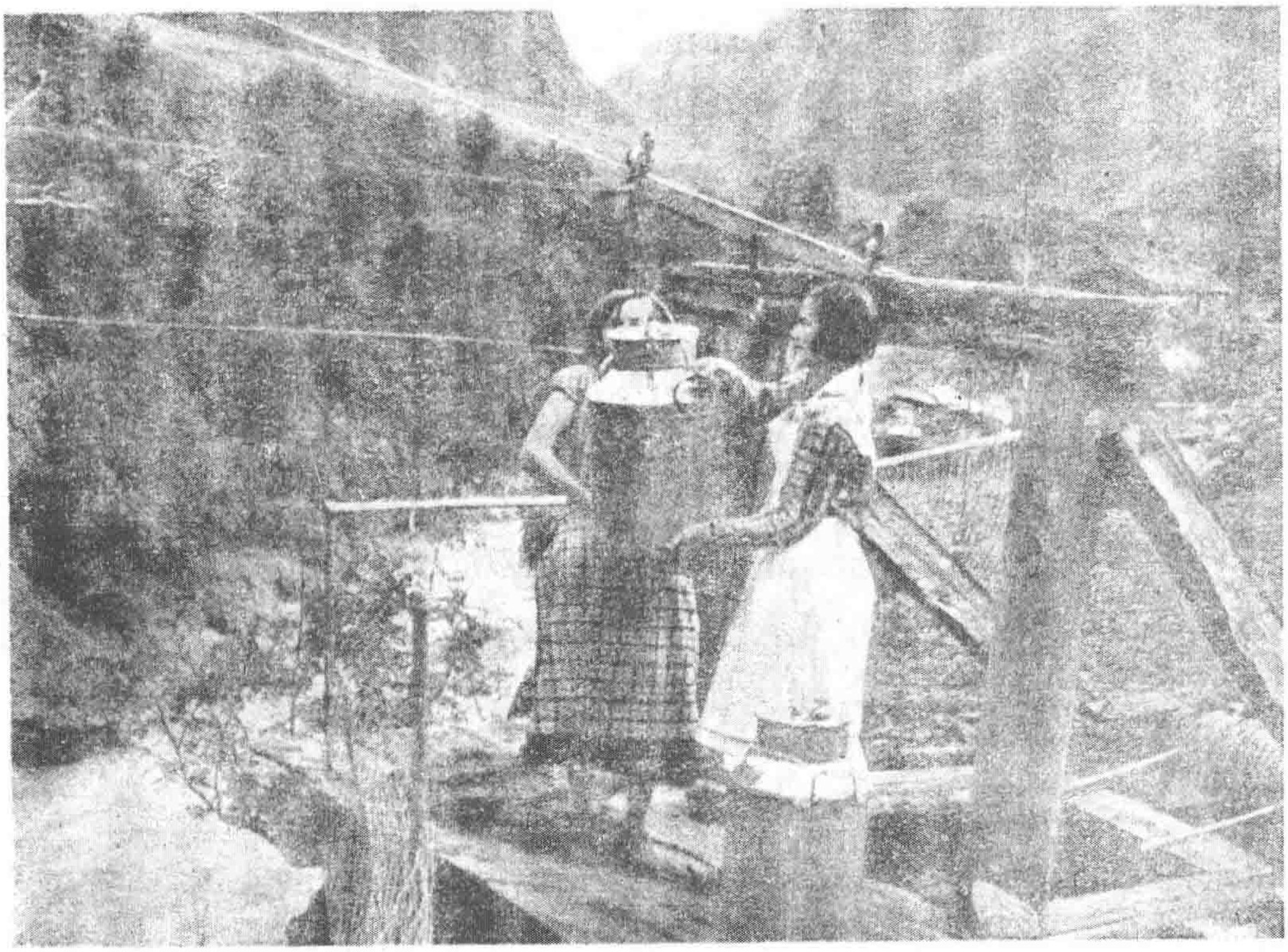
瑙威鄉村生活

Axel H. Oxholm
莊祖苓譯

離開了二十年後，我重游瑙威的一個山谷，那裏是我孩童時候我的父親行醫的所在。我以爲沒有人認識我了，可是使我驚奇的，汽車司機不要我的車資，旅店主人恭敬地還了我的錢，而我享受了一星期的免費膳宿和釣魚權。本地的政委人員解釋說，「你的父親不要錢給貧民治病，所以在這裏沒有人會要你錢的。」那便是瑙威鄉村的精神。每年有成羣的游客去觀光山峽和冰川。城市的生活同北歐其他城市沒有什麼分別，但是在深邃的郊外，農場，森林和鄉村生活表現眞正的瑙威。

多山的瑙威，自北緯五十八度至七十一度，綿延一千一百哩，是極北的文明國家。它的西岸有北冰洋的灣流(Gulf Stream)冲洗其間。這樣多山的地方，農業竟會是主要的業務，令人難以置信，但二百九十萬另七千人口中約有三分之一，是靠着農場生活的。農民好幾代勞作着去清除森林，翻掘樹根，移去幾百萬噸石子，引導沼澤，而利用了每一方寸的適宜於畜牧或是耕種的土地。他們在自然界的障礙下勞動，現在大約有百分之九十四都有自己的土地，這樣使村民都有儉約和剛毅的特性。瑙威人辛勤地工作了好幾個世紀，建設起穩固的生活情況，獲得了經濟的保障，和平均分配的財富；而且尊重法律與秩序。他們保持着土地，幾乎時常有一種發狂的固執性，有許多農場保留在同一個家族裏有幾百年之久。

我的一位七十五歲老友，住在瑞士邊境相近，是瑙威農民的一個很好例子。他早年就得自己籌劃。他同別一個山谷裏的能幹的女孩子結婚。他們倆在遙遠的山上，沒有人能夠耕種過日子的地方，開墾新土地。經過五十年的辛苦勞作，他是在鄰人們中最富有的了。他有八個孩子，都送他們到學校裏去，而且每個孩子給以技術的教育。老的農場仍舊是他的家，但他爲每一個兒女在山谷裏買了一方農田。他的成功是靠他的節儉和堅固的家庭，使每個家屬人員都能合作。他們是我所遇見的，最近自給的家庭，除了咖啡，糖與食鹽之外，一切糧食都是自己農場裏出產的。他們享有湖裏的漁權，每年千元左右的進款，還有幾頭牛供給牛油，牛乳和乾酪。到冬天，他們在家裏製造船，漁具，網以及衣服，鞋子，農具等。一個兒子是木工專家。一個是電氣學家，還有一個是鐵匠；所以三個孩子合力爲本鄉裝製一座水力電流廠。母女們在空閒的時候紡織，而兒子



在一個粗糙的木台上，兩個女子在傾倒從高處吊車上運來一桶一桶的牛乳。瑙威農人，自高山至谷地運輸其他農作物，也用這同樣方法。

們去打獵以增進收益。

據報告，「瑙威祗有房屋和村舍，可是沒有堡壘，」這足以啓示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組織。農場的平均大小只有九英畝半，而全瑙威祗有二十個是超過二百五十英畝的。很少有錢的人，而且每人都有納稅的負担。遺產法規定分撥農場是男女同等待遇的，但平常總是長子繼承農場，不過他必須付錢給兄弟姊妹。農人夫婦覺得他們已經工作得足夠時，也許將農場讓給長子，這樣一來，長子得担保他們終身贍養。

誠實是各處人民的特性。國內雖然也有一部份賊和騙子，但據警察紀錄所載，他們的姓名是知道的。在瑙威旅行的人，發現許多農人在夜裏並不加鎖。願意聽信外鄉人的說話，是一種普通的特性。我在一個山谷裏完全是一個生客，給我一把古教堂的鑰匙。一所十四世紀美麗的教堂鑰匙是掛在裏面的一枚釘上。我對一位教會執事的女兒說，「這也許會被偷去吧。」答言是「這地方的人從來不偸竊。」有幾處鄉僻的地方，當我向汽油管理員要求加油時，我會得到驚人的勸告。「不，不要加吧。我們因為運輸的成本關係，每加侖要三角三分，在山

三六—二六四

谷的下面，祇有二角八分呢。」「不要敲詐外鄉人」似乎是許多威鄉村裏的口號。我在一處小鄉村裏得在早晨七點鐘離開旅店；店主人還睡在床上，吩咐女傭叫我自己算帳。結果找還了五角，因爲除去在那樣早的早餐裏缺少常例的一道魚！

雖然普通是誠實和正直的，但剛強和好爭的態度是農民間的普遍的癖性。一個人的名譽隨着他能夠維持訴訟的數目而增高。他們對於無論何事都要興訟，自經界以至獵場。許多糾紛是向市政機關申訴的，由著名的富於常識的男女所組織，他們的責任是召集雙方來聽審。有一件案子是一個農夫的狗在另一個農夫的褲上撕了一個洞，它的判語如同沙羅門王一樣的有價值：是農夫甲應賠償農夫乙的褲洞洋五元，農夫乙應付與農夫甲越境費洋五元。訴訟人交換了票子，握一握手，而滿意地離去了。

如果一位偶然的觀察者對於瑙威人以爲是憂鬱而悲觀的，那末應當考慮到他們的環境。幾個月中，每天只有幾小時陽光，甚至於一些沒有太陽，當然會影響到人類的性感。在這裏，人們缺乏南方多陽光地方的人所享受對於人生無所顧慮的外表。他們的生活很嚴謹。一位丹麥人告訴我一個游歷丹麥的瑙威農人怎樣的誇大。給他看肥沃的原野和繁盛的城市，他總覺得比較在瑙威所見的事物要渺小。最後那丹麥人激怒了，領他的客人去參觀可本漢城（Copenhagen）的圓塔，丹麥國的傑作。他說，「那個東西在你們瑙威當然是沒有的了。」他的回答是，「那也許沒有，但是如果我們有了，一定是還要高，還要圓些。」

因爲在瑙威大半農屋是木造的，所以這裏的人們都知道斫木的技術，使流出多量的樹脂。他們用樹根的脂肪製造木油，就用這種防腐劑來髹漆他們的房屋。有幾所百年以上房屋的門戶和屋簷都用極精細的木彫裝飾着。

有一種古時的迷信傳說，當方土地是住在農場樹根下的，所以爲那些當方土地解渴起見，每到聖誕節的時候，農民要在樹的週圍澆洒啤酒。有幾家栽着一種植物叫做「家庭平安」很當心地培養着，因爲一經死去，家庭的平安就要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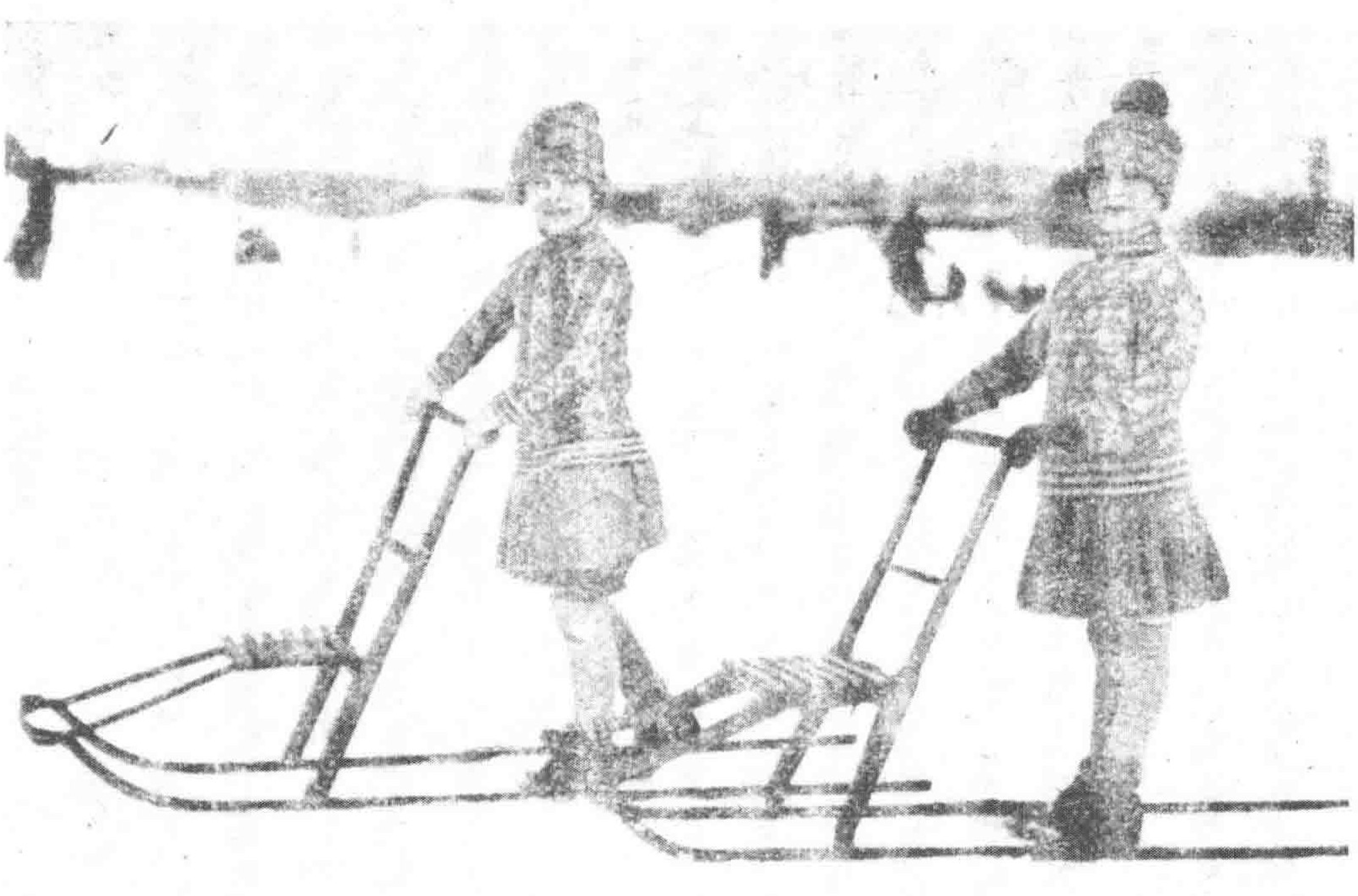
許多家俱是家製的；最特別是「木椅，」用二三尺直徑相當長度的木料剜出來。上半部剜空了做坐位和靠背，於是再加以油漆和裝飾。木床，木桌和食廚都是彫刻得和油漆得極精緻的。不幸近年來許多農民的房子都現代化了，而把室內的古風蹧蹋無餘。顏色玻璃和陽台都從中歐洲抄襲了過來，而加添上去，因也許多古老的農屋失去了固有的風味。

在北方地帶，農事從四月進行到十月底。夏季是溫暖的，有幾小時的日光促進植物生長。瑙威雖是多山的地方，但利用多種農

業機器，大部份是從美國進口的。我曾看到秣窖也被回國的腦威美國人介紹過來了。游客很驚奇在這樣極北的地方，竟會有許多種的穀類生長；小麥，大麥，黑麥和雀麥都有大量出產，雖然腦威仍要進口那些穀類。為維持牲口和製乳工業起見，芻料是最重要的。山薯和蘿蔔都是野生的，但因早霜的緣故，常致損壞收穫。最近二十五年水果和菜蔬的產量增加了許多。酸橘類的水果是進口的；過時的蔬菜也是如此。南方的海岸，在蔭蔽的地方，產生桃子和杏子，在腦威西部中央的山峽地方也產少許菸葉。夏秋之間，農民採集野生的覆盆子，楊莓等給他們很好的進益。但是因為腦威可以耕種的地方有限，國家總是要進口許多糧食。

實際上所有腦威的大小農場，在高山上都有所謂「夏季農場」Summar Farm；他們在那裏養牛自六月直到秋天。那些農場都由精於製造牛油和乾酪的婦人經營着。山上農場附屬的獵催和漁權，由地主租給漁獵的人。山上有松雞，山鷸之類。近來熊很少，雖然從前它們時常危害人和牛的生命。我曾見好幾間古老的山上農人的屋子門上，還釘着尖頭的釘，來防禦熊。獵戶也許還能找到麋，山兎，狐狸，貂，水獺等類，而在湖裏當然豐產魚類，如沙門魚，鱒魚，梭魚。

腦威人沒有比山峽裏的小馬，或稱腦威褐色馬「Norwegian



三六—二六六

腦威女學生和他們的雪椅。駕駛時，兩手握住椅背的扶手，一足踏滑桿上，用另一足來推進，驚人地快。

dun 再喜愛的了。沒有人知道它的來源；是否古代海盜船帶來，還是從東面陸路而來，仍是一件頗費猜測的事情。它並不高，而且大都是褐色的，自鬃毛至背部，有一條黑紋。它的前腿，如同亞洲原始馬一樣，有條紋；頭小而鼻微曲。有些像阿拉伯馬的樣子。幾年前，美國西部有一位農夫，進口幾匹那樣的馬，後來他很憂鬱，並非因為那馬，不服水土，或是不肯作工，而是因為那些馬立刻都被印第安人偷去，作種去了。

在特種皮毛農場，豢養銀狐事業很發達；全國遍牧山羊和綿羊。綿羊大都是外國種，而山羊是本地種。大部份羊毛就在農場裏紡織。

著名的腦威棕色羊乾酪是用羊乳做的。只有強健的海盜能夠受用純粹的羊乾酪，所以許多出口的乾酪，和着奶油，可以減輕濃烈的羊的腥味。腦威西部有一個村莊叫做「羊獄」Goat Hell，因為在那裏斃羣羊的都烹製成「熱羊」Hot Goat或臘腸。山羊毛和綿羊毛混合着做厚襪的材料，這樣可以使得幾乎不透水，而且極溫暖。

當我孩童時，我最歡喜麋犬 Elkhound 它是同腦威人種一樣悠久。這種狗有強有力的身體，和濃厚深黑色的毛，拖着彎曲而蓬鬆的尾巴；是一種機警，耐勞的動物，善於戰鬥，我常見它把一切野狗逐出農場；又是勇敢敏捷的獵犬，最能追逐熊和麋——歐洲北部的大麋。

腦威農民不是在他們農場的大小上顯示其財富的，因為許多人沒有足夠的地田，單靠經營農場就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所以兼做別種職業。沿海成千的人都是漁夫，而在木材區附近，森林裏木棚內聚居着採木的人們。許多農民有自己的木場，鋸取木材，漿木和木柴。如果年成歉收，木場常會照顧農民到下一季的收獲。最令人驚嘆的，是各種農具，工具，馬鞍和鞋子都是自己製造的；農人們自己建造房屋和船隻。他們為適應環境，必須各種行業都會做。

有幾處村谷裏，銀匠的技藝，由父傳子，已有好幾世了，而草圖和樣本都是發源於久遠的曚昧時代。我曾經在脫力馬克山谷裏 Telemark 見過精緻的銀細工，我以為在歐洲無論那裏農民自己做的手工都比不上。其他村谷裏，有精於做銅匠的，他們在冬季製造精美的銅水壺，咖啡壺，花插等，出品遍銷全國。木刻，同樣的根據幾百年的遺傳，是一種極進步的技藝。只需一考察古代海盜船上所彫刻的龍和其他裝飾品，還有遺留下來千年以上的古教堂的裝飾，都足以相信木刻是瑙威的一種古代的藝術。在冬天的晚上，農人們彫刻各種物件，常是遐着自己獨出心材的花樣。其他如鑄鐵丁，構圖美麗，製造精巧的燭台，火爐用具都是鄉村的鐵匠所製，行銷全國。

婦人和女孩子採集苔蘚，樹皮，殼果以及

花草，提煉顏料，甚美無比。這種植物顏料是決不褪色的，在瑙威有百年以上的植物顏料染的掛件可以證明。至於刺繡，則以哈登邪Hardanger貨品最爲著名。手工編織的短衣，帽子，圍巾，襪子及運動外套在那裏出產的都有特別花樣，在瑙威市場上銷路最廣。有一小農村專編無指手套，也有出口到美國去的。古時的新娘必須親自繡製她的未婚夫的結婚襯衫，以示他的才藝。差不多每次都有其獨特而鮮豔的服裝，仍在服用，不過現在除了假期和節日是難得着穿的。我在一處孤僻的山谷裏見到一塊用舊橡皮胎做的門毯，割成條子而用鐵梗穿攏。靈巧的玩具，釣魚鈎，異樣的家庭用具在市上都有出售。全國廣大的電氣化爲發展這種小工業的重要因素；這種工業使人民不至於列入救濟單上，因此國家十分注意於它們的發展。



瑙威"著"名"峽"灣七姊妹之一

事實上，瑙威是歐洲婦女有參政權最早的國家，近代瑙威婦女在政治地位上是和男子平等的。除了海陸軍以外，在各職位都有女子，無論在國會，在行政機關，也有婦女經營及享有極大的農場，而在商界中也有婦女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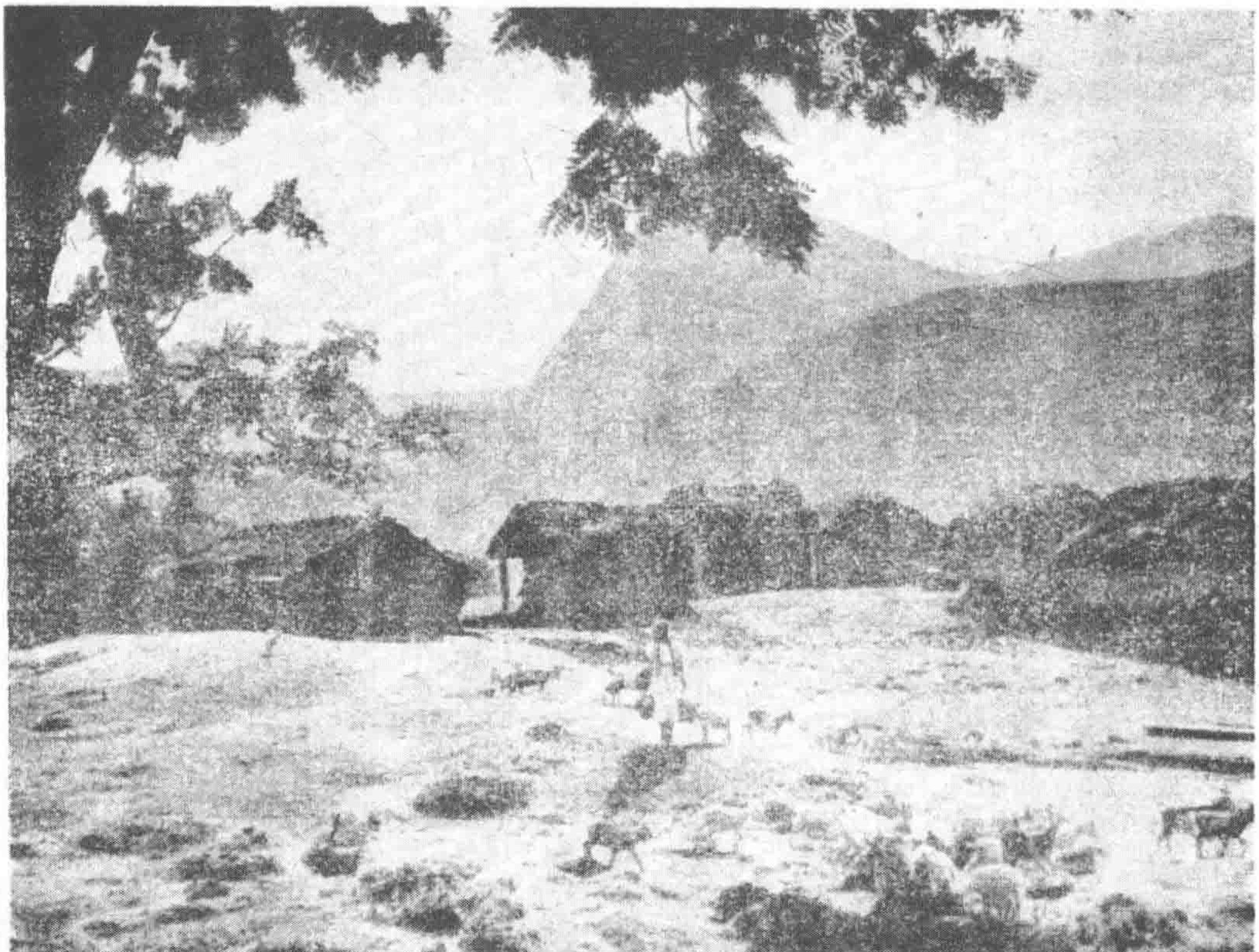
瑙威農場在星期日一天是平靜的。到了星期六下午，合家發動掃除，一切地板都用黃沙和肥皂來洗刷，而將新鮮斫下來的杜松樹枝鋪滿地上。火爐裏生着樺樹枝，發出清香的氣味——人們就會嗅到星期日要降臨了。星期六晚上，青年的人們參加跳舞會，或是他們自己社團裏的集會；他們也許

三六一一二六八

會到最近的公共場所去看電影。

每一個村谷裏有它特別的跳舞和它自己的音樂。我覺得平原上的音樂比較山谷裏的更歡樂，而跳舞比山谷裏的更莊重。我童年時所看見的老式跳舞有幾點已變成現代化了，但是在高山上的人們還是固執着他們自己的音樂。那些樂譜的藍本是無庸疑慮的像它們的山和山峽一樣的瑙威式。當瑙威農民跳舞時，大家認眞地跳舞！他們從地上高高地舉起女孩子，幾乎可以踢着屋椽。有一樁很老的故事關於一處山裏的跳舞。那時演奏一只新的曲子，十分粗獷而且妖邪，竟使人們的血變成罪惡，而終於鬥毆起來。直待有幾個跳舞的人被殺之後，活着的人才發現奏琴的就是魔鬼。這支曲就是仍在流行的「魔鬼之舞」。

樓而達爾 Roldat 人聲稱他們是法國亡命者，也是發現這山谷的後代。他們有一神話，說古老的「階梯形」教堂裏的耶穌



農叢米蠶是高原上的牧場。正值夏季，牧女們住在那裏牧羊，從不下山來探望她們家屬。

三六—二六九

殉難像是由一漁夫在網裏捕得，他不能從水裏舉起來，於是喊遍了所有瑙威教堂的名字，當他喊到樓而達爾的教堂，這耶穌殉難像就輕了，他便提起來放在他的船上。迅速地傳說這耶穌面上的汗能夠醫病，所以幾世紀來，全國的人都到這教堂裏來求治病。牆壁的木飾上，幾千個峨特式題刻可爲許多香客作證。游客常會奇怪那祭壇上只有十一個使徒，他們說，因爲從前建造這教堂時的祖先，不願與猶太有所關係，所以缺了一個。那些古老的教堂面前，常有一「武庫」那裏是古代的農民們，進教堂去禮拜之前，安放斧頭或別種武器的地方。刁滑的人爲避免這條規起見，做成手杖，以斧當作把手。有幾處古老的農場裏還可以見到這種手杖。

在瑙威少數的節日中，聖誕節是最主要。幾星期前就預備祝典，烘蛋糕和小煎餅，還有釀聖誕啤酒。雖然農民們不常飲酒，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如聖誕節，婚喪事，他們也喝酒，不過沒有一邊做工一邊喝酒的習慣。他們喝矮克維酒 Akkevit 一種用山薯做的甜酒，從前在農場裏釀，可是現在是工廠出品了。

大多數鄉下人自己烘麵包，普通是黑麥做的。有叫做「平麵包」的，用黑麥麵糰滾成約二尺圓直徑，幾乎像紙一樣薄，烘得鬆脆可口，是全瑙威人的恩物。這是精美而又能久藏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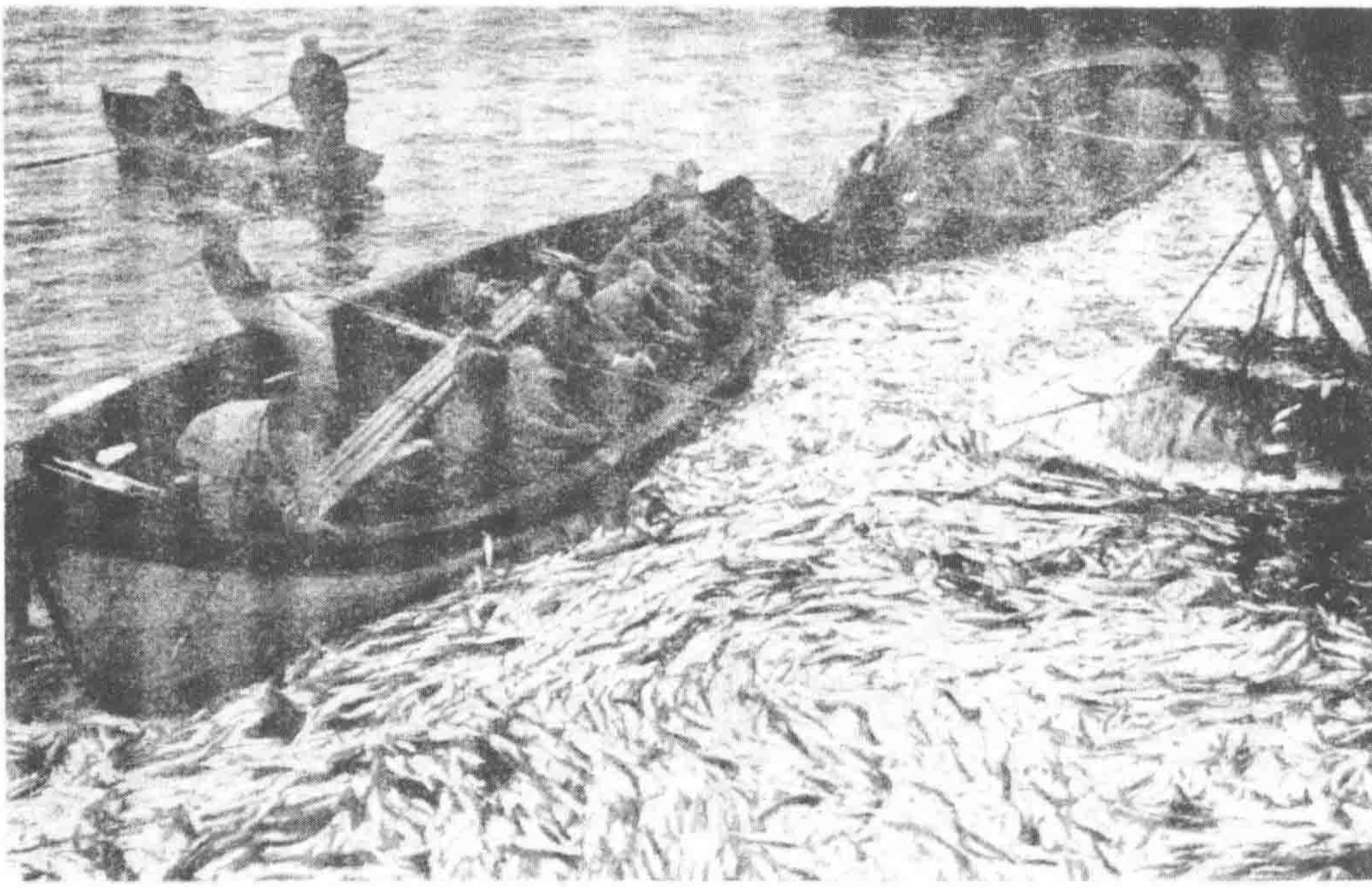
當邪教時代，馬是一種神聖的動物，在宗教節日他們吃馬肉。但自九百年前基督教流行以來，鄉下人也有一種反對吃馬肉的觀念。

乾酪種類頗多，自加了葛樓子和丁香的脫脂牛奶製品，以至肥厚的乾酪。各種魚類也都享用。最著名的泥封魚，是鰵魚用灰汁和水拌製三星期之久。薰魚乾魚以及加香料的魚都是菜單上不可少的精品。

農場裏戶外運動最爲流行。瑙威是眞正的滑雪國家，而且每一山谷裏，滑雪既作鍛煉身體，又是運輸上主要方法。有幾位最好的滑雪家能夠在三小時半內跑三十英哩山路。滑雪運動家每年敍集在奧斯羅Oslo作全國滑雪跳躍及滑雪競賽。雪車在瑙威從來不曾盛行過；它的替代品就是一種雪橇，在後面用十五尺的篙竿駕駛。一種仿自英國的足球流行全國，還有叫做「長球」的有些像壘球。脚踏車和機器脚踏車代替汽車旅行，而機器脚踏車常裝有滑雪用具，以便冬天應用。

汽車，卡車以及公共汽車幾乎全是美國貨；全國約有七萬九千八百輛，或每三十六人一輛。較大的農場常有一輛汽車，但是對于小農場汽車是太費了。許多瑙威農場用舊引擎來供給動力。

你有駕駛過 Sparkstotting 嗎？這種奇特的運輸工具是像廚房裏的椅子，裝在兩



瑙威鯡魚產量極大，是重要實業之一。

根長的銅滑桿上面，前面灣曲着。駕駛者站在椅子後面一脚踏在滑桿上，雙手握住扶手，他以另一脚推動，就有意想不到的速度。這種玩具也可以裝載一個客人和輕便的貨物，在鄉村間頗多採用。我曾在華北過見過和相像的東西，也許就從那裏仿效過來。

曠野的山景，怒吼的瀑布，冰川，山峽以及湖沼，都對于瑙威的農民有一種強烈的影響，即使到目前，農民中間仍有許多迷信。我很清楚地記得孩童時代所講述的怪誕的故事，尤其是關於海裏的魔王，在海洋裏暴風雨的時候，可以看見他搖着半條船。他沒有面孔，只是一束海帶。見到他和聽到他的叫聲就是有人要溺死的警告。如果他跑到漁人的船裏，祗有一撒墳山的泥土可以驅逐他，因爲他是死了的水手的鬼怪，要找尋一處其督教的安息的地方。這類民間傳說仍在盛行；我這次旅行還聽到過。

在瑙威南部，還保存着百把年老的繡花檯布，據說是當是鮫人在聖誕節前夜宴會時，遺留在穀倉裏的。但是火車的叫子聲和汽車的喇叭聲早已把它們趕走了。祗有細小的侏儒，叫做Nisse的還在全瑙威的穀倉裏做家。他是一種沒有害處的東西，穿着紅的斗篷和袴子，還戴着一頂紅帽子。他是喜歡開玩笑的壞蛋；倘不把他好好地供養，他就把牛棚裏的牛奶桶倒翻和在農場裏做出各種麻煩的事情。因此，農夫必得有一份聖誕節前夜的晚餐給這侏

儒，就是將乳酪甕安置在穀倉的外面。第二天早晨碗是空的這就足以證明那些侏儒的存在——除非有人去盤問貓或狗！

我永遠不會忘記小孩時候的恐怖，當那在此冰洋裏的漁夫告訴我說：「在昏暗的冬季裏，天上發現北方的光芒時，揮動白布是最危險的。不信這警告的人們就會毫無影蹤地失踪。不是有好幾千人，老的和小的，在那一帶當冬天發暴風時失踪嗎？」

當歐洲大部份國家讀書還是資產階級或特權階級所專享的時候，瑙威現代的公立學校制已經成立了。在那時候，國家第一件事是幫助年青的人預備宗教測驗。一切學校的由國家統制，而且全瑙威沒一個家庭得不到入學的便利。文盲的百分率幾乎是零。國家和市政府對於教育經費比國防經費化到二倍之多。在中學裏只有能力夠得上的才出學費。奥斯羅大學，脫龍海姆技術專科 Tronkheim Technical College 和愛斯農科專校As AgriculturalCollege 都是國立學府，免收學費的。

在瑙威許多學童都學得一種行業，因此他們以後的生活遭遇無論怎樣，他們常有所靠。這確是一種最實際的「貧窮保險。」

冬天到學校去常是很困難的，有時男女孩子必得滑雪好幾里才到學校。我記得我小孩時，往往在昏暗的早上，「鏈索的一羣」在風雪中到門口來接我。二個大孩子，一前一後握着繩索的兩端，而我們較小的孩子立在他們中間，於是我們在雪履上動身到學校裏去。較大的孩子們看護他們的較小的受護者，勿使他們跌出去，或是在雪堆上坐一忽兒，或是在使他們疲乏的嚴寒中睡一會。還得注意凍了的耳朵，鼻子和面頰，當得用雪去擦那白嫩的皮膚，直到血液重行循環。

有許多學校午餐是免費的，而且有幾處地方孩子們可以得到免費醫治牙疾。因為那些原因，各種稅額是提高了。

在某種情形之下，教育發生了新的問題。幾千年青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女，不能找得他們所學得的工作。近來有一種強烈的運動，就是那班青年回到農村去。在什誌報章間大部份鼓吹着田野趣味。

每一個農民家裏不論怎樣小，總有一具書架。農民都是愛好看書的人。在一切集團裏，不論它的範圍，總有一二爿書店和圖書館。

無綫電對於教育瑙威民衆貢獻頗多。廣播事業由國家統轄，而特別注重於無綫電節目中的教育狀況。去年夏季我游歷到的離開公路五十英里而與最近的鐵路相去七十五英里的內地一個小農村，我給那農夫和他的妻子討論當時重要問題的才能感動了。他們對於世界的事件具有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知道英國市場裏的逐日牛油價格——都是從看報章和什誌以及收

三六一二七二



瑙威耶穌教堂，全部用木築成，有的在的七八百年前所造的。角上有龍頭等邪教的漂號。

聽每日無綫電報告的效果。我在內地山谷裏的一個農村發現一種極聰敏的法則，就是「吃飯不忘學習。」農夫在同牛油一樣大小的木片上刻着字母，放在桌子上孩子們的面前！

瑙威像其他幾個國家，管理它的醫生，藥劑師，牙醫和產婆。全國分成幾個醫學區，每區由一官醫主持。除了監督他們區內公共衛生的一切問題，以及作爲本地的衛生局主席外。那些醫生除營業外得免費給貧民治病，這種制度到現在還存在。國家和地方政府都經營着醫院，育嬰堂，譬如有百分之九十肺癆病人都在公立醫院裏醫治。當我游歷時，瑙威醫院除了私人設立外，對於能夠出費的，其費用每天自五角起至一元二角半。

三十年前成立了國家健康保險，佔有全國人口三分之一的薪給階級的工作人員。投保人付給保費十分之六，僱主付十分之

三六—二七三

一，國家付十分之二市政府付十分之一。

雖然其氣候之容易使人生肺病，使每年損失幾千條生命但因爲那種努力的結果，瑙威人壽命的平均很高。瑙威對於嬰兒死亡率之低，保持着世界最好的紀錄，並且母親死亡率的低度也超過其他各國。

與公衆衛生問題有密切關係的便是公衆幸福。一種老年恤養金的制度已經成立了。一切文官機關的僱員以及其他公僕都得到恤養金，而這種還推行到許多私人企業。一切那種公衆的費用當然需要課收重稅，可是納稅人對於他們的錢獲益很多。政府若有遇到經濟不平均的地方，就替人民設法穩定。在某種情形之下，對于七萬五千以上財產的遺產稅甚至徵收百分之六十之多。因此在瑙威很少大財主，每年進益在一萬二十五百元以上的大約祇有六百人。

也許有人奇怪這樣民主的國家會是一個君主國家。一九〇五年與瑞典和平地分解聯合時，民衆投票贊成這樣的政府。哈康王第七世King Hakon VII以其洞悉國家和人民的情形，和平地住在瑙威統治了三十四年。他對於國家的農業問題最爲注意。在夏季他住在奧斯羅郊外農村的地方。王太子在近郊另有一農場作爲模範建設。

瑙威的方言經過了許多變化。實際上全國有兩種正式的語言——一種叫做力克司馬兒 Riksmal 是丹麥和瑙威語的進化，另一種叫做蘭資馬兒 Landsmal 是當作全瑙威方言的公共的根基，而大部份是根據於古代的斯坎迭那維亞言語。兩種都認爲正式的，在學教都教授。凡是受過教育的人都懂得瑞典語或丹麥語，但是有幾種瑙威方言和力克司馬兒分別太甚，一位城裏人難以使從有幾部份鄉下來的農民瞭解他。大都瑙威人難以懂得南方西脫斯達兒 Setesdal 的方言，因爲這美麗多趣的山谷久已和其他的社會隔絕。幾百年前，西脫斯達兒的青年常在大陸國家當傭兵。近代方言中有許多字採用英語，像「棍」「刀」之類，大概是由於回國的幸運的兵士的習用。實際上各種社會中有許多能夠講英語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經住在美國的或是曾經在美國或英國船上服務的人。

來夫愛力克遜 Leif Eriscon 是瑙威人紅愛力克 Eric the Red的兒子，約於一〇〇〇年到北美洲。一六一九年有一隊瑙威遠征隊到過赫達生灣 Hudson Bay，而於一九三〇年間瑙威人便開始漸漸移入紐約州。自從斯坎迭那維亞人第一次訪問以至開始大量移民，其間祇有八百年。因爲由於商業和航業的關係，與外國有密切的接觸，所以在地球上各處都可以找到瑙威人，但是移民中大多數是到合衆國去的。近幾十年來有好幾千人到加拿大去，而且在南美洲，南菲洲，澳大利亞洲以及遠東也可以找到許多瑙威人的社會。

一八二五年有一帆船在紐約登岸，船上有第一批五十多個瑙威朋友教（耶穌教之一派——譯者註）移民，而最奇怪的還有小數鉄貨。近幾百年中約有七十五萬瑙威人移民到美國，在美國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瑙威之人口幾乎等於其本國人口。除了愛爾蘭，沒有一歐洲的國家對於美國人口貢獻的百分率比瑙威大。現今在美國的，多數瑙威人居住在美尼索太 Minnesota 大可太斯 Dakotas 伊力諾 Illinois 埃奧嘩 Iowa 惠司康新 Wisconsin 以及太平洋沿岸諸州。雖然居住在大城市中心如美尼亞波力司 Minneapolis 和紐約的為數頗巨，但大多數還是農業家，直到經濟恐慌時代，在美國的瑙威人佔各外國籍地主中的多數。「土地飢荒」是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的瑙威人的特性。

瑙威移民貢獻於美洲的開發很多；他們時常選擇粗重的先鋒工作，開墾新土和收拾森林，就因為他們慣於勞作和貧乏的緣故。在美國每一個瑙威人的社會裏他們努力於發展優良的學校和組織他們在美國也創辦了許多瑙威人的專門學校，而且常常維護他們社會裏的病人年老的和窮苦的人們。他們是很好的公民，因為他們守法而又勤儉。

近年來從瑙威來的移民減少了；而且有幾年瑙威人離去美國的要比進來的多。我發覺瑙威全國的農民總有在美國住過的。當然那些回去的瑙威美國人傳給他們許多美國的耕種方法。

在瑙威每個社會裏總有一兩個人有近親在美國的。



三六—一二七五

歐美采風記（七十）

沁明女士

●狗熊的奇趣●

八月三日　八時吃過晨餐，便出發去看『老忠心』間歇泉，果然名不虛傳，還未走近噴泉時，但見蒸氣朝天上冒，從出口處到頂尖足足的有五六十丈高，蒸氣愈向上升，散化得愈開，遠遠的就像一棵奇異的樹，滿身銀色燦爛的花，蒸氣的水珠，給日光照耀得晶瑩奪目，發出透明的光彩，又像雲端裏一束曇花，十分美麗；待去近『老忠心』時，看見幾百個遊客環繞着，仰首上望，還有許多人拿着照像機在拍照，據說每天總有六七千人前來看牠冒氣，平均一天之內，以牠爲對相的攝影，總有五千張之多，可是難得佳作，因爲噴出的熱氣，使照像機的鏡頭糊塗，所拍的照，往往會一無所有，故而遊客多向店中購買，根據以往的統計，平均每季從黃石公園寄出的一萬五千張明信片之中，『老忠心』的照相總佔其中的大多數；再看路旁豎着一塊木牌，時上面寫着『老忠心下次發作當在……』接着下面是一個鐘面長短針指着幾點幾分，叫遊客們知道準時刻，可以前去看牠噴吐煙霧，這也是政府管理公園設施週到的地方。

我們在『老忠心』前面賞鑒一番之後，隨即登車沿間歇泉的灘地(Geyser Basin)向公園的北門開去，一路之上，所看到的風景可以說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無怪乎每年前往黃石公園遊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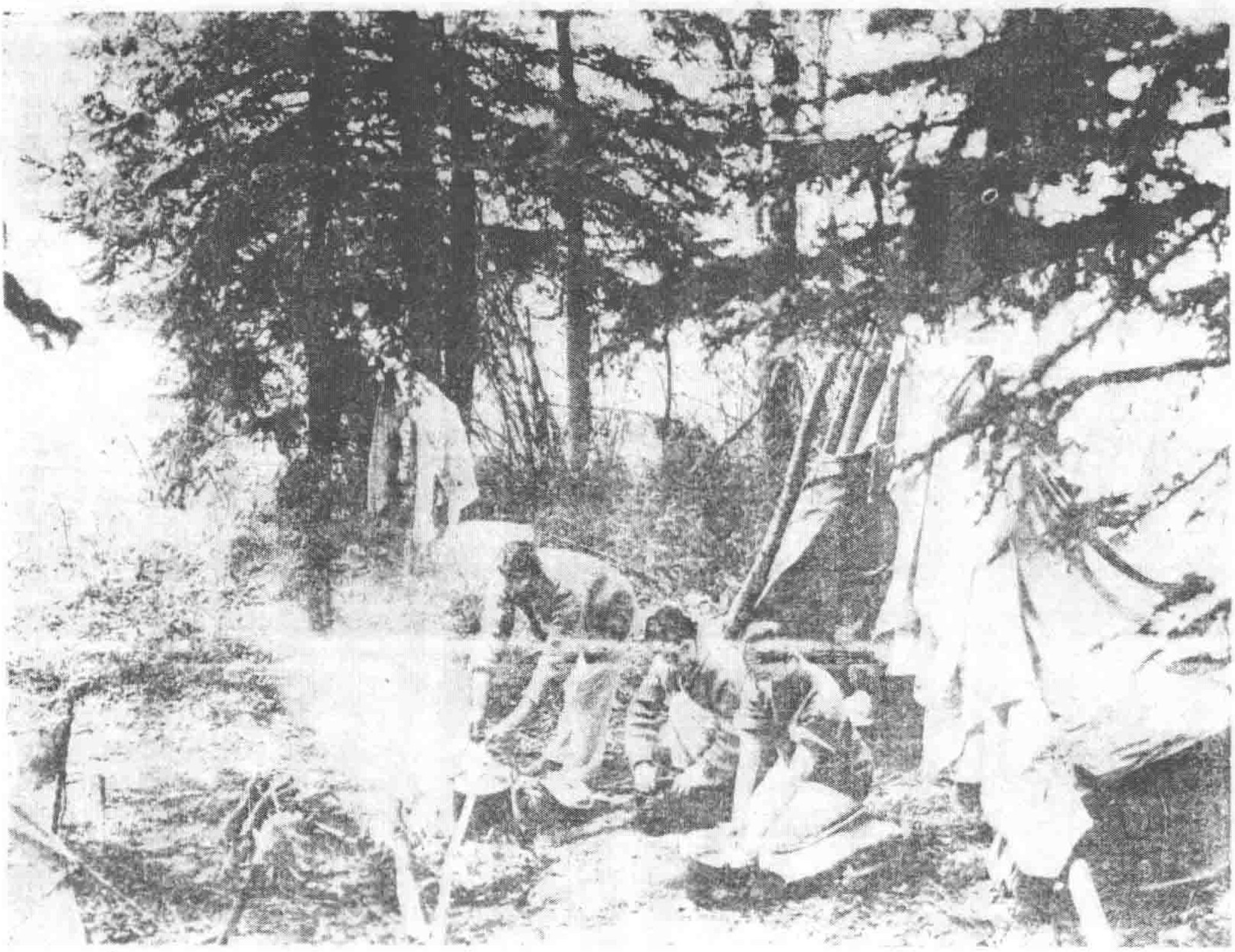


「老忠心」何時再發作？在從前是遊客們的啞謎，自從設置了公告牌以後，已經不成問題，祇須按每六十三分鐘發作一次的距離時間推算，總能看到這稀世奇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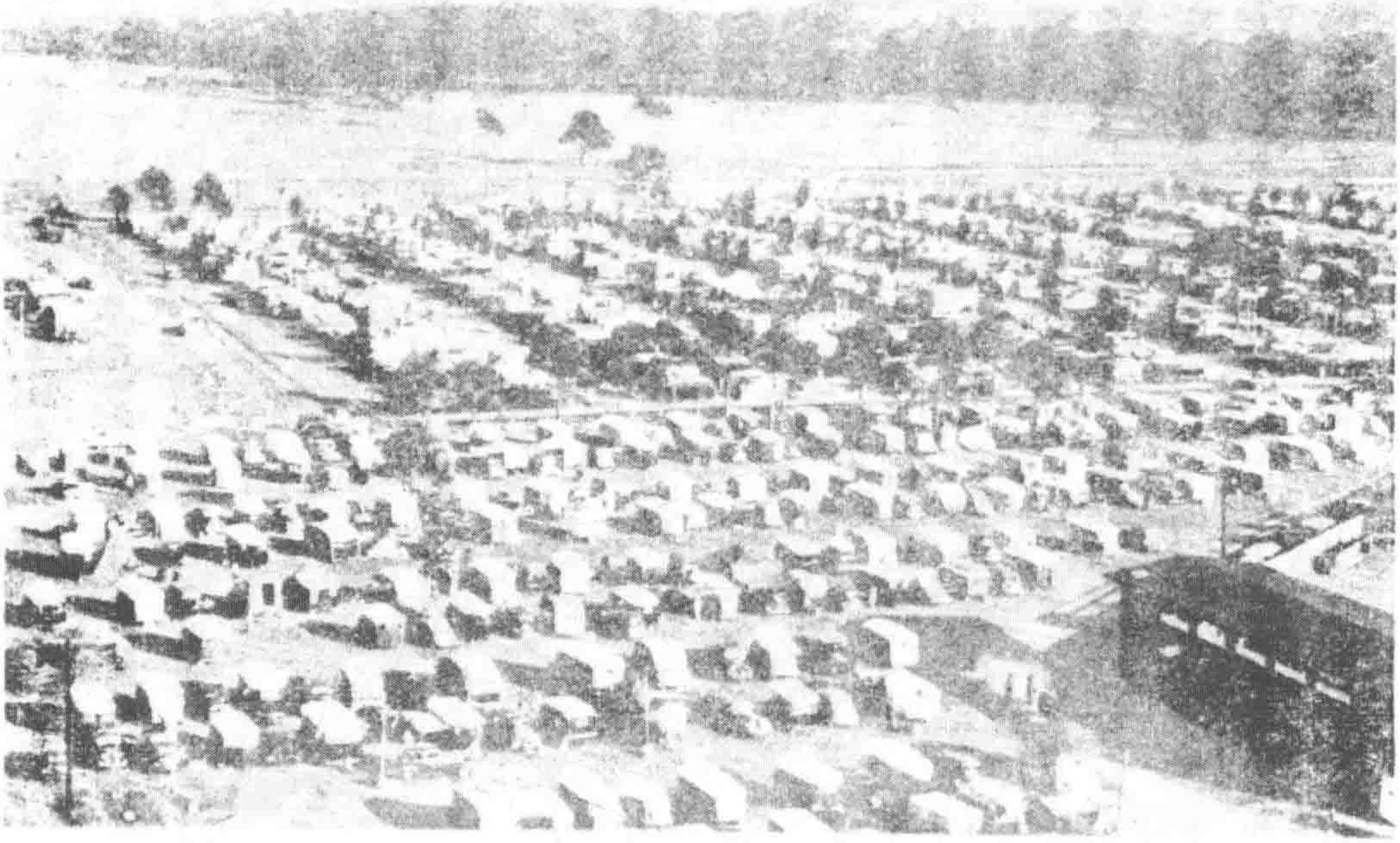
三六—一一七七

的人數，總在二十萬以上。從每年六月至八月很短促的一季之中，黃石公園開放給遊人，裏面有三千個大小的間歇泉和温泉，有各色各樣的山谷與巖石，有雄壯秀麗的瀑布，有一萬九千頭的野獸，這三千五百方哩的天然景緻，橫跨歪臥敏(Wyoming)挨打禍(Idaho)及蒙坦娜(Montana)三州的境界，一般的遊客多半遊覽各處公認的名勝地點，而不走出大衆所必經由的路線以外去，若是照這樣的觀光方式，大約祇需三天半的時間，便可以將公園內最有精彩的勝蹟，全部看到，然而亦有少數的遊客，或者因爲他們是再度來遊，或則他們的目的，祇在休養或消暑，而不在觀光，那末他們不一定處處都要去到。通常他們進園之先，早已決定了一個他們認爲最適宜的據點，然後從這中心點出發去尋找他們最愛好的娛樂。譬如有人專爲釣魚而往的，他們自然會在垂釣橋(Fishing Bridge)的附近住下，每日不作別事，從早到晚，祇是去開發新奇的釣魚所在，又如專歡喜爬山的朋友，自然是駐紮在多山的地帶；在黃石公園內可以搭帳棚及停駐

營帳露宿的生活，的確是亟饒興味的一種養生之道，樹林中的乾柴遍地皆有。湖邊的水清潔香甜。就地爲炊，其樂趣可想，而最引人入勝的，是出發之前，籌備臨時應用各物，熟思遠慮，唯恐忘帶一物，結果每每仍多缺少，不得不臨時設法；過慣了正常安定生活之後，試試這種不便適的生活，却也變換環境，清醒腦經、



三六一二七八



據統計數字，美國約有三十萬家庭，是居住在汽車拖車中，遊牧式生活，到處爲家；他們移動的目的，大半是如遊寒或避暑，少數是爲避乃房租地捐的頁屬；此種拖車內款食起居一應設備，無不具全，如間淋浴室，乘廁所，床舖，衣爐，煤油，寢，瓶線電，桌椅筆是。

汽車拖車（美國人叫作Trailer英國人稱之爲Caravan）露宿的空地(Camp Grounds)共有九處之多，但是公園的規則，禁止在任何一處空地上，露宿至一個月以上之久，更不得在地面建造跡近永久性質的住所，並須嚴守清潔的章程；此外，遊客如願意得到相當的舒適，而不欲與『大自然』爲伍者，則有黃石公園公司所經營的四家旅館，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位旅客，和幾個集團的木房子，如同我們所住的，在這種木房的服役的員工，除公司常僱的少數職員外，每季約有大學生九千人爲賺得下學年的學費用項，向公司要求擔任臨時僱員，這九千人之中，祇有八百人被公司僱用，於此可見美國人勤工儉學，圖自力生存的精神。

到達北門之後，卽向守門職員說明我們要送徐君上火車，一俟徐君登車啓程後，我們仍舊要囘到公園裏轉向西門去，守門的人當時發給李君和我們各人一方入門證，並指點我們到火車站去的路由，及到達車站，徐君去打聽火車的行車時刻，我們便在候車室內翻閱雜誌報章，等徐君購得車票囘來，然後同返北門外，在一家咖啡室內略進茶點，互道珍重，握手話別，徐君在半小時之後，將由此地乘坐火車前往西雅圖，候船囘國，我們則尚須囘到東方，買舟橫渡大西洋去歐洲，就此如勞燕之分飛，背道而馳；我們一行中，又少了一個同伴，相處多時，一旦分袂，彼此不免黯然神傷，我們送

三六一—二七九

別徐君後登車進北門一路向西門駛去，車中談起徐君平時最愛吃蘋菓餅(apple pie)，又歡喜口中哼哼不已的唱電影中所胎生的最新時調，回憶一路來，大家非常快樂，以後聽不到他的洋歌，看不到他一連吃兩三張餅的神情，總不免要引為憾事的，即使要和他開開頑笑，請他唱兩句滑稽的西皮二簧，也會可惜他沒在面前呢！



黃石公園的遊客，多半是誠心去能鑒秀色的志士們，所以都不辭免苦，不畏[illegible]跡，非盡其所有，一覽無遺不快，因此他們聽鑑導員的解釋，字字金玉，無不深入耳鼓，有的隨時還要發問，足見他們求知心的急切。

我們一路相處多時，共嘗甘苦——特別是回憶到他在蒙特理沃旅館中因為我們而致滿身膩皂，飽受委屈的故事——現在祇剩他一個人孤伶伶的，尤其那時車站上冷落得空空如也，不見什麼人，我們離開了他，自然有些悵惘，三個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覺錯過了沿途許多的美景，幸虧修提醒，否則豈不是讓情感躭誤了我們的正事！

這是向曼麥站進發的途中，曼麥(Mammoth Station)是黃石公園中最熱鬧的大驛站，途次我們經過了養鷹和養鶚的山峯(osprey and aerie)這一帶的岩石險峻，山脈起伏，儼如鬼谷魅域，許多神鷹繞着山峯在飛翔，使人想起古墳墓地中梟鷹啄食死屍可怖的情景，這一段路遊人稀少，大約祇是為上下火車者所闢的路徑；後來漸漸的開入熱鬧地帶，纔見三五成羣的遊客在路中徒步前進，少頃，我們經過那雄偉壯麗的大峽谷(Grand Canyon)，谷的兩旁是巉崖削壁，石頭都給硫黃質熏染得五顏六色的，頗有奇趣，絕壁之間是莫測高深的窄峽，風景殊值得留連，因即停車下來，到懸崖邊上俯望，並順着那修整的小路步行到建有天橋的地方，走上那用鋼骨水泥搭成的高台(Point Lookout)，從正面去看那崎嶇不平的山澗，祇見澗

中水流至急，瀑布層層，有的瀑布一落千丈，瀉水如帶，那卽是上瀑(Upper Fall)有的瀑布如水閘驟啓，滾滾而流，如黃河決了口似的，那卽是巨瀑(Great Falls)，此外其他的小瀑布還有不計其數，上遊的水深而綠，下遊的水淺而濁，大約是衝下來的水，其中所含黃砂成份很多的緣故；我們留戀美景，不期天色將晚，拾級而下瞭望台，沿着山澗走回停車之處，當時的先決問題是找一餐館吃夜飯，飯後既不能趕路，又不能遊覽，便就旅館住宿一宵，以待天明。



由「藝術家的駐點」(Artist Point)遙望下瀑(Lower Falls)，兩旁的巖石面上所見的，是墨黑，綠黃，淺灰，粉紅，及珠白，各種生動色彩的一個總和，美麗如畫，誠然是值得看的。

八月三日　早餐後，整裝出發，經過麋鹿藪(Antelope Creek)鱖魚溪等處，都曾下車流覽一番，遠處未能看得清楚，祇抱怨身畔沒有千里鏡，否則定要將許多車子不能到的地方，看個仔細。當我們在一座森林中時，行至一處，看見一隻黑熊站在道旁，雙目炯炯朝着我們的車子直瞪，我們盼望和黑熊(grizzly bear)接近玩玩，已非一日，於今不期巧遇，自然不肯輕易放過，祈時停下車來；這些黑熊都已非常馴熟，游落用菓餌餵牠們，已成習慣，因此車子剛停，黑熊便走上前來，靠攏汽車車廂直站起來，用前面兩隻腳掌，搭伏在車窗上，一邊舉起右掌，好似招手一般(bear's hand-out)，一邊張嘴露舌，表示討東西喫，可巧我們車中帶着一包蛋餅，預備趕路肚餓時果腹的，便一塊一塊的請了牠的客，不想熊的食量很大，區區食物，豈能滿足牠的食慾，一口一塊，囫圇吞下，還是饞涎滴滴的向我們望着，這時我們祇剩下一包水菓，是我們自備的最後糧食，因為看牠實在有趣，就說取一隻蘋菓與牠罷，豈知修將一袋水

菓提在手中正待打開探手入內取時，冷不提防，竟給牠整個兒袋子一口奪了過去，說是遲，那時快，牠已至路嗬旁，連紙連菓子，慢慢的喫個乾淨，我們看了又好氣，又好笑，祇好說：『任牠喫了，橫豎到了下一站，再好買的！』我們旣已盡我們所有，報效給牠了，後面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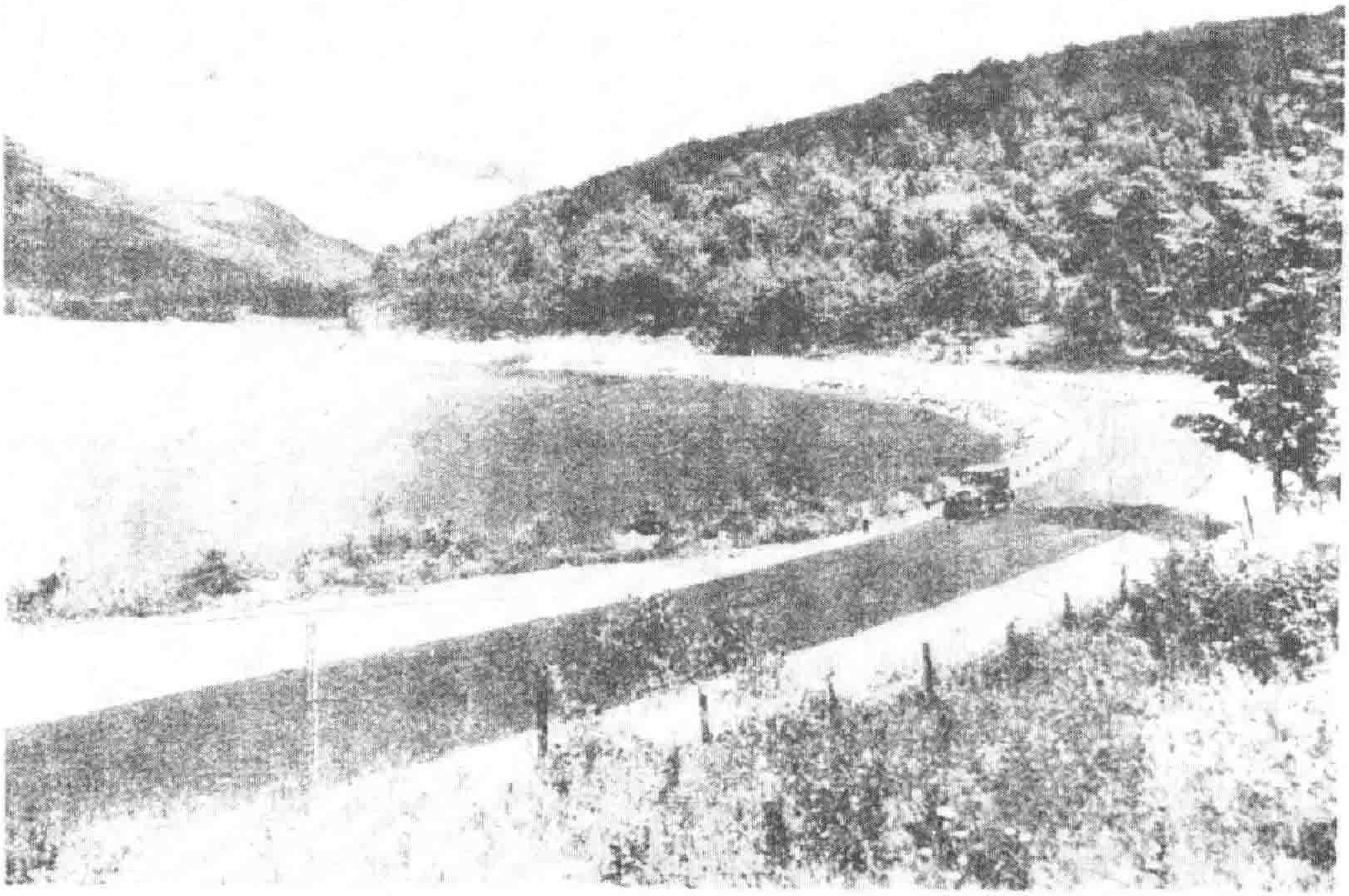
熊在黃石公園中，既多且馴，常在住宿區覓找食物，在拉圾堆中翻爬，公園劃有間定的喂食場，餐日到遇食的時間，所有的熊都園聚樹來，有黑色的，有樓色的，有肉桂色的，有灰色的，牠們並不陸害遊客，如果不虐待牠們，是很發嘸的·

土揚處，跟首又來了另一輛車，緊接着我們的車停住，我們見後繼有人，便撥動機器向前出發。

一路上飽為賞察山水實在可愛，不久沿着黃石湖（Yellowstone Lake）的湖濱行駛，見湖中水淺之處，許多人站在水中，持桿『摔釣』（Angling），水深的遠處則有汽輪的渡船，徐徐開動，洋洋大觀，心曠神怡；少焉經過公園新闢的路線，移山開道，與革良多，這一帶地處偏僻，黑熊出現又比較多些，可是身上沾汚了爛泥，沒有前次所見毛色光亮的黑熊來得可愛。

沿途空氣清鮮，景物宜人，不在話下；十二時許，開抵曼麥站，這地方有美國開國先鋒（Pioneers）墾殖西部時，所築的黃石堡（Fort Yellowstone），當初開始經營黃石公園，監工的第一個總部，也設於斯；那時，黃石公園還不過是一片曠野，政府為便於管理起見，特地派專員駐紮在是地，至今政府機關有專員公署（U. S. Commissioners' Office），有國家公園管理分局，有氣象報告所（Weather Eureau），有公路管理局，有黃石公園博物院，有郵政分局，有禮拜堂，大凡在公園內經營的各種商業公司的總號，如卜萊奧（Pryor Provisicn Stores）如海恩斯（Hayres Picture Shops）也都設在此，此外則醫院，交通總站，無不應有盡有；我們下車之後，走入博物院參觀，該院內搜藏關於紅印度人的文化及開

三六—二八二



黃石面臨阿不沙羅伽山(Absaraka Mountains)，風景絕麗，尤其是當月色皎潔的夜晚，足令人頃倒；湖的面積約有一百四十方哩，在公園中部的東南角，相傳古代的黃石湖，佔如今面積兩倍以上，南接蛇江(Snake River)，北面的岩石邊岸，經地底的瓦斯和蒸氣衝破湖水居高臨下，因此能夠貫通巨巖(Grand Canyon)，穿窬而過·

發西方時代的遺物極其豐富，餘下就是經營黃石公園歷史上的各種考證資料。院外陳列幾輛殖民時代所用的牛馬車，有的是布蓬大車 (Covered Wagon)，有的是無頂的木車，我看完博物院後，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整套的動物標本，標本都是美國所特有的鳥獸，詳細註明其棲生的地帶和簡單小史，從這部份搜藏標本中，可以看出黃石公園所以蟬連各種動物生命線的用意，因為其中已經有幾種將近絕跡；緣於政府早未注意而妥加愛護，以致日漸稀少，譬如野牛，如再不設法延長牠們的種類，將來終不免有消滅的一天呢。

出院後，看見鹿角屋"House of Antlers"，是一座高齊人身的小房子，全部用鹿角造成的，和我國故宮博物院中所見的鹿角椅的建搭方式相倣，大約總有萬把副鹿角，走到裏面，居然也嚴密得很。

鼻麥最負盛名的景緻，是溫泉區域(Hot Springs Region)這地段內的驚人奇跡是：大的溫泉，鎔岩的山，迴旋的層臺 (travertine terraces)，冰河時代的遺跡 (glacial drift)，愛佛山 (Mount

Everts係古代沈澱物堆積而成一千尺高的水成岩），還有可以乘坐汽車前往遊覽的幾處名勝，爲自由巔"Liberty Cap"，如魔鬼的大指姆"Devil'sThumb"，魔鬼的廚房"Devil's Kitchen"）等我們也一一的去看過，以上這三處第一處是怪石形似茶杯的，後兩處是由岩石地面豁縫，走進地下去，裏面像山洞般的窖穴，頗似一間廚房，還有一塊大石頭，簡直是巨靈掌首屈一指，看過之後，攀援木梯走上地面，接着便去看各種層臺。

曼麥層臺，實在是看了令人生敬畏之心的奇跡，我們可以爬上去沿着那些冒熱氣的水池走着，瞧陽光映照水面，發出各種豔麗的色彩，深的溫泉多半是顯油綠色，硬殼多半是極好看的結晶體，池中常見一團一叢的草（甚至於花），給飽藏礦質的泉水泡浸多時，梗子和葉子都像鍍了一層銀霜，確是在任何一種境況之下，所不能看見的現象，因爲溫泉的水從地層底下帶上來大量白色的礦質成分；積少成多，慢慢的堆成鑲嵌着花紋極美觀的層臺，久而久之，竟高聳入天際。或龐大的高樹也被吞圍住了，層臺的邊上，源源不絕的躺着熱水，層臺的各處遍長着一種極細微，形似海藻的植物，內外幫助礦質成份的沈澱，爍染成紅紫粉藍各種色彩，美奐絕倫。



道境層臺「(Pd Jpit Terrace)及木變石的樹枝(petrified trees).

層臺中面積最廣，而又號稱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要推木星臺（Jupiter Terrace），這臺上的泉水，雖則最湲時，不過到一百六十三度的溫度，可是因爲地面底下蘊藏着大量的炭酸化氣，時刻要鼓動作祟，以致層面的水，總像是煮滾了似的起泡沫；次大的要算安琪兒臺（Angel Terrace）不過牠沒有什麼特殊之點，値得我們詳細欣賞的；此外，則有『更上』層臺（Excelsior Terrace）海門層臺（Hyman Terrace）彌奈佛層臺（Minerva Terrace）等等，我則以爲克麗妖濟得來層臺（Cleopatra Terrace）的圖案爲最古怪，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牠的礦質成份幾乎完全是石灰，經過長時期的堆積，積壘成邱，光彩如大理石，堅硬若鐵，取名叫「互山』"Travertine"泉水面上所浮呈的質地，不消一兩天，便結成一層厚厚的外衣，因此牠的儲存率極迅速；這種地層上的特殊現象，我想地球上任何別的地方，恐都不易見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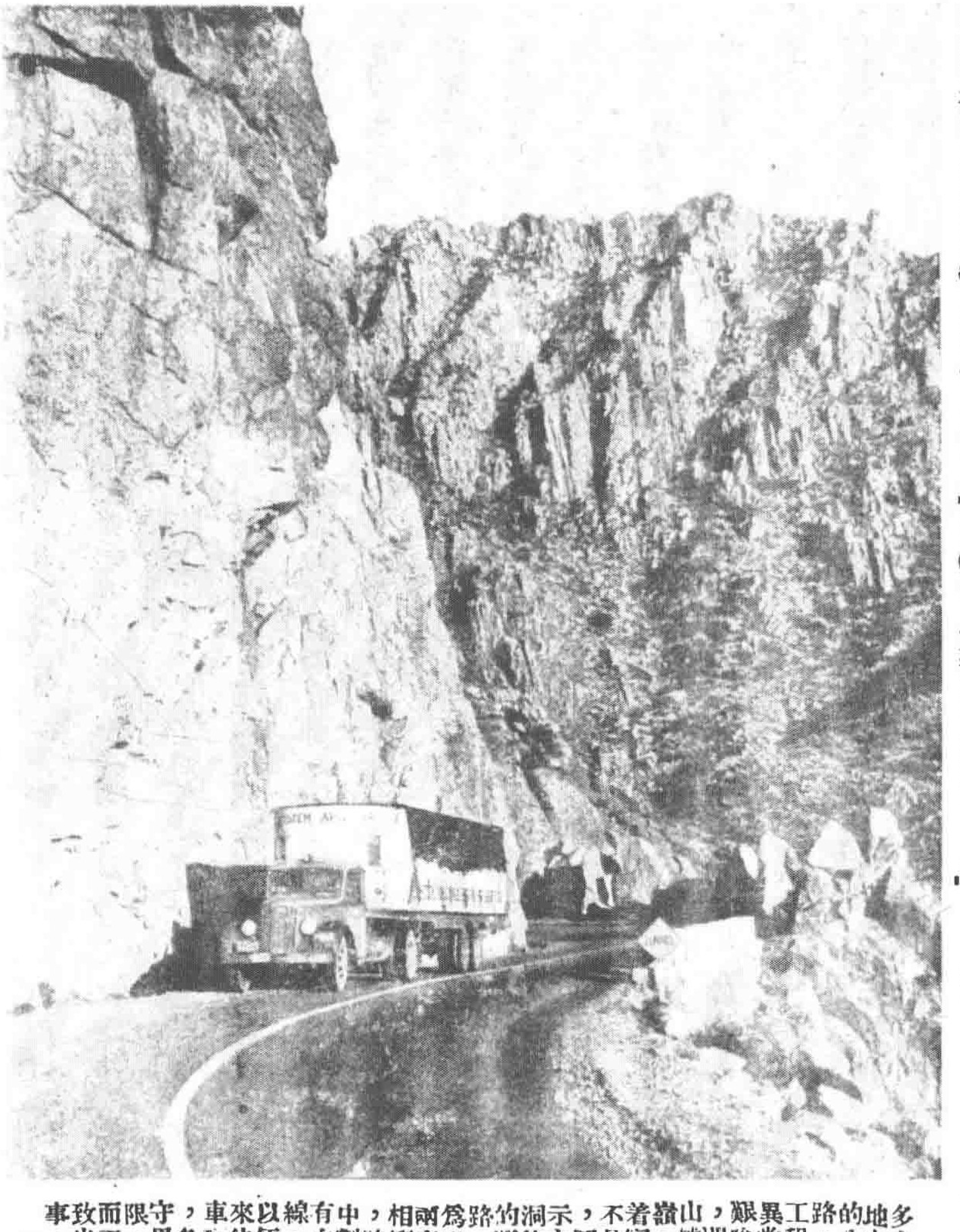
看完屠臺之後，腹中漸覺饑餓，急找一所餐館進午膳，這是大旅館的餐廳，佈置得很堂皇富麗，我們就窗旁的一張方桌坐下，拿起菜單一看，見定價頗昂貴，懊悔沒有就買些麵包水菓之類喫了，要經濟得多，可時當時已經坐下，也祗得每人叫了一份公司菜，是一杯蕃茄汁，一盆湯，一道魚，一道鴨，一道點心，然後一杯咖啡，每客二元，喫得很滿意，同時我們留意同座的客人，都穿着的很入時，進膳時，從容大方，絕不像在紐約時所見一般小飯館食客，如同熱鍋上螞蟻一樣，急忙吃完即去趕事，這裏可以看見他們一邊談笑一邊徐徐的領略飲食的滋味，使我們感想到美國人平時的辛勤，以勞苦賺換得來的假期與使用的金錢，作為休養身心的報酬，尤足見他們工作時的認眞，和遊樂時的盡興，不似我國人終年到頭，無時或刻不在孳孳於名利，不善于利用他們所賺來的金錢，殊為可憫，反之，我國亦有一部份游手好閒之輩，則取另一極端，平生不事生產，天天以嬉遊為務，亦甚可惋惜的，我們吃這一頓飯，得了一個很好的教訓，就是我們平日工作應當努力，以期隔若干時，能獲得一次休假，並儘量利用這休息的機會，恢復身體與精神的健康狀態，以便假期滿後，再好好做一個時期的正事，這樣，工作的能力，不但不會消滅，並且可以長此維持水平線的常態，於個人，於社會，都有莫大裨益的。

飯後，到旅館內附設的商店去看看，這裏面紀念黃石公園的物品種類繁多，珍奇雜陳，目光繚亂，流覽一遍，唯覺其美不勝收，我看見那大幅的白熊皮地毯，十分可愛，近前去一看標價，要美金二百餘元，祗能朝牠望望，走出旅館，登車再度向間歇泉的區域 "Geyserland" 出發。

途中經過爛泥火山的噴泉口 "crater of mud volcano"，下車走上欄橋向下看，祗見一個大窪窠，裏面爛糊漿似的黃泥，直望上泛，像煮麥片粥似的，也無甚特別，上車再走，約在三時左右，抵達老忠心大旅社，入內索取幾份關於由紐約開赴英倫的大西洋船隻行期表和輪船公司的廣告品，以便參考下月赴英時，如何購買船票，向該旅社的旅行部詢問一切後，順便參觀各處，這旅館的建築，全部是用兩尺直徑的木椿搭成，外面的形狀彷彿是一座玲瓏的樓閣，古雅耐人尋味，因此住客如雲，川流不息，但是牠的優點在環境幽雅，必須在裏面住宿飲食，方能充分領略其長處，我們隨便的巡禮一番，是不能辨別牠與衆不同及舒適的特長的。

在一英哩長的地段內，位置着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各種間歇泉其顯著而有單獨名稱的計為海綿泉(Sponge Geyser)，河邊泉(Riverside Geyser)大泉(Grand Geyser)巨泉(Giant Geyser)，矩形泉(Oblong Geyser)穴泉(Grotto Geyser)古堡泉，(Castle

Geyser) 愛神泉，(Valentine Geyser) 暗礁泉(Ledge Geyser)等等；其最小的間歇泉每隔數分鐘發作一次，還有許多溫泉眼如朝陽泉眼(Morning Clory Hot Springs) 如龍口泉眼(Dragon Mouth Spring)等等，或泉流如湧，或每隔一兩分鐘，向空中噴射泉水達兩三尺高，實則此類泉眼，也不外乎是一種未醞釀成功的間歇泉；此外再有更歧形的地質變化，便是大片的溫泉池，如火洞江(Firehole River)兩岸全是發洩蒸氣的空隙，又如餅干盆地(Biscuit Basin)上，除了直冒熱氣之外，還有許多圓形的土壁，薩派恩池(Sappinc Pool)和凱卜勒小瀑布(Kepler Cascades)也都有其特殊的地方，至於翡翠湖(Emerald Pool)油漆罐(Mammoth Paint Pots)和怒吼山(Roaring Mountain)等，則更是不可不注意的異跡；附近還有彭僧山(Bunsen Mountain)，相傳蘊藏着大量的煤氣，塚山(Sepulche Mountain)，風景絕勝，亦都有馬鞍橋形的小路，可以直達其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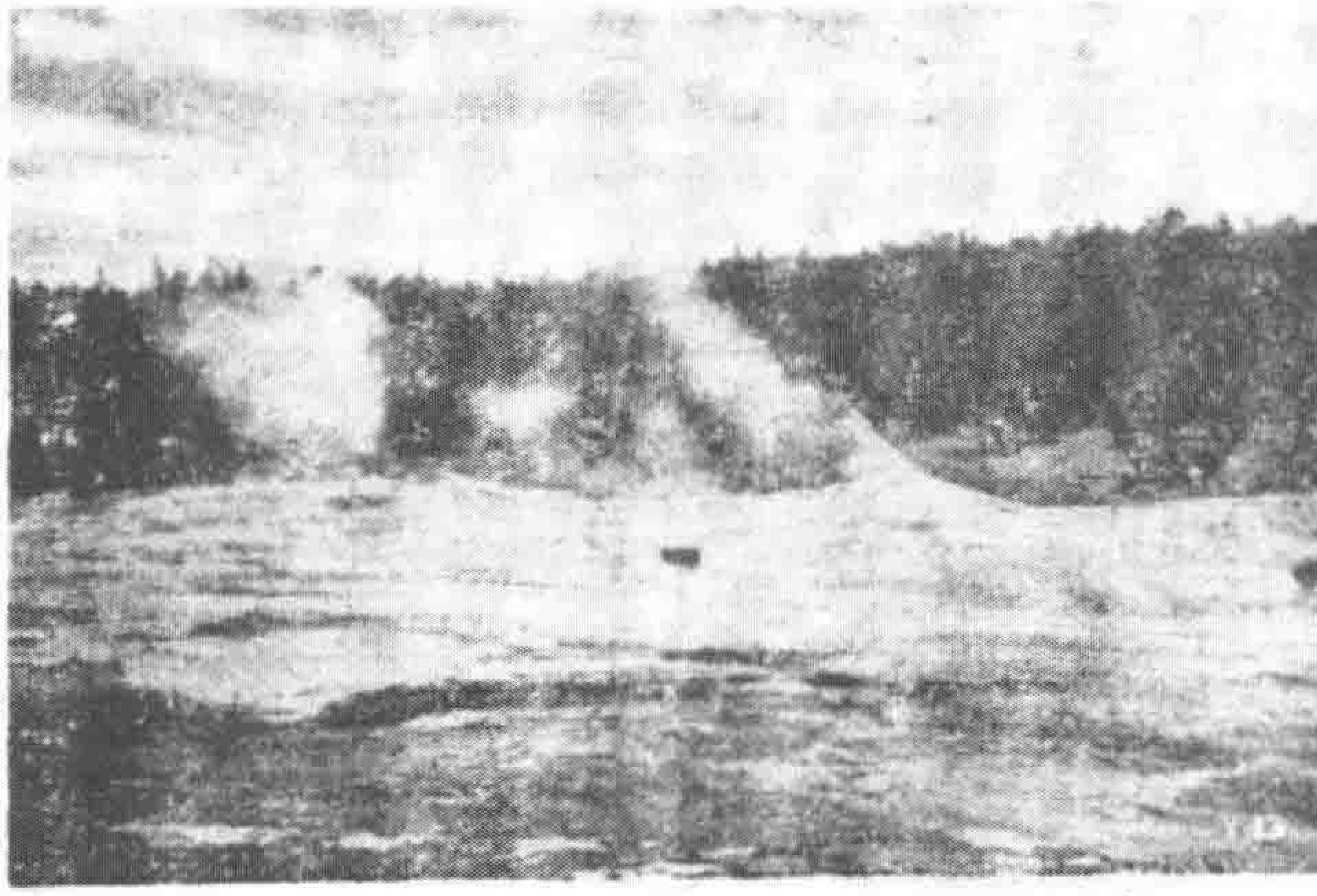


事致而限守，車來以線有中，相兩爲路的洞示，不着嶺山，艱異工路的地多
・出不，界各無往便，白劃路衝車恐，灣後山圖易實，越開險常程，公方山

看完這些地方，便動身向西門出發，一路沿溪駛進，溪水很急，溪內站着許多人，水深至膝，手中持竿釣魚，脚穿長統靴，長可及膀，把鈎子向水面拋去，引誘那愛鬪的鱒魚上鈎，這鱒魚的性情，喜歡逆水往上游，所以非活水不能生存，牠又是極端靈活的，不易叫牠就擒，鈎鱒魚須用一種

三六—一八六

形似蒼蠅的錦鷄羽毛，利用牠喜歡搶奪的心理，騙牠上鈎，釣者非具有嫻熟的藝術，難得一尾。我們停下車來略爲注意一位技術精良的釣者，運用靈巧的手腕，釣到一尾花點的鱖魚(speckled mountain trout)估計斤兩總在三磅重左右。



巨泉號稱世界最大的間野泉，能噴水達二百七十五尺的高度

●巍巍乎金門巖的雄姿●

行不多遠，看見兩座削壁，矗立於前，汽車道便在懸崖中間穿過，這就是『金門巖』(Golden Gate Canyon)築路工程的偉大，看到這一段，可說是歎觀止矣；走出金門巖看見『淳糙瀑布』(Rustic Falls)，一條白水從那粗揣的岩石上傾注而下，約有五十尺高；修因爲他在金城銀行服務，覺得這金門巖形勢的雄壯，大有『金城湯池』之意，想到這種風景照片，如果用來作該行廣告中的插圖，可以使讀者發生一種鞏固穩妥的心理，提議下車留影，以備日後如果得用的時候，可以取出應用，拍攝數影後，即上車再向前進。

開出西門後見一座玄武岩石砌成的牌坊，上面横幟着『爲國民的福利與享樂』數字，"For the benefit and enjoyment of the people" 穿過這座牌坊便是康莊大道山明水秀景物宜人，有詩爲證：

『曠野的呼聲不在海，
　乃來自西方，曲徑是開懷的；
　我的汽車是古堡的鑰匙，
　啓放西方的世外桃源於我之前。』

The Call of the Trail

"The call of the wild is not over the sea
It comes from the West, the Trail is free
My automobile is the castle key
That opens the western world to me."

又云：『叢山疊翠在遙望，
　平原起伏無定時，
　從古道的呼聲向前路去，
　西方的絕景前是新鮮。』

"The sweep of the hills in their distant view,

"Nor the roll of the plains I never know,
Till the Call of the trail lured me to view,
The wonderful spots where the west is new,"

我們出公園後，向南進發，至六時半開抵包克脫羅城（Pocattello）。在惠民旅館（Whitman Hotel）住下，這家旅館是新近落成的，陳設尚新穎，房金雙人房是五元，單人房是三元，放下行李，洗盥完畢，就出外至大街上一家中國餐館吃夜飯，這家飯館的老闆是廣東老，見我們入內，喜得他眉開眼笑，高興萬分。我們點菜時，他定說要做個小小的東道主，我們那裏好意思白吃，當下叫他配了二元錢的飯菜，他接了吩咐，趕忙進去，自己動手烹調起來，摸挱了半天，端上桌來，是四大碗菜，一碗湯，精緻得很，我們一邊吃，他站在桌旁陪我們談天，很親熱的，知道他的名字叫湯定述，曾在南京居住過多時，飯後告辭出來，回旅館洗澡安憩。

久大出品 旅行必備

海王牙膏

精鹽牙膏



西南攬勝

Scenic Beauties in Southwest China

本書係將西南川黔滇湘桂五省之簇新姿態，以圖景表示。全書銅圖二百餘幅，均由名攝影家郎靜山先生實地攝製・異常名貴。說明中英文並列，全書二百餘面・用上等美術銅版紙印刷，精裝一冊，現已出版。印書無多，欲購從速。

中國旅行社發行

蜀道難

張恨水

（九）入峽

在長江下游乘輪船，只會感到一些船行時震撼。到了川江，那就不然，船開了，客人可以聽到隆咚隆咚的響聲。一來是船的碼力加大，二來是水流太急。玉貞睡在床上，也是聽到這隆咚的響聲，從夢寐中驚醒。睜眼看時，雖然同艙的人都醒了，也有人穿衣起床，可是艙頂蓬下的電燈，還燦然的亮着。抬起手表來看看，不過五點鐘。雖然初秋天長夜短，也可見輪船是東方發亮就開輪的了。這床下艙板上，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起的，已經有兩個僕婦形的女人，在這裏展開了鋪蓋睡覺。這時，兩人彎着腰亂捲着行李綑。艙門是因爲人多，始終是開着的。玉貞下床來，走到艙門口站一站，那茶房帶了笑容，已經走過來了，點着頭笑道：白小姐起來了？很好，船還沒有進口呢，現在是剛到西壩。說着，他手上捧有水壺洗臉盆。走到艙門口，對裏面望了一望，笑道：白小姐，爲了求得洗臉漱口痛快一點，我看，還是在這欄干邊洗臉罷。玉貞回頭看看艙裏，人一起來了，又覺得裏面是身體塞滿了。只得在網籃裏清理着臉盆漱口盂。到艙外船邊上來洗臉。因爲這裏接近船頭，船邊上已無法展開鋪蓋，只堆了些裝運機器零件的木箱，這倒正好放了臉盆洗臉。就是這一點時間，輪船已把宜昌市擲在舵後很遠去了。玉貞漱洗着，向江上看去。長江到了這裏，微微的一曲。北岸原來無山，離開了宜昌一二十里，北岸也就山峯突起。由所站的地方，順了船頭前進的方向看去。但見兩岸山峯對立，長江一條水，在許多山峯的脚下，吐露了出來。長江的最遠處，就是山峯抱住，好像前進並沒有路。近處的長江，夾在兩邊山縫裏，倒像是一條很寬的巷子。正看得有趣，茶房捧了一玻璃杯熱茶，送到玉貞手上，笑道：白小姐，這就進了峽口了。一直到重慶，兩面總是山。玉貞道：一過了宜昌就進峽口嗎？茶房道：是的。下水船一出峽口，就到了宜昌，那是很感到興趣的。說着，他和玉貞倒了水歸還洗臉用具。不一會工夫，他又端了一把小方凳子來。笑道：這是我在經理室裏借來的。白小姐可以坐着看看風景。不用了請你帶回房艙裏去。船上人太多，若不小心，一轉眼就沒有了。玉貞很覺得這茶房伺候週到。心裏想着，也許他看到我像一個有錢的旅客，希望我多給他幾個酒錢。這也不在心上，手捧了茶杯，慢慢的喝茶，賞鑑峽中風景。坐了一小時，那茶房又笑嘻嘻的來請到大餐間裏去吃早飯。玉貞道：我們

坐房艙的人，可以到大餐間裏去吃飯嗎？茶房道：船上是三種廚房，一是大餐間的，一是官艙的，一是房艙統艙的。官艙裏的飯客人可以隨便加入去吃。到岸的時候，加一分火食錢就是了。玉貞所怕的是茶房恭維過分了，自己不好處置。現在茶房說，加一分火食錢就是，這倒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參加。因之也不說什麼讓茶房引着到大餐間裏去。這是川江裏一隻中等輪船，大餐間也佈置了一圍靠板壁的沙發，還有三張方桌和一架玻璃櫥。可是這些器具，都不能像平常那樣好好的安置。桌子底下，沙發空當裏，全都塞了小箱子和行李捲兒。三張桌子，固然圍滿了人。就是沙發上，桌子外圍椅凳上，全都坐的是人。那紛亂的情形，不下於統艙房艙裏面，站在艙門口，對艙裏面呆了一呆。茶房了解她的意思，搶上前一步，看到有張桌子上空了兩個位子，便向玉貞點點頭道：白小姐請向這裏坐罷。這是我們船上各位先生的一席。玉貞聽說是船上各位先生坐的位子，心裏這就想着，菜飯當然好些，也就坐上席來。同時，也有一個女客坐在席上，看那樣子很摩登，也很大方，玉貞料着這不算越矩，很隨便的在這裏坐了。飯快吃完了，玉貞看到他席的人紛紛起身，說是到了第一個險灘空船灘。自己也就出了大餐間，來看峽景。房艙裏的茶房，真算侍候殷勤，捧了一大瓷杯茶，在艙門口等着。笑道：白小姐，你就坐在這上面看看風景罷。等過了新灘，你再下樓來罷。初入川的人，總應當看看這兩個最險的灘。玉貞對於他這個請求，倒也贊同，就靠了欄干站着。那道長江在山峯裏面鑽動，水勢是在山石上碰撞着，遠遠就聽到嘩啦嘩啦的發出震動的響聲。不必人說，這已到了空船峽了。玉貞所站的地方，已經靠近舵樓，回過頭來看看，見那舵樓裏面，有四五個人，都靠了欄干，兩眼對江裏注視着。人動也不一動。那個扶舵輪的人，微微彎了腰，兩隻手抓着輪盤，好像用了全身的力量去轉舵。這樣一來，表示着大家對於這空船灘，都拿出了全副精神來過灘。再看這灘時，江中間拱起了一片大礁石。江水碰到這礁石上，分成兩股狂流，發生了千萬的浪花，繞石流下。當輪船還相隔很遠的地方，曾放過一聲汽笛。當時不知道是什麼用意，現在可以想到那輪船放汽笛，是向這灘上放上放着信號。這灘上兩岸有海關設的管理機關，得了這信號，就開出兩隻木划子來。每隻木划子上都有一個人把着舵，有一個人擲出繩子去，綁在礁石上。礁石上也有一個人看守着，把住了繩疙瘩。這算是一個浮標在這礁石的北漕，隨了水流，按插了許多竹竿，竹竿上面縛有紅白旗子。那江中急滔沖着那竹竿子搖撼不定，把旗子括得飄飄蕩蕩的。船頭對了那江中的兩隻木划子開了去。到了水標附近，肉眼也看得出山脚下湧出無數的魚鱗浪紋，那就是一個灘。灘過來，是個水漕，很窄很

窄的，就靠近了礁石。只看那礁石上繩子縛的兩隻木划子，讓礁石下方的狂浪漂起來，搖撼不定，繩子像拉得一根木棍，也就想到這水滔是怎樣的急。輪船看了兩隻木划子艄上的竹竿，稍稍的挨近，然後趕快將船掉過頭來，就在水漕裏走。這水漕既然很窄，而且又是歪曲着的。船一進漕，只聽到船頭碰了水滔，嘩啦啦作響。低頭看時，那江滔，有的轉着旋紋，有的翻着波浪，在船外狂奔下去。這船上載有上千的客人，本來聲音是很嘈雜的。這時寂靜得一點聲音沒有，滿船的人，有三分之二，在船欄干上伸出半截身子來探望。船隨了那江上的浮標，在江心裏彎曲着。大家眼睜地看到所有的浮標，都擲到船後面去了。算是過了這空舺灘，全船人都乾了一把汗。事後聽到船家紛紛議論。說是上水的薄木船到了這個灘頭，一定要把船上的客人，都請上岸去行走。甚至把艙裏的貨，也要搬上一部分上岸，所以叫空舺。不然，那個江漕很窄，水滔很急，船拉縴不上去，向下一滔，一定在水底下的石礁上碰着，船會碰個粉粹。玉貞聽了這些說話，雖然覺得在輪船上不會有這些危險。可是聽說再上去幾十里路就是新灘。這個灘是天下聞名的一個惡灘，不但在許多遊記上看見，就是在學校裏，學習本國地理的時候，就知道這個灘的厲害。暫時不敢進去，依然在三層樓船邊上坐着。不到兩小時，又聽到乘客紛紛議論，到了新灘了。這個灘，和空舺有些不同。空舺是漕窄水滔。這裏江水奔騰，由水底下翻出一叢叢的旋紋。帶着白沫。但看兩岸山脚下，全是沙洲。那沙洲上無窮無盡的石頭，長着奇形怪狀，由沙裏鑽了出來。想象着大江底下，也是這個樣子。所以許多圓狀的旋紋由水裏面冒了出來。在南岸，山向外讓着，現出一片沙洲。在洲面山脚下，有三五十戶人家。靠了那沙洲的江邊上，停有十幾隻木船。這就見有一二百縴伕，共背了一根長到白多丈的縴繩，將一隻木船拖了上去。遠遠的看到那些縴伕，像大羣螞蟻似的，倒在地面上，慢慢的爬動，那船之不易拉上去，却也可以想見。再回看自己這隻輪船，已經走到了急滔的頭上。那江裏的水，好像無數的黃色動物，結成了隊伍，向下飛奔。小的旋紋有棹面大，大的旋紋有屋基大，在萬道奔流中，一般的狂瀉下來。船也開足了碼力，對了這水勢稍緩的縫當裏，向上冲去。船頭和水滔兩下裏一撞，把水激起來有一丈多高。好像一捧銀花，在船頭上直標起來。那銀花高射時，迸輪船二層樓上，都濺有水點。玉貞所坐的地方，正鄰近船頭，只看那激起來的水花，發出那嘩嘩的響聲，也不知道這身子到了什麼所在。更低頭看看船底，那旋紋和急浪，遠遠的撲了來，好像要把這船撲倒。看得心驚眼花，兩手扶着欄干，只覺十指冰涼。心裏也就想着，在這裏要出個什麼亂子，無論你怎麼會游泳，那是不能保險的。所幸這樣呆了一

呆之後，那個新灘也就過來了。從此以後，船又進到兩山逼緊的地方來。那山對江的一面，多半是削壁，兩面削壁對立着，中間夾了那條江在下面流着。在宜昌入峽的時候，看到兩面的山一層層向江裏環抱，最遠還可以看到幾里路，到了這裏就不然了，最窄的所在，江在山縫裏成了一條溝，最遠只看到幾十丈路。抬頭看看天上，兩邊山峯高插，中間就剩了一線天，彷彿寬不到兩丈。簡直的這條船是鑽進石壁裏來了。在這船上的人，十之七八，都是初次入川的，大家靠了欄干望着七嘴八舌的討論。什麼牛肝馬肺峽，書劍峽，鐵板峽，都是看了崖壁上石頭的形狀，隨意取名。玉貞足足看了三四小時，才下樓回到房艙裏去。不多一會子，茶房又來請吃午飯了。玉貞已經在大餐間吃過一頓飯的了。也無須茶房引得，自向大餐間裏走去。自然還是同船上各位先生坐在一張棹子上。坐下來還不到兩分鐘，幾位男客同聲叫道：馮先生來了，請到這裏坐，請到這裏坐。玉貞隨了大家的話向艙門口看去，正是馮子安來了。他還穿的是那套淺灰色的西裝，頭髮却梳得滔光。這實在出於意料，臉一紅，隨了這紅臉，心房就卜突卜突的跳着。那馮子安倒一點不介意，深深的點着頭道：白小姐，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會面了。我原是要到樊城去的，趕脫了車見，只好在今天上了船，上船之後就睡，直睡到現時才起來。白小姐看看這峽中的風景如何？玉貞從頭一想，顯然是這傢伙弄的手段。心裏又一想，儘管弄手段，在這船上這麼些個人，料着你也不敢怎樣，到了重慶，我再想法子對付你就是了。便笑道：這就叫人生何處不相逢了。請坐請坐，她說了不算，還起身讓了一讓。馮子安便在她對面，挑了一把椅子上坐着。玉貞並不怎樣介懷，一面吃着飯，一面談笑。飯後，玉貞搭訕着出來看風景，緩緩的下樓，緩緩的走回房艙。不過在舖位上睡了一會，還是覺得苦悶，却又緩緩的走了出來，靠了欄干坐着。却聽到同船的人紛紛的說，現在到了巫峽了。

玉貞看這巫峽，也和下游那些峽差不多寬窄。只是兩岸的山峯，格外高聳，有一個尖圓的山峯，頗爲葱秀，玉貞看着，倒有點好感。忽聽到身後有個人道：這就是巫山第一峯，叫玉女峯。玉貞回頭看時，又是馮子安來了。當了許多旅客的面，玉貞倒不好怎樣使他難堪。便點點頭道：巫山十二峯，就是這裏了。峯峯都有個名字嗎？子安道：當然是有的。不過其餘許多峯是不大出名的。白小姐對於這個掌故，自然是很詳細的。到了這地方，你生着什麼感想呢？這一問，未免過於唐突，玉貞也只是淡淡付之一笑。

（十）她顧左右而言他

自這時起，馮子安又開始在玉貞身邊絮聒着了。玉貞想着，這種人生在宇宙中間，大概沒有什麼事業可圖，只是想盡了法子去追逐女性。在時局演變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稍微有點人心的男子，也應當做些正當事業，才表示他有丈夫氣。縱然他沒那種心胸，也不必走到大丈夫反面去，專心去作小人。這樣無聊的人，也就不必去和他計較。她有了這意思，子安隨在前後，她只是淡淡的和他說笑。好在進了巫峽以後，兩岸的景緻，是很可以排去愁悶的，也就終日坐在欄干邊，不到別處去，也不進自的房艙。馮子安來了，也只能在欄干邊站着。出了巫峽不久，北岸有座城池列在山峯下，那就是巫山縣，算是四川了。離着玉貞所坐的地位不遠，有一個年紀很大的人，穿了舊藍綢夾袍，手裏捧了水烟袋，靠住欄干，一面吸烟，一面閑話風景。他道：你看，我們的船，走了這大半天，才達到四川的境界。人家以為三峽的風景，全在四川，殊不知湖北境內，就有好幾百里的峽景。我是湖北人，我對於人家恭維四川三峽風景好，我就有點不平。他說話完畢，希哩呼嚕的抽着水烟，臉皮漲得通紅，果然是表示出了一種不平的樣子。在船欄干邊的人，都哈哈大笑一陣。那老人呼出一口烟來道：笑什麼？我說的本來就是眞話嗎？玉貞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便插言道：老先生，請問你一句話，你到過四川嗎？老人道：連這次在內，我到過三次了。說是把右手三個指頭向上伸了出來。玉貞就站起身來走近一步，問他笑道：那就很好了，我有許多事要和你老人家請教。請問到重慶靠碼頭的時候，是什麼時候？老人昂起頭來想了一想道：這不能斷定，今天或者可以趕到夔府。明天在萬縣，看看是不是有耽擱？假如沒有耽擱，明天可以趕到忠州。後天……不成不成，後天恐怕還趕不到，大後天十二點鐘以前，準可以到重慶。玉貞道：只要是上午能趕的到，上岸找人也好，找旅館也好，都比較的要便利些。到了這裏，馮子安有插嘴的機會了，他笑道：這些小問題白小姐何必放在心裏？到了重慶的時候，我自然會招待一切。玉貞道：招待一切？難道我去找我的朋友，或投靠我的親戚，這是沒法假手於人的事，難道你也可以招待一切嗎？她說這話時，臉上帶了一分淡淡的笑着，這顯然是對於他所說的，加了一種瞧不起。子安是善於忍耐的，並不怎樣介意。那老人那裏知道這一些，他笑道：一位小姐，由外面深到內地來，究竟也要有一個人引路才好些。我接到朋友的信，重慶的旅館，全是旅客住得滿滿地。事先不託人佈好一個位置，臨時去找旅館，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玉貞笑道：這滋味，我也是領略過了的。在漢口，還不是旅館和住戶，都是擠滿了人嗎？然而我也沒有在馬路上住着。老人笑道：重慶這地方，那裏能比漢口？眞正可以棲身的旅館，恐怕不滿二十家。現在到重慶去的人，每天都有好幾千，說是旅館想是到辦法，那就看得太容易了。他說話時，左手托了水烟袋，靠在懷裏，右手却不住的摸着鬍子。玉貞看那樣子，他言外之意，他很笑小姐們不懂時事艱難。便

笑道：困難自然是有的，不過我們既到了這地方，當然要想法去解決這困難。不能因為有了困難，就裹脚不前。你老先生大概是一家人都來了罷？這找旅館是更困難了。是不是事前已經託人佈置好了的呢？老人道：我們有一房親戚，向來就住在重慶的，早兩個禮拜，在宜昌得了他們的信，已經把房子租好了。玉貞還沒有答話，在這裏看風景的旅客，不少是要在重慶找落脚之所的。就有一個人插嘴道：請問老先生，房租是什麼價錢？聽說貴的不得了。是嗎？老人道：我們租了八家一進平房，共是五間，一百二十塊錢押租，月租四十元，貴不算貴，但不知房子好壞如何？許多人同聲附和道：這就很公道了。我們在漢口聽到人說，重慶一間房子，就要租三四十塊錢呢。老人道：早一年罷。在重慶無論怎樣好的房子，沒有一間房月租超過三塊錢的。這就價錢超過數倍了。又有一個人問道：聽說重慶的米貴的不得了，要賣三四塊錢一斗。那還了得，不是四十塊錢一担嗎？老人笑道：這句話，果然可以欺騙外行。四川的斗太，一斗米，可以抵川外三斗。四川也是個產米之區，何至於貴到下江幾倍呢？玉貞笑道：這樣說來，這位老先生，是一位老重慶，同船還有兩天，我們少不得有許多事請教。老人表示有一些得意的樣子，將手摸了鬍子，微微的笑道：老重慶三個字是不敢當。不過在漢口那種人嚇人的話，我是不相信的。最妙的說是重慶限制人口登岸，上岸要有公文或證章，這不是一個笑話嗎？又不是外國人到中國來，為什麼要護照一類的東西呢？我有兩位親戚，他們更作遠大的計算，早兩三個月，就遷居到江津去了。據說，那地方生活程度之低，是人所猜想不出來的。三四口人一家，六七十塊錢，要過上等生活。聽說三四塊錢的酒席，可以作出二三十碗來。我想着，在重慶先住一下，看看外縣那一縣好，也搬到外縣去住家。玉貞笑道：據老先生說，江津很好，為什麼不搬到江津去呢？老人笑道：聽說江津縣裏，差不多全是安徽人。無形中成了安徽人一個集團寄居地點。或者湖北人也有這樣一個寄住所在，我也去寄住罷。聽說，合川這一縣也很好，電燈自來水馬路都有。那裏的房子，十塊錢可以租一幢十間八間，全說不定。他這樣一說，把那些帶錢不多，前路茫茫的人，都聽了個悠然神往，爭着問合川江津的情形。老人道：到合川由嘉陵江西上，到江津由長江西上。到重慶都只有一百多里路，上水船要大半天，下水船只兩三個鐘點，交通是方便極了，各位若是不打算在重慶找工作，那就很本不必在那裏勾留。在那裏住幾天，立刻可以搬到外縣去，免得在重慶多花錢。老實說，現在的錢，誰不是一個當着兩個用？這些領教的人，格外聽得入耳。雋子安覺得這些話太平淡無奇了，這個老頭子無端誇耀，滔滔不絕，實在討厭。偏是白小姐也像那些流浪者一樣，她會把這

些話聽得入耳，於是靠住欄干，先咳嗽了幾聲。但是這沒有效驗，玉貞站在許多人後面，正把那老人的話，聽得入神，不但沒有理會到馮子安在這裏等說話，連風景都沒有分神去看。子安就笑着叫道：白小姐，有一處好名勝我要告訴你。再過去是夔門峽，在這峽裏，有許多奇景，劉備託孤的白帝城，諸葛亮擺下的八陣圖，都是天下聞名的。白小姐留意着，別錯過了。白小姐！白小姐！玉貞原來是只當沒有聽到。無奈他只管叫着白小姐，驚動得大家都瞪了兩眼望着。玉貞沒有法子，只好掉轉頭來笑道：我們入川，原不是為了遊覽，當然，關於日常生活的指示，比看風景重要得多。到了那白帝城你再招呼我罷，我還要聽聽這位老先生的指教呢。說時，依然扭過身子去說話。馮子安既不能搶上前把她拉了過來，也只好由她向下聽着。那位老先生偏是有點神經病，經人一捧，他是越說越來神。子安站在船欄干邊，對江岸上望望，又對那老人看看。但是這已經結構成功的局面，却是不能拆散。最後，他不能想得較好的辦法，也只有擠到人叢裏來，聽那老人說話。偶然也從中插上一兩句話，順順玉貞的口風。但是玉貞談笑自若的，總不離開這一羣人，讓子安無隙可乘。這老人他也就在附近船邊上展着地鋪，並不走開，只要大家願意和他談話，他捧了管水烟袋，總是繼續的向下說。到了下午四點多鐘，船已航進了夔門峽。四川人把這個地方，是當了一所大門的，所以在名字上就加了一個門字。這峽中間，有一座大礁石，由江底直冒出來，名叫烟雨墩。水小的時候，這礁石伸出江面來，有十幾丈高。傳說下水船在急流上要對準了這礁石開下去。那水在礁石附近兩邊，猶如萬道飛箭。船逼近了，水自然會將船送了走。不然，船走開去，讓迴水旋了轉來，反是要撞上礁石去，撞一個粉粹。到了水大的時候，這樣一座大礁，竟會完全沉入水底。那危險情形，是更不用說了。看風景的人，得了這個傳說，進了夔門之後，大家都眼睜睜地注意着江中心這個礁石。在這烟雨墩附近。南岸是八陣圖，遠遠看去，江灘上有幾堆大小石頭。這還是個中水時期，看不到八陣圖的全形。稍微西上，就是烟雨墩了。果然，在水面上湧出一塊直立的石頭，船倒不是像傳說那樣是對準了石頭開去的。挨着江北岸的削壁。緩緩走上，這峽不是巫峽那樣長，只有半點鐘的航程。不過和渡巫峽的情形是不同了。渡巫峽是在早上。青隱隱的兩岸峯巒，包圍了這條江。越遠是看到前方霧沉沉的。因為時間早，過巫峽的木船，沒有進口多遠。輪船走到五六十里航程之後，就孤獨的衝了江水而上，前後望着這個長峽裏，不知這船由那裏鑽了進來的，也不知道前面可有去路。彷彿是落在萬山叢中一個大深淵裏。不見什麼活動。那輪機咚隆隆的響聲，由石壁上回響過來，越覺得沉寂。抬頭看着兩岸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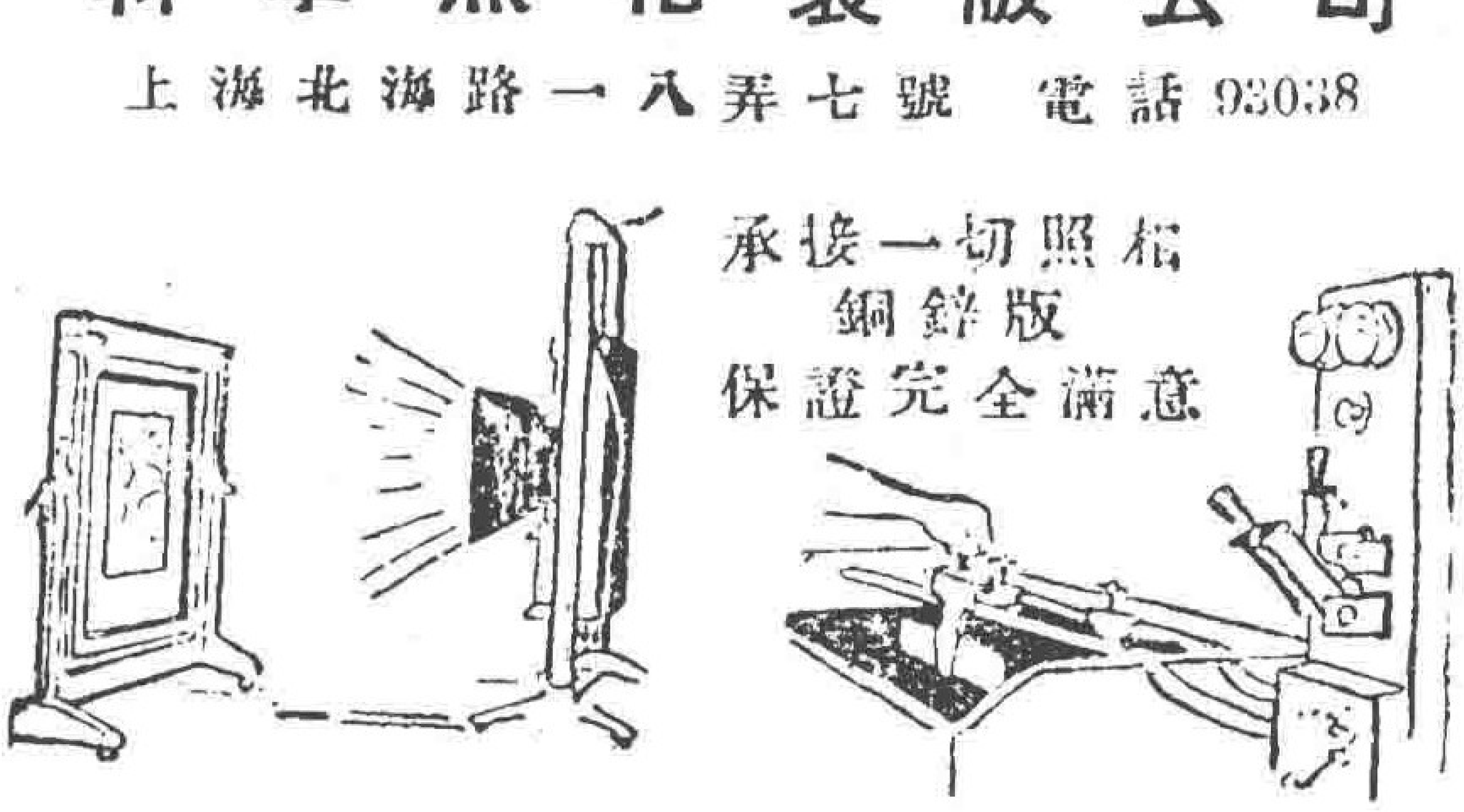
那一長條青天，却是暗灰色，分不出陰晴。現在到了夔峽，正逢着許多木船出峽。一隻木船，有四五塊白布帆。前後十幾隻船，遠看到頗是有趣。這峽山兩邊高峙，那船在石壁底下水上飄着，正現得它渺小。當空的天，雖然還是陰灰色，可是長江西端，正對了船頭，乃是日落之處。初秋的天氣，峽裏還可以得着晴天這西落的紅日，像一隻大火球似的沉在烟霧裏面。這火球也不怎樣通紅，是一團鷄子黃色的東西在模糊的天脚下面。那水面的烟霧，任火團附近。都染上了紅光。雖然不像平常的暮景，有燦爛的雲霞，可是這紅色的烟霧，染了一帶天脚，那紅光反映到峽裏面，點綴得對面的山峯，和這峽裏的石壁都變成了昏茫的意味。大家賞鑑到這裏的時候船就快出夔峽。北岸的山峯上。遙遙看到一座廟宇，順了山坡，叠着四五層屋子，屋子後面，還有一尊不高的小塔。看風景的人都說，這就是白帝城了。玉貞唉了一聲，心裏好像有這樣一句話：原來就是這樣幾間小屋子。心裏有這樣一問，他並不求着誰的解答。子安恭候在身邊，已經是很久了，這就接着道：在古來的時候，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後代城池屢次起了變化，就把原來的形跡湮沒了。然而後人又不肯完全湮沒了，就蓋一座廟宇來紀念前人。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白帝城了。玉貞笑着點點頭道：原來如此，足見得馮先生博學。子安笑道：那是白小姐太誇獎了。不過像川江裏這些有名的勝跡，平常看書的時候，有什麼記述，容易在腦筋裏留下印象就是了。白帝城高急暮砧，你看到了奉節了。他賣弄着這麼一句，搖撼着腦袋指了北岸山上。玉貞看到山上果然一座城牆，圍了一片人家，在半山崗上。心裏有所感觸不由得噗嗤一笑。

交通銀行

本銀行經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開設三十餘年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萬元經營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大商埠及國外各大城市均通匯兌顧客委託存匯款項待遇優厚手續簡捷備有詳章承索即寄

電話三四一零一——四
香港分行設雪廠街五號
電報掛號九三六六

科學照相製版公司
上海北海路一八弄七號　電話93038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續七）

秦瘦鷗譯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一五　奧克蘭德底失蹤

丁蒙賽回到卡爾登飯店之後，少不得要把那一大堆積存着的信件翻看一下，不料拆到第二封就發現這是鄧奈妻子的來信，他不由立刻記起了警務總監考萊方才警告他的話，心才覺得怪好笑；她的信雖然很簡短，但語氣却非常急促，要請他馬上去看她，發信的日期是正好喬鄧到倫敦的上一天。

從這一點上看，鄧奈的妻子要不是一個神奇的預言家，那末她對於丁蒙賽的行蹤，必然是有着極靈通的消息了。可是他受了好奇心的指使，竟不能再聽從考萊的警告，便在飯後動身上格林公園附近的彭生公寓去訪她。

車子開到辟卡狄萊和證券街的交叉口時，因爲車輛太擁擠的緣故，就在路中等候了三四分鐘；喬鄧坐在車廂裏，漫不注意的看着從對面來的車輛。這裏的車子都是開得很慢的，因此每一輛汽車內坐的人物，喬鄧儘可看到很清楚。突然有兩副怪熟悉的面龐浮現在他的面前，使他幾乎驚奇得直跳起來。他立刻就看明白那個中年婦人便是自己在克命區田莊所見到的醉婦，當然今天她的衣服是穿得很齊整了，同時也沒有喝醉，臉上正透着很溫和的笑容，在車廂裏跟一個坐在她右邊的少年說話；而這少年却就是他深夜在林子裏見到的那個臉色死白，唇上蓄着短髭的人，今天他的服裝也穿得相當整齊，並且還有一絲微笑掛在他那怪聰明的臉上。

他恰好也望喬鄧這邊看過來，兩個人的目光，碰個正着，但他的神氣却顯然並不認識喬鄧。車子一忽兒就擦過了，喬鄧雖然還特地打車窗裏回頭去望了一眼，可是他也知道要追蹤這一對奇怪的男女是已經來不及的了。

他對於人的面龐向來記得最清楚，所以他絕對不疑自己方才會看錯。那個肥胖的中年婦人不是那一晚喝醉了酒，闖進克命區田莊來吵鬧的又是誰啊？那個年輕人也必然就是那個使飛刀的怪人，無論如何，他可以斷定這裏面決無誤會。

此外，他還注意到他們所坐的那輛汽車是從遠處開來的，因爲車身上下都有一層厚厚的塵沙附着，顯然是行過長距離的途程的緣故。

當他到達彭生公寓的時候，心裏眞是非常的困惑。

彭生公寓是有名的貴族化的住所，鄧奈夫人就在二樓上佔着

一套大房間。喬鄧走出電梯，便讓一個穿制服的侍者把他引到一扇桃花心木的小門面前。他只在門鈴上輕輕一按，門就開了；一個穿得很整潔的年輕的女僕，忙把他引到一間會客室去。那裏的傢具雖不多，却件件精緻而摩登。

「讓我去通報夫人吧，先生。」那女下人說。

「你還沒有知道我是誰咧！」丁微笑着。

「先生不是喬鄧大佐嗎？夫人今天上午就在家裏等着你了！」那女下人一面說，一面就退出去了。

不到兩分鐘，「夫人」進來了。今天她是穿的一件銀灰色的新裝，雖然銀灰色對於普通已過三十歲的女人不很相宜，但鄧奈的妻子穿了，反使她臉上原有的那些皺紋隱藏了許多。

「請坐，喬鄧。」她用手向一張長沙發一指。「我担心你還沒有從蘇格蘭回來咧！你倒是怎樣能和你的曇蘭分手的啊？別假撇清，我現在已經不再像先前那裏的妒忌着她了。甚至我還覺得很對不起路易，因爲當我惱恨他的時候，我也承認說的話未免太過分。鄧奈待我眞不錯，使我覺得那樣對付他委實有些不義。」

丁靜悄悄地聽着，並不故意忍住自己的好笑；這就是忽兒和她丈夫鬧翻，忽而又反悔的鄧奈夫人，正和考萊今天早上所形容的一樣。

「我們就要上外國去了，我已經打了一個電報給他。」

「你可知道他此刻在那裏呢？」

「我已經打了一個電報給他」，鄧奈的妻子僅僅很狡猾地把第二句話重複了一遍。

然而喬鄧自己也理會過來了。

「當然又是借着那些報紙廣告的力量！」

「不錯，給你猜着了。」鄧奈夫人點點頭說：「當我們每一次發生了口角，他獨自走出去之後，雖然我並不知道他在那裏，但只要我在報紙上發一封短信給他，他自然就知道了。可是請你不必費心去尋找聰明的先生，你永遠是白費的！因爲我和路易藏有一種密碼，別人就是找一千年也找不到！總之，明天我就可以得到他的復信了，一定是說：「好的，我馬上到某處去等你。」然而你即使能夠看見，也是不會懂得的。」

她在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走着，手指裏夾着一枝長長的金頭香煙。

「第一次看見你，我是的確有些動心的，」她毫不忸怩地說：「可是到現在你再也不值一文了！我怕你今天來會存着什麼特別心思，所以先得給你說個明白。」

「不錯，我腦子裏是的確存着不少特別心思呢！」丁也很誚皮

地說，眼睛斜看着她。「可是這些心思都和戀愛無關，請你放心吧！我正要上警……」

「你不是才從那裏來嗎？」她接嘴着說：「今天早上，你到過蘇格蘭警場去，當我的車子開過河邊的時候，我看見你正從裏面走出來。」

「你可知道你的丈夫此刻究竟在那兒呢？」

她很正經地搖着頭。

「幾天之前，他正在蘇格蘭，還把一件大衣留在我那兒咧！如果你碰到他的話，費心給我提起一聲。」

她顯得很困惑了。

「他的大衣？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的啊？」

他雖然知道和她直說很不宜，但忍不住終於說了出來；當他說到史都格受傷的一節時，她漸漸慌張起來了。

「路易是不會這樣做的！他爲什麼要這樣呢？」她的話是說得非常的急促。「他是决不會傷害史都格的，請你不要把那種無意識的話問我，總之，他是决不會這樣的！我想那兒一定出了什麼岔子了！史都格沒有告訴你什麼嗎？當然他是不肯說的。那個人多半還是他們認識的癡子。——他住在距離克命區田莊不到五里路的一座小山上，你沒有見過一所小屋子嗎？這個癡漢就住住那裏，他曾經想殺死葛麗兒姑娘，路易救了她，就從那天起，他也把她愛上了。」

「那個癡漢今天還在倫敦呢！」喬鄧鬆了一口氣說：「我才看見他，他還有一個女人和他在一起。」

「在倫敦，在那裏啊？」

「我見到他的時候，是在辟卡狄萊。那個女人……」

「她就是負責照管他的斯密滋太太，然而他們都是無關緊要的人。」說到這裏，她突然又把視綫移到了喬鄧臉上來。「你很愛那位姑娘嗎？是不？是喬鄧。我看你最好還是留心着瞧罷！」

他反吃吃地笑了。

「自從我回國以後，直到今天，什麼事也沒有幹，始終是在瞧着；但是你的意思要我留心瞧着路易鄧奈呢，還是那個癡漢啊？」

「兩個都得注意！」她很嬌媚地一笑。「還有一點，我很奇怪，你究竟怎樣作弄過路易啊？你有沒有把他捉住過？」

「沒有，我根本不曾瞧見過他。」

「那一次他是帶着一個舞女同走的，我因爲恨他不過，便想盡了方法，想使他在好望角坐幾年牢監；可是幸而我的目的沒有達到，不然我眞要懊悔死了。路易的歡喜隨便玩弄女人，確也是他的弱點；但這個人是沒有長性的，儘管他愛過蘇蘭葛麗兒，可是不消

六個月，他保管就會忘記得乾乾淨淨了。現在讓我請問你，你打算在倫敦住多久呢？」

丁便老實告訴了他。

「明天早上，如其一切都順利的話，我再打電話給你。」

「假使說路易眞的壞了事，你也願意一個人上外國去嗎？」丁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又找上一句說：「我覺得目前最吃緊的事，還在打聽他進了蘇格蘭的警察局以後，日子過得還好不好？」

鄧奈夫人很輕蔑地一笑。

「這種人是永遠不會到警察局去的！」

但她的態度終究已整個兒的改變了，丁臨走時，她的神氣眞是非常的沮喪而抑鬱。照他的預料，當天她或許就要有電話來了，可是結果並沒有來，直到第二天的清早大約七點鐘模樣，才有一陣鈴聲把他從睡夢中驚醒。

「我一些消息也沒有啊！」鄧奈夫人的聲音很劇烈地震顫着。「今天報上連一個字也不見，——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

她爲什麼一定要把這種事情告訴他呢？不但丁蒙賽不知道，也許連她自己也說不出來，但這時候，她的神經是眞有些錯亂了。

「今天下午你可以來看我嗎？否則就讓我到卡爾登來。」她喘息着說。

不等喬鄧回答，她已把電話掛斷了。這時他也懶得再睡，便揿一揿電鈴，吩咐侍者送進他的早茶來。七八點鐘在倫敦眞是希有的早起，何況他自己又一無正事可辦。他也不知道這樣早起之後，將如何消遣這悠長的一天。（他離開了曼蘭，一直總覺得時間太長，不容易過去。）

他的早餐才用完，電話鈴又響了。

「請等一等，蘇格蘭有長途電話來。」接綫生說。

丁等了一二分鐘，就聽得曼蘭葛麗兒的聲音在電話裏很慌張地說道：

「你是喬鄧大佐嗎？……你能夠立刻來嗎？……坐飛機來行不行……？」

「又有什麼事發生了？」丁來不及的問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得曼蘭的急促的呼吸聲。

「奧克蘭德先生失蹤了！」她大聲地說。

一小時以後，一架小型的載客機便在倫敦近郊起飛了，雖然中途還降落過一次，但在下午兩句鐘以前，喬鄧畢竟就趕到了金羅治；曼蘭已駕着一輛小汽車在機場上候他，就在開回克侖區田莊的路上，把出事的情形詳細告訴了他。

昨天晚上，曼蘭上樓去睡覺的時候，奧克蘭德還在他的書室裏。

桀夫的暗殺案所留給他的恐怖的印象，已漸次消失了，於是他重復又恢復了他原有的嗜好。昨晚，他就獨自留在書室裏看着一本關於賽馬的書，幷且還在一張白紙上做了許多預測；當史都格進去時，桌子上就攤着這兩件東西。可是他的主人却不見了，再到他臥室裏去找，也沒有，連那張床都不見有睡過的痕跡；史都格才知道出了事，忙向屋子內外去找尋。

書室裏的窗戶全關得很好，史都格進去時，壁爐裏的火還不曾熄咧！在書桌的一角上，有一支手鎗安着，這是老奧克蘭德在獨處的時候例有的戒備。此外，比較値得注意的是那一張已經翻倒的旋椅。後來經史都格忽忽一査，才又發現他每晚留給他主人用的一支電筒也不見了。

他立刻叫醒了曼蘭，同到屋子外面去找尋。昨夜恰好下過雨，而克命區田莊外面的道路又造得很不堅實，所以留下的足印是很清楚的，然而其中却不見有老奧克蘭德的足跡；並且他每次出去常穿的一雙套鞋，也還端端正正地放在書室的一隅，絕對沒有動過。

「你可曾去通知警察局嗎？」丁蒙賽問。

「沒有，」曼蘭搖着頭說：「他向來有個習慣，歡喜不聲不響的溜出去。」

老奧克蘭德對於賽馬這一項玩意兒竟是這樣的着魔，倒不是丁喬鄧所意想到的；照曼蘭的預料，也許他又連夜趕到愛爾那邊的跑馬場去了。

「可是這幾天，愛爾那邊可並沒有賽馬哪！」丁堅持着說。

曼蘭的臉色白得像紙一樣，態度是非常的憂愁；喬鄧和她同住的幾天裏，從不曾見她這樣的焦急過。

「我差一些就要打電話上警察總局去了，但是我恐怕根本沒有事，反累奧克蘭德先生臉上過不去，所以急急先把你請來。」

一進克命區田莊，喬鄧便隨着曼蘭先上書室去察看。她把桌子上的手鎗和不見的電筒又重復說了一遍，而喬鄧所認爲最重要的却是那個直到史都格進去還沒有熄滅的壁爐；因爲他知道奧克蘭德平素最省檢，簡直已省到了很刻薄的境地，照他的性格，當然不肯如此浪費煤料的。

丁在書桌上察看了一回，果然發現一本有關跑馬的書，和一張賽馬預測表。

「昨晚你有沒有聽見過什麼聲音？」

曼蘭略略囘想了一下。

「好像是有的，然而在這裏我簡直每夜都聽見各種聲音。」

「你昨晚所聽見的大約是怎樣的一種聲音？」

「很像是什麼東西翻倒的聲音，我的臥室不是就在這上面嗎？」

喬鄧到了之後，好久不曾瞧見史都格出來，最後他才慢慢地走進來了，神氣是非常的昏亂。

「除掉葛麗兒姑娘所告訴你的一切情形之外，別的我也不知道。這張椅子是一直像這樣翻倒着的。」

「你是不是睡在床上的？」

史都格把頭搖了幾下。

「不，因為我的傷口很痛，使我委實睡不着；所以在三點鐘以前，我一直坐在伙食房裏。」

「你沒有聽見過什麼響聲嗎？」

「沒有。」

丁在屋子四周仔細巡視了一圈，也不能發現什麼痕跡，直到那座車間的前面他才發現有一串史都格的足印；經喬鄧向他詢問之後，他也承認自己曾上那裏去察看過。

「那末為什麼路上不見你的足印呢？」

「我是一路打草地上走去的。」史都格很正經地說：「讓我告訴你，喬鄧大佐，我對於賞賜我這些傷痕的那個傢伙可不能不防着一二啊！」

說着，他又用手輕輕地撫摩着他那紮上了紗布的前額。

「你以為就是那個傢伙把奧克蘭德先生弄走的嗎？」

史都格並不立刻就回答。

「我僅僅可以告訴你，先生，無論打我的那人是誰，綁走奧克蘭德先生的那人又是誰，總之，決不是路易鄧奈！」

他的聲音抖得很厲害，可見他的神經已緊張得相當的程度了。

「你何以能夠說得如此肯定呢？」丁還是繼續着追問。

史都格的目光在他臉上閃了一閃。

「因為，」他慢慢地說「路易鄧奈是我的兄弟。——奈道他妻子沒有告訴你嗎？」

一六　克侖區田莊的祕密

丁反而詫異得呆住了。

「你的兄弟？」

史都格毫無表情地點着他的腦袋。

「他的眞姓名是鄧尼史都格，但從小的時候，人家就叫他鄧奈，所以到現在他的眞姓名反沒有人知道了。你想必也已知道上次拯救葛麗兒小姐的就是鄧奈吧？喬鄧大佐，一些不錯，正是他！那一天，他恰好和桀夫同在這裏游玩。——我此刻當然也無須再假裝不認識桀夫了！」

「你最近是在什麼時候見過你的兄弟的?」

史都格使勁地看了喬鄧一眼。

「我不預備把這個告訴你,無論如何,他是我的兄弟,我不能出賣他。」

「我想大約總在兩個月以前吧?」丁打算用話去挑逗他。

然而史都格却絕不爲動。

「我實在沒有什麼消息可以告訴你,先生。但是我可以重複的說:路易是決不會傷損奧克蘭德先生的一毛一髮的,這是爲了葛麗兒姑娘的緣故!他本來是一個殺星,在我們這英國,他眞可以算得一個了。」

他說的時候,口氣相當的驕傲,彷彿很得意的樣子。

「我還可以給你老實說。當我才發覺桀夫被殺的時候,心裏也有些疑心是路易下的手,因爲他們兩個是同在犿拉斯哥那件刼案裏的,桀夫雖分到了一份,却還不滿,於是就和路易鬧翻了。……」

「那末你的一份可曾到手了沒有。」丁用打趣的口吻問。

史都格也笑起來了。

「那件事我是沒有份的。喬鄧大佐。上次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自從勒培脫先生雇用了我以後,我就從不再幹這類事情了!」

丁接着就打了一個電話上警察局去,不一會。好許多偵探來了,大家在四面找了半天,也沒有什麼發現,曼蘭便把她主人的怪僻的行徑告訴了他們,並且說上次也有一個晚上突然不見了他老人家,她和史都格急得到處亂找,但在第六天上,他倒又自己回來了。警探們聽了曼蘭的話,也猜老奧克蘭德這一次的失跡,十九又是他的老毛病發了。

「你準備幾時回倫敦去?」警探們去完之後,曼蘭忙向喬鄧問。

「你可願意我去嗎?」

她很羞澀地把頭一搖。

「不,我願意你留着。這裏說不定還要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咧!喬鄧大佐……啊!你歡喜叫你丁,就叫你丁吧!……我每到傍晚便禁不住要發愁了,史都格也是非常的害怕,一聽到什麼聲音就會跳起來。」

眞的,史都格的態度的確變得很異樣了,這一天,他們很少見到他,據一個女下人說,他始終躲在他臥室裏躺着。

在薄暮的時候,從拉斯哥開來了一輛篋式的小篷車,喬鄧恰好在外面散步了一圈回來,正撞見史都格在那裏指揮他們把車子開進車間去。他自己說是在一個月以前定購的。

「因爲我們舊有的一輛已經壞了。」

丁並不說什麼,回到屋子裏,便打了個電話給這家汽車行,才知

道史都格果然說的不是眞話，原來這車子還是他昨天才用現款去買的咧！

丁就借着參觀這輛新車子做推托，再度走進那汽車間去察看；方才汽車行所派來的那個車夫，因爲一時大意沒有瞧見左壁上有一方凸出的磚石，以致把尾燈都碰碎了。

「逢到不小心的車夫，有時竟會把你的心也碰碎的。」史都格敷衍着說。

這時丁的視綫正集中在那架曳引機上，於是史都格忙掉過談鋒說道：

「你覺得這東西很奇怪嗎？是不是？先生。勒培脫先生的脾氣是歡喜這樣的，無論什麽機器，他都愛買；過了一時，又賣出去。從前這裏曾經放過六架車子，他老人家却一架也不用。我們原想利用這曳引機來種田的，但直到現在並沒有實行。」

「我記得這機器上你們還拴着一條鉄鏈呢！」

「不錯，先生。」史都格說，眼睛望着別處。「或眞不明白那天晚上，那個傢伙爲什麽要把這鉄鏈去掉呢？或許他想開着走吧？可是要出賣一架曳引機却不是容易的事！」

「這個又是什麽啊？」

丁用手指着上面的三角形的屋頂，因爲他發現在一根橫梁上，莫名其妙地釘着一只極大的鉄鈎；上兩次他也沒有注意到，這時才於無意中發現。

「我也不知道是做什麽用的，先生。」史都格說：「僅僅聽得別人談論，從前這間教堂裏往往要絞死犯人，也許這鈎子便是做這種用途的。」

這一晚倒並沒有什麽事情發生，雨也下得很大；不過照丁的猜想，史都格多分是在屋外忙亂了一夜，因爲他瞧見走廊裏的地氈上，留着好許多拖泥帶水的足印。

第二天，空氣是非常的寂寞，僅有一個警官走來詢問奧克蘭德先生有沒有消息。

丁和曼蘭一起坐着吃中飯，侍候他們的祇有一個女下人，史都格躺在他自己的屋子裏，只打發人來告訴了一聲，說他身子有些不好。曼蘭是更比往日靜默了，屋子裏的空氣說不出的陰沉，連喬鄧也幾乎受不住了。

「我想我還是帶你上倫敦去罷。」他突然這樣說。

「爲什麽呢？也許在我不會到得奧克蘭德先生的消息以前，未必就可以走吧。而且我也不願意上倫敦去，」

他倒沒有料到曼蘭竟會這樣固執。

「克命區田莊有什麽可戀之處呢？」

「不，我必須留着等待——」她略略頓了一頓，便又繼續問道：「你看奧克蘭德先生可有什麼危險沒有？」

不等喬鄧回答，史都格忽然出乎意外的闖了進來，他先向那女下人揮揮手，把她打發出了屋子去。

「我才接到了奧克蘭德先生的通知，」他放低着聲音說：「他要你，姑娘同喬鄧大佐上聖安諾克旅館去找他。」

「他是打電話來的嗎？」喬鄧心上覺得一鬆，但不免還有些疑惑。

「是的，先生，無疑的是他老人家自己。他說，他準五點鐘在旅館的走廊下等你們。」

丁聽見曼蘭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多謝上帝。」她很溫柔地說。

丁就開着汽車把曼蘭帶到了搿拉斯哥去，準五點鐘走進了那聖安諾克旅館的大廳，據那帳房間裏的職員說，他並沒有聽見過奧克蘭德這個名字，顯然他老人家是並不住在這旅館裏的；但這一點卻並不使曼蘭驚奇，因爲奧克蘭德原有一種習慣，喜歡住小旅館而借用大旅館做會客的場所，有時少不得還要揩油人家幾張信紙信封咧。

他們足足候了一個鐘頭，始終不見奧克蘭德的影蹤，只得依舊冒着雨，坐車趕回克命區田莊。

不料家裏也闃無一人，找到廚下，才瞧見一個燒飯的女僕，據她說今天下午史都格給了每個下人半天的假，所以全出去了。曼蘭和喬鄧一聽，不由立刻面面相覷起來。

「那末史都格自己在那裏呢？」

這女下人也不知道，依她的猜度，史都格多分在他自己的屋子裏；丁急急趕去一瞧，只見房門緊緊地鎖着，敲了半天沒有聲響，後來終算找到一個鑰匙開了門，然而史都格卻不在裏面；許多抽屜全拉開了，衣箱也不見了，顯然他已在匆促之間收拾好東西走了。

「他誆我們上搿拉斯哥去原來就是爲着要抽身的緣故！」丁開始明白了。他覺得現在必須先到那汽車間去看一看，幸而車間上的門並沒有上鎖，並且裏面也還有一盞燈，他把燈一扳亮，什麼全看清楚了。那一輛新的小篷車已不在裏面，而尤其使他注意的是那一架曳引機，它的地位原是停在車間的最後部的，現在卻已滾到靠近門的所在了；那一條拴在輪子上的鐵鏈也解鬆着丟在地下，都可以證明這一架曳引機今天下午已有人用過了。

下面地上還有一件東西引動了他的注意，那就是三滴像銀元大小的血跡。

此外他又發現在東邊的屋角裏，有一只已經打開的小錫盒子，

裏面藏着幾種藥品，顯然是每一份人家所常備的急用藥箱內的東西；同時還有一團包紗布用的薄紙，丟在地上，想必至少已有兩捲紗布用掉了，另外再有一只已經打碎的小玻璃瓶，乃是碘酒。

喬鄧便忙着跑囘屋子裏去告訴曼蘭，她聽了也是跟他一樣的大惑不解。

「他頭上的傷不是已經好了嗎？」丁無限躊躇地自語道：「也許他自己又碰傷了，可是地下怎麼又有血跡呢？」

大約隔了半小時之後，史都格的詭祕的行動才有些端倪了。

這天下午，那廚娘的小兒子因爲做了一些錯事，怕給他母親責罰，便獨自溜到了屋外去；那時天正在下雨，他沒法便在一顆樹下躲了起來，這樣他才望見了史都格，看他正在墳園裏出出進進的忙着。

丁立刻把這孩子叫了來，可是他別的也說不出，祇知道史都格曾經幾次走進那墓園去，每次約摸耽擱十分鐘模樣才退出來；當他最後一次進去的時候，手裏還提着一條粗繩，但退出來時已沒有了。

最後，這孩子又很肯定地說曾經聽到過那曳引機的轉動聲。

喬鄧忙把這事報告了警察局，不久，史都格的那輛新篷車的蹤跡已發現了，有人看見它在某處的村落裏經過，後面還隨着一輛篷式跑車。

「這事情有些不好！」丁蹙着眉毛說：「那一輛跑車是很教人担心的，說不定就是我們那一位不速之客呢！警探當局問我要不要讓他們發出通告去先扣留史都格的那輛篷車，可是依我想，我們可不能這樣做，史都格原是這裏房東所用的人，我們在不曾獲得其他證據以前，怎能就去爲難他呢？然而不管怎樣，今夜你必須鎖上了房門再睡覺，待明天晚上，我只能不問你是否願意，便把你帶囘倫敦去了。」

第二天天才發白，他就跑進那墓園去了。他相信這個陰森可怖的大墳的祕密，必然就在那全用花崗石砌成的靈堂和嵌在它中間的幾扇鋼門上，因此他就用心在這些鋼門的上下左右察看，並且還用足了力氣想推動它，但結果却是一些沒有用。

他差一些就要失望，待走開了，突然瞧見那門上兩行凸出的字體中間，有一個S似乎很怪氣，使他把臉湊上去仔細一瞧，果然發現有一條長約五寸，闊不到十六分之一寸的狹縫；可是他一時也還不懂得它的用意，直到用一柄小刀插進去試探了一會，才驀地醒悟了。

他忙囘到裏面去找到了那一晚在路易鄧奈的大衣袋裏所發現的那個薄得異乎尋常的鑰匙，重復再奔出來，把它插進那狹縫

去一試，竟完全脗合，可是僅僅聽得嚓的一響，別的就沒有什麼動靜了；他又把自己的肩頭頂着那鋼門使勁搧了一陣，也依然無效。

這次是完全靠他的運氣了，不知怎樣，他的小指頭碰到了那第一個字「湯麥司」的第一個字母T字，這字竟立刻陷了下去，直陷到和鋼門本身一樣的平。喬鄧知道是有了巴戲了，便把每個字的每個字母逐一捺着，別的都不動，直到第二個字「勃勞第」上的第二個字母R，方始也和那T字一樣的陷了下去。這時喬鄧更明白了。他知道不必再亂揿，這定然是「TREASURE」（寶庫）一個字了；況且再看以下的每個字裏，果然依次藏着「EASURE」六個字母；他一面佩服設計這座鋼門的人的巧思，一面就逐一捺下去，到得最後一個E字下陷的時候，裏面又是嚓的一響，再不消他費多少力氣去推，門已經開了。

門裏面是一道很狹很長的石梯，下面黑漆漆的不知道可以通到什麼地方去。他把門依舊帶上了，先趕回屋子去取了一柄電筒和一支手鎗，然後再回來繼續搜索。

他深恐這鋼門再會自動關上，便用一支木頭撐住了它，但立刻他就發現這是多餘的；因為在這門的背面有一個鋼製的旋柄裝着，所以人要打裏面開出來是絕不費力的。

沿着這石梯一步一步的下去，正好走了三十步，才到了底裏。

他把電筒仔細一照，原來這地下竟是一間極大的石室，兩邊豎着三重石架，雖然裏面的死人是早已移去了，但景象還是很陰森可怕。在這石室的盡頭，有一道已經銹了的鉄柵，從這鉄柵裏穿過去，乃是一道比較高出一兩尺的走道，又狹又長，他在裏面轉轉彎彎的直走了一百碼路以上，才又發現一扇暢開在那裏的鉄門。

跨出鉄門，又到了一間極大的石室，照他就方才走過的路推算起來，這石室一定已在那汽車間的下面了。

石室裏面有兩口很大的長方形的木箱，都不曾上鎖，喬鄧先打開了一箱來看，只見箱裏的東西全用油紙包裹着，拆去紙，才瞧明白是一架美國製的小型機關鎗，移去一架，又是一架，一箱內共藏着六架，其餘一箱也是如此。再瞧瞧左邊的石壁上，也是高高地堆着二十來口較小的木箱，裏面都是子彈，旁邊還有一口大箱丟着不少已經用空的子彈匣。

再把電筒照在地上仔細驗看，又發現許多堆放過箱子的痕跡，大概最近才移掉；現在他開始明白這所謂「克命區田莊」的祕密了！

他把這些箱子的尺寸胡亂量了一量，禁不住又好生懷疑起來，他不明白這些箱子是怎樣可以搬進來的，他記得自己方才走過的那些走道都是那麼的狹窄，人怎麼好搬運這些箱子呢？

但克命區田莊的祕密終於不再成爲祕密了，而所謂勒培脫先生的眞相也連帶揭破了，原來這就是路易鄧奈的巢穴，一切都是他親手佈置好的，然後再以極低廉的租價租給像奧克蘭德先生這樣一位又貪吝又安分的富翁，一面却留下史都格做看守寶庫的人，那麼無論怎樣機警多疑的警探也不會對這所屋子注意了。

在這石室的那一端，也有一道鉄門，門外是一條較闊的走道，約摸十二碼路長；丁一走到這走道的盡頭，便又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不知道什麼緣故，這裏又有一座石梯，緊靠着牆壁造着，梯的寬度不到三尺，而且靠外面的一邊又沒有扶手，高度也相當可觀，一級一級的上去，直升到地室的室頂。

喬鄧才想走上去，脚下突然碰到了什麼東西，用電光一照，却是一支已經摔破了玻璃的電筒，非但連金屬製的筒身也不完整了，分明是從高處跌下來的。



他略略把這電筒一看，便知道是奧克蘭德所用的了，（因爲曼蘭昨天已把這電筒的式樣告訴過他）於是他的精神便更比先前興奮了幾倍，忙俯下身子仔細在地上察看，但半响只發現了許多黑色的斑點，此外便沒有什麼了。

他很小心地打這石梯上一級一級的走上去，因爲地下既滑，而旁邊又沒有扶手，走起來倒眞是很有幾分危險的；最後，扶梯走完了，上面却是一片不很大的平台。

靠左邊，他發現了一扇木製的板門，用兩條極粗的彈簧連在牆壁上，他用力拉了一下，發覺這門是活的，便重復着力一拉，門果然就開了，那股勢兒非常的猛險，些把他彈得從這狹小的石台上摔下去。

喬鄧跨出門框，抬頭一瞧，自己已站在奧克蘭德的書室裏了！

（未完）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二十一回

寡鵠摧心淚凝翠竹
孤鸞照命身墮白蓮

且說黃禮芳的夫人馮玉和，既已約定了周師母，到她的實習救護班去，充當看護實習員，那是天天要去的，瞞不過黃禮芳的姑母陶老太太，而陶老太太又是絕對不贊成的，她以為這些傷兵，那有好的，無非在地方上闖禍罷了。我們常常聽得那班傷兵，為了看白戲，吃白食，給人家相打相罵，時常鬧出事來。這些不可理喻的人，你們年青的女子，怎麼能與這班人在一起呢？好在陶老太太是終日在家，不大出門的，有許多地方可以哄住她。只說：馮玉和因為從小失學，連個字條子也看不懂，自己覺得非常不便。又為着到了新柳港來，長日空閑，現在聽得小學校裏周校長的太太國文很好，因此向她去補習補習。大家都是女人，沒有什麼要緊，這話也得由二姐先去傳給這位老太太聽。二姐又掮出：她從前在上海幫傭的那家公館裏的三小姐，四小姐，每天上學堂裏去，捧了一大包書，放學回來時，又捧了一大包書；近來女人都和男人一樣地要讀書了。陶老太太說：『女人不識字，實在是有種種不便的。像我那樣：上海大少爺，二少爺，來了一封信。我只認得開頭「母親大人」四個字，其餘就不大懂得他下面寫的什麼話。只對着它滿滿的兩張八行牋發呆。眞是我也不認識它，它也不認識我。教外面人去看吧？人家的信，自己還沒知道，却教外面人先知道了。所以黃少爺來了，就好得多，倘有信來，就請黃少爺唸給我聽。就是寫回信，也便當得多，有些話，到底不好給外人說呀！現在新少奶去學習國文，我倒是贊成的。你說你的舊東家三小姐，四小姐，那種學堂派，我實在有些不大贊成。像我的第二位媳婦，她是叫做維新派。她是當過小學堂女教員的。她每天出去開會，我正不明白她開的什麼今朝會，明朝會。最可笑的，她口口聲聲的說什麼衛生衛生，早晨起來，連被頭也不摺好，倒是我們那位二少爺給她摺被頭，這便叫做衛生嗎？』二姐一想不好，再給老太太說下去，她又要發牢騷咧。從來做婆婆的不滿兒

三六—三一一

媳婦，古今同慨，中西一例，何况又在這新舊交戰之間呢？二姐總算把這件事在老太太那裏存了一個案，以後便讓黃禮芳夫婦，自已去說吧。實在說起來，馮玉和的國文程度，確是不夠。以前在鄉下，糊裏糊塗也不覺得。到了現在要用着它時，便成了「急來抱佛脚」了。在當小姑娘的時候，只知道游玩，便是進了小學校，也只不過掛個名兒罷了，誰肯認眞唸書。到了現在，人也大了，看見許多女人都讀了書，懂得了一切從來不曾曉得的事。而且馮玉和也和黃禮芳一樣，一向是躱在鄉村角落裏的人，從來也不曾出來旅行過。此刻爲了逃難出來，雖然還不曾到過大都市，所見所聞却已經不少。往往有許多男女青年，在這個大時代裏頭，磨鍊出來的，也很是不少咧。話休煩絮，我今且說那位周師母，經她兩天的奔走，這個看護實習班，居然組成了。一共倒也被她招了有十餘人之多，從前當過女學生的也有；一向在家裏，講究那些刺繡烹飪等工作的也有；已經嫁了人的少奶奶班子也有，就像馮玉和，可就歸入此類了。還有兩位是孀婦了，周師母也把她們邀了來。周師母是個爽快的人，她道：『一個婦女，男人死了，便自稱爲未亡人。怎麽叫做未亡人呢？意思就是說：自已一切做人的生趣已經沒有，只不過是一個未死的人罷了。這是什麽話呢？一個人活就是活，死就是死，爲什麽叫做未亡人？不就是說一個「活死人」好得多。好像男人一死，女人便要跟着他一同死的。一般，那種夫權專制的社會制度，大非人道主義。女人死了，男人可以續娶，當然男人死了，女人可以再嫁。尤其有種人家，把寡婦不當人看待，連喜事人家，也不許她到，以爲看見了她，就要倒霉，眞個把人也要氣死了。還有的，男人死了，還要怪怨她，說是她的命運不好，被她衝尅死了。我雖不是寡婦，却要來提倡寡婦革命，爲什麽寡婦一輩子不能出頭，却只叫做未亡人呢？我以爲寡婦即使不另嫁人，也應當出來做事呀！』因此這兩位寡婦，被她說動了，也到這看護實習班來。而且其中的一位寡婦，在未嫁之前，還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在初中女學裏，讀過兩年書咧。最奇怪的是新柳港白蓮庵裏有一位少年尼姑，法名喚做妙因的，也被周師母弄到這看護實習班裏來了。說起這事來，也眞有些好笑。原來這個小小新柳港，倒有兩個尼庵。一個叫做青蓮庵，一個叫做白蓮庵，這青蓮庵丢開不講，我們只談白蓮庵吧。白蓮庵裏的尼姑，一共倒有師徒七人。老尼姑名字喚作了塵，原是半路上出家的，人家說她也是一個寡婦。講她的歷史，也有些不明不白，不過她很有幾個錢，帶到這白蓮庵裏，所以由她主持了這個庵。她此刻是一庵之主，她是個師父，其餘都是她的徒弟。她這許多徒弟，都是從小向鄉下人家買來的，有的四五歲，有的六七歲，頂大的也不滿十歲。中國的風俗，重男經女，况且有些貧農人家，橫生一個女，豎生一個女，要這些丫頭何

用?別的地方,還有溺女之風咧。生下女來,顛倒顛提起兩隻小脚來,向馬桶裏一丟也是有的。自然捨給尼姑庵裏讓她有一口素飯吃,只說她命犯孤鸞,合該紅魚青磬了此一生。不過這個老尼姑了塵所收徒弟也都是粗笨之流,就只那個名字喚做妙因的,却能翹然出衆。原來妙因的父母,到如今不知姓甚名誰,只知道不是新柳港地方上的人,是一位妙齡女郎,特地到這鄉鎮上來生育的。那時鄉鎮上,也沒有什麼產科醫院,只有那種老式的收生婦。這個妙齡女郎,生產以後,見是一個女孩子,便給那收生婦十塊錢,把女孩子留在她家。說是『你看這新柳港有什麼善良人家,肯收留這孩子吧?我是不能帶她去了。』過了幾天,這妙齡女郎,便把那個生下未滿七天的女孩子,喂了她一飽奶兒,吻了她幾下,灑了幾點眼淚,竟自去了。收生婦收了她十塊錢,又瞧是個女孩子,生得美麗,倒也奇貨可居,鄉下人家貼點奶水,或者灌些粥湯米粉之類,也便這樣一個孩子養大了。那知這個白蓮庵老尼姑,與這個收生婦,是誼結金蘭。她知道人家留下這個小女孩子來,一定要收生婦捨給她的庵裏。她說:『她願意養她。她們佛門中是專門收留孤兒孤女的。』可是這位惟利是圖的收生婦,却不答應。決不能一無報酬,白白地送給你們尼姑庵裏去。後來老尼姑出到了六十塊錢,方把這女孩子從收生婦手裏買來了。那種做尼姑的人,門檻很精,她知道尼姑庵裏不能養育嬰孩,便把這女孩子寄養給人家。一個月裏,總要去看望她幾次,對於她十分愛護。到了六七歲時,還給她在那種鄉村小學裏,唸過兩三年書。到了十一歲的那一年,便收進她的白蓮庵裏,落髮當小尼姑去了。凡是尼姑庵裏的尼姑,頭髮都是剃得光光的,但是那種小尼姑,不全剃光,頭上還留一個髮圈兒。這個女孩子,那時却生得越加好看了。兩條長長入鬢的眉毛,一雙清澄如波的眼睛,襯着這一圈兒烏黑齊眉的短髮,覺得很爲美麗出衆。於是就拜這個了塵爲師父,收她爲最小的一個徒弟,每日裏叫她燒香唸佛。輕易也不放她走出庵門,那個白蓮庵,就同她的牢獄一般。你道這老尼姑了塵,爲什麼要收這樣一個美麗的徒弟呢?原來她庵裏也有好幾個徒弟,都是那些愚笨不堪的,也有的是一隻眼,也有的,是生成的癩痢頭,也有的,到庵裏就有了病,那種長年吃素的營養不良,人也就黃瘦枯瘠起來了。了塵自然一個都不當意,她見這位新徒弟妙因,不但面目秀麗,而且人也聰明。她將來的衣鉢,連那座白蓮庵,便要傳與妙因了。還有人說:這老尼姑不懷好意,她們的庵裏曾經有一個徒弟,雖然沒有妙因那樣漂亮,但比了那些一隻眼,癩痢頭,黃疸病的,總要光鮮得多。可是後來,這小尼姑便不在她庵裏了,問問她,說道『這本來不是我的徒弟。人家留養在這裏的,此刻還俗去了。』有人一打聽,這個小尼姑,經一個做水販媒人的,弄到上

三六—三一三

海去，給人家做姨太太去了。這老尼姑還到手幾百洋錢咧，所以她現在要收漂亮的徒弟，將來或者在這個小徒弟身上，賺整千的洋錢，也論不定咧。但這些話，也沒有證實。凡是地方上，有一個尼庵，人家就不用一種善意的眼光看它。甚而至於有種下流無知的人，以尼姑爲一種厭物，出門遇到了尼姑，一天便要觸霉頭。不是當面向她吐一口饞唾，便是馬上在牆角邊撒一泡溺，那種侮辱女性，欺侮弱者的行爲，中國行之既久，了不足奇。因此一個尼庵，必定要懇求當地的施主，爲之護法，或者就稱之爲某紳家的家庵，這白蓮庵的老尼姑，交際手段，却比了青蓮庵的當家爲强。她知道在這新柳港，只有陳鎮長的勢力最大，好像陳鎮長是新柳港的土皇帝一般。因此了塵也時常出入於陳鎮長的宅內，陳鎮長的小姐，雖然聽得在洋學堂唸過書，陳家的老太太太太，都是信佛的。爲了這個關係，這白蓮庵雖然不能說是陳鎮長的家庵，但護法的施主，這個名目，總成立了。現在妙因已經十八歲了，因爲她生得好看，說話又伶俐，可以討人歡喜。所以新柳港的幾家較大的人家，都使妙因常常走動。尤其是陳鎮長家中，從老太太以至小姐，都喜歡她。有時常留她在陳家，不放她回庵去，偏偏那位周師母，也是陳鎮長家常去的，與他家的兩位小姐認識。見了妙因，便道：『怎麼這樣年紀輕輕的女孩兒，便當尼姑去了？她是受了什麼刺激嗎？』陳鎮長的小姐笑道：『她受什麼刺激呢？她是一生下來便是個小尼姑。在尿布角落裏，已安排她的運命，是應得當尼姑的了，你以爲當尼姑都得受刺激的，嗎？』周師母道：『我不信從來也沒有一墮地就合該當尼姑的，莫非是她的母親也是尼姑，而她的父親是和尚，因此便傳了代嗎？』陳家小姐道：『信不信由你！』便把妙因的身世，約略地講給周師母聽。周師母聽了，很爲不平，說：『這是並非出於她的願意，而强迫她當尼姑，那是太不人道了。你想女人總有一個青春時代，克享家庭幸福，這樣一來，便把她的一生，都埋沒了。我想這是一件太不人道的事，和那些娼家買了人家女孩子去當妓女，一樣的不人道。一則教女人去賣淫，一則迫女人去絕慾，這都是不對的。我以爲這件事，鎮長有權力，可以勸諭她的師父，教妙因還俗。』陳家小姐搖頭道：『這件事做不到！那妙因，是白蓮庵老尼姑的第二生命。她將來要請高僧給她去受戒，然後把那隻白蓮庵也要傳給她的。的確她們倆的感情很好，宛如母女一般。至於勸逼她還俗的話，我爸爸是不肯做，人家以爲是轉她小尼姑的念頭不是？而且她是常常到我家來的。再則：我們祖老太太常說「妙因是一生下來，便進佛門，想是前生修來，具有夙根的。」我們怎能硬說教她還俗呢？并且她是個無家無室的人，連爺娘也不知是誰。儘說教她還俗，請問教她還到那裏去呢？』周師母知道這條路是走不通了，便淡淡地說道：『

不是別的，我只覺她的可憐能了。倘然是出於她的自願，那是各人自己的意思，這些話，我也不去說它了。說是從小就把她注定了做尼姑的，這便覺得把人一生都埋沒了。』陳家小姐道：『做尼姑雖說不是她自己的意思，但她倒也安之若素。爲什麼我知道呢？有一天，我媽留她在家裏給她談談。問她師父待她好不好？她說：師父待她雖人家母女也不如，她却口口聲聲感念她的師父。她說：要是我沒有師父把我養大，只怕我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了。她又說在庵裏怎樣的清靜，怎樣的舒服，可知道她對於當尼姑，也覺得心滿意足咧。』周師母道：『既是她自己願意的，人各有志，何能相強呢。』周師母也不好再說什麼，但心裏終覺懷疑。因爲少年女郎當尼姑的，世上不是沒有，大都是受着刺激，或是失戀，或是獨身。此外從小就當尼姑的，終是屬於強迫。儘管她說得好聽，情願厭棄紅塵。但她究竟也沒嘗着紅塵之苦，還說什麼厭棄呢？這不過經她的師父，朝誦夕諷，耳提面命，一天到晚，說些修行的好，出家的樂，將來可以成佛昇天這些話罷了。在自己庵裏，所聽到的是這些話，出外到施主人家，所交接的女施主們，所聽到的也是這些話。她從小到如今，所受的教育，便是修行最好，出家最樂的那些話。試聽陳鎮長家的老太太，不是也說她「一生下來，便進佛門，前世修來，具有宿根」的這些話嗎？她所見所聞的人，都是說這些話，使她自己也不能不說這些話，她的思想從未解放，過幾天後，讓我親自問問她，便知分曉了。

正是

誰云不是人間種？　何法偏尋世外緣？

第二十二回　黃卷青燈禪姑宿障　素冠縞袂護士新妝

且說周師母很不願意白蓮庵裏的老尼姑，把一個綽約風姿的妙齡少女妙因，收爲她的徒弟，以黃卷青燈，終其一生。一個人不是從此便埋沒終身了嗎？倘然是出於自願，勘破紅塵的人，也不是沒有。現在她是一出娘胎，便是一個候補尼姑，想想總有些不平。雖然陳鎮長的小姐，說妙因雖靜處禪關，並沒有什麼怨言。但周師母想：那個自然哪！她一天到晚，所受的教育，就是勉勵她出家修行的事。她只進了幾年的鄉下小學堂，又不曾多讀書，那裏知道世事一切。便是識得幾個字，可以唸得那種經卷，也只不過口頭唸唸，她那能知道得佛經中奧義。況且一個少女，總是含羞的多，而況她又是個姑子，她怎能說我要還俗，我不願清修，我不能絕慾，我將來願意嫁人。一個少年尼姑，她可以說得出那話兒嗎？倘然她眞要說出這話兒來，不但師父生氣，施主人家瞧不起，全新柳港的人，便要起鬨起來。說是白蓮庵裏的小尼姑，要想偷漢咧。周師母對於這個小妙因的事，好像不能去懷。有一天，她和周校長談起，周校長

你又多管閑事了！人家當尼姑，是人家自己願意的事，你不聽得說文明國家有信教自由嗎？你怎麼可以以一個不相干的人去干涉她們，難道教她養起頭髮來，立刻還俗嗎？像她那樣的女子，便是還俗嫁了人，也不見得可以達到怎樣幸福，不如當一個尼姑，倒可以清靜一生呢』周師母道：『照你這樣說，我們女人得不到幸福，被男子所壓迫被男子所欺淩，大家只有全都鉸去了頭髮，當尼姑去了。把所有全國的女學校，一律停辦，都改爲尼姑庵，你道好不好呢？再者，你說的各文明國都有信教自由，這種教徒的信仰，是否出於自由，我今且不與你辯駁。但各國的教徒，仍舊辦他的教育事業，科學事業，慈善事業。男教徒如此，女教徒也是如此。不像中國的僧尼躉，坐食不事，不是靠着一些廟產，做一種方外的大地主，便是向施主人家仰其餘瀝，以度餘生。你說那些尼姑庵裏出錢買來的女孩子，葬送她一生的，也是信教自由嗎？你倒不說上海堂子裏買來許多女孩子，供人肉慾的，也說是戀愛自由嗎？』周校長被周師母搶白了一頓，嚇得不敢響。便笑着說道：『我不過隨便說說，教你不要多管閑事，這種鄉鎮上的事不好辦，你又發出一大篇大議論來了。』周師母道：『你教我不要管閑事，我偏要管，橫豎女革命黨出了名了，索性做到底。』周校長也不敢再說什麼，因爲再要與她辯論，她的議論越多了。原來這個新柳港，雖是一個鄉鎮，却有兩個女人出名的。一個女人，綽號叫做雌老虎，是個上海人所謂白相上幾個月，家中被盜刦，很吃了些小苦頭。在前幾回書中，曾經一個女人，綽號叫做女革命黨，便是那位周師母了。爲什麼叫她女革命黨呢？因爲關於新柳港凡是女人們的事，往往強自出頭。新柳港的婦女們，剪去頭髮，也是她最早。以前曾經爲了鎮上一家人家虐待童養媳，身上打得一團靑，一團紫，大雪天只穿一條單褲，瑟瑟地抖。被周師母知道了，便吵到那人家去。人家說：不與你相干！她說：好！便拖了那養媳婦便走。說：『我來養她。一面我去報告警區，報告縣公署，教他們來驗傷。一面你們去控告我搶你的人，就是了。』她一拖就拖到小學校裏，說『給她吃飽穿暖，養好傷，再唸書。倘有糾葛，由我挺身料理。』周校長也不敢不答應，惟有苦笑而已。後來這家領養媳婦的人家，出來向周師母陪禮，要領囘這童養媳。周師母道：『領囘是可以的，但她是我的乾女兒了。從下學期起，送到我們小學校來唸書，學費由我出。柴飯要給她吃飽，棉衣要給她穿暖，做錯了事，只許罵，不許打。倘然你們違背我這條約，我乾娘不答應。』那家一一應允了，但女革命黨硬要出頭，干預人家的家事，這名聲也出來了。因此周校長說「你又多管閑事了」可見得這個「又」字，是有來歷的。這一囘，爲了白庵道小尼姑妙因的事，周師母又發老毛病了。她雖然知道這件事，不比虐待童養媳那般長條直縫，

但她總覺得耿耿在心。她甚而至於自己跑到白蓮庵去，與妙因師徒款洽。一個女革命黨跑到尼姑庵去，這是老尼姑了塵所最不歡迎的。但她既光降了，你有什麼辦法。庵觀寺院，是游人公共之地，尼姑庵是閉關靜修之所，男人不能擅入，然而周師母是個女人，你不能拒絕她。起初有一個謠言，說是周師母要開女學堂，沒有地方，所以來轉白蓮庵的念頭了。後來又說周師母要開產科醫院，養小囡都是破開了肚皮，纔拿出來的。及至周師母來了幾次，並不說起要借用她們的庵，却是有說有笑和她們師徒很爲和氣。她尤其和妙因話得投機，並不顯出什麼女革命黨的形相來。探探妙因的口氣，果然和陳鎮長小姐所說的一樣。沒有師父養到我這們大，到如今也早沒有我這樣一個人了。我是命犯孤鸞，生下來就沒有父母親人，合該是出家的人。這便是那位小尼姑妙因的定命論，周師母試探了幾次，終不能打破妙因的定命論。也是合該有機會來了，有一天周師母又到白蓮庵來訪妙因，了塵說：『妙因到陳鎮長府上去了，因爲老太太要請一千卷彌陀經，所以唸好了送去了。』周師母想：和了塵沒有什麼談頭，不如也到陳鎮長家去，或者妙因還在那裏，不在她師父面前，說話要自由得多。她因此走出白蓮庵，也到陳鎮長家來。誰知離開白蓮庵約摸半條巷光景，在一個小橋頭一家小酒店門前，妙因却被一班酒醉鬼圍住了。這班酒醉鬼，平日頗涎羨白蓮庵小尼姑有些姿色。今天便「借酒三分醉，」見妙因走過酒店門前，早有兩個不良少年便借着酒意，在妙因左右，一邊一個，橫衝直撞的走過去，又歪行斜步的走過來。這個有一個名目，叫做『串師姑。』江浙有些地方人，喚尼姑爲師姑。出門遇見師姑，傳說一天做事不利，倘然有兩個男人在街上走，疾忙的把那個師姑夾在中間，就可以解除這不祥了。串了師姑，還說這不祥落到師姑自己身上。這本是一個最沒有意識的迷信了，但是常尼姑的都知道有『串師姑』的一種惡作劇。因此尼姑們走路，常擠沂路邊。這一回，妙因急急從陳鎮長家回來，剛走下小橋，恰遇兩個酒醉少年，一邊一個，把她串在中間，而且嘴裏又不三不四的嚷道：『小師太！面孔紅涷涷，光浪頭上熱烘烘。』一個人又喊道：『和尙尼姑一頭睏，好像一個葫蘆生了根。』這樣的兩個人一鬧，小酒店裏的醉鬼都出來了，登時把個妙因圍困起來。你一言，我一語，無非都是調情戲謔之詞。後來將酒掩了面孔，索性動手動脚起來，也有人去摸她的面孔的，也有人去撩她的下巴的，妙因急得要哭出來的當兒，恰巧周師母望見了。周師母奔到那裏，他們亂跳亂嚷。還不知道女革命黨已在他們的背後。有一個小夥子，年紀不過十六歲左右，其實他並不曾喝得怎麼醉，也在裏頭亂吃豆腐。他正伸手要向妙因的胸前一把摸上去，却被周師母劈臉一個巴掌，喝道：『根生！你做什麼？

三六—三一七

』原來這個名喚根生的，是一家雜貨店裏的兒子。這家雜貨店，又恰恰開在周校長的小學校對門。而且這個根生從前也曾在小學校裏讀過書半途輟學，他的母親也管不住他，他在外面做一個小流氓，也曾拜過小老頭子。然而見了周校長一對夫婦，却有些怕懼。現在吃了周師母一記耳光，呆了一呆，便一溜烟跑了。別的酒醉鬼，也都是那些不良少年，有的認得周師母的，伸了一伸舌頭，向人家喊道：『不好！女革命黨來了。』大家把酒也嚇醒了，一閧而散。周師母便拉了妙因，回到白蓮庵裏，妙因是已哭得似淚人一般了。從此她們都以為周師母是好人，是能保護她們的人，不是來想搶奪她們廟產的人了。尤其是妙因，因此常到周師母家裏。周師母便說出，尼姑所以為人欺負的理由。因為女人既不能獨立了，而女人中的尼姑，更不能獨立。不能獨立，就得倚賴他人。一般女子，猶得倚賴丈夫家長，為之保護。若是尼姑，只能倚賴施主們為之保護。然而丈夫家長是親切，而施主們却便疏遠了。而且尼姑也並非下等之人，何以到了施主人家，要叫人家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做一個低三下四之輩。這便是因為不能獨立而要人家來保護。凡是要人家保護的人，便是容易被人欺侮的人。但是如何能獨立，而不受人家欺負，不必要人保護呢？這是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能做事，不是念幾卷經，拜一天佛，就算是做事的。所以我决不反對尼姑，但我却主張尼姑也要做一個有用的尼姑。你沒有到過上海，天主教裏的貞姑娘，還有一種姆姆之類，都是外國尼姑。但他們都是很有知識，很好的學問，有的當看護，有的當醫生。人人敬重，個個讚歎，沒有像中國人那樣的瞧不起尼姑的。經不起周師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舌粲蓮花，把個白蓮庵裏的小尼姑，也說活動了。却時常到周師母那裏去領教。新柳港的那班人，以為凡是新黨洋派的人，都瞧不起和尚尼姑的。現在連女革命黨也和白蓮庵小尼姑打交道，便不敢再欺負他了。妙因經周師母的感化，有時常常來請教她。妙因也曾在鄉村小學裏念過兩三年書的，比起程度來，她還比馮玉和要高些。因為她在庵裏，日與經卷為緣，而且關於經懺上，寫疏頭，填姓名，沒有別人，也都是妙因握管。周師母的意思：是先要教她有知識，有能力，至於將來還俗不還俗的話，由她自己决定，實在倒也是個根本辦法。

這一回，為了組織看護實習班的事，周師母到處奔走，一共全新柳港得到十幾個人，却把白蓮庵小尼姑妙因，也招在裏面了。周師母先和妙因說。妙因現在對於周師母是很信仰的了，却只是漲紅了臉道：『我是一個光浪頭，怎麼做這種看護病人的事呢？再則被新柳港人知道了，我們當尼姑的，怎麼出乖露醜，只怕陳鎮長家裏太太們，也不放我去。若說我師父，那是絕端的反對，决不放我去的。還是不去的吧好？』周師母道：『現在問你自己願意去吧？你將來的

三六一—三一八

前程，都在這一個機會中。至於你顧慮的三件事，我都有辦法。第一件，你說是光浪頭，有些不便。這不比從前，現在的婦女，都已剪髮了，短的也和光浪頭差不多。在醫院裏當看護小姐的，雪白的看護帽子一戴，雪白的看護衣服一穿，況且此刻是在冬天，誰看得出你是光浪頭呢？第二件，你不該再那樣糊塗了。怎麼叫做出乖露醜，難道幫助救護人性命的事，是出乖露醜嗎？或者新柳港有一班糊塗蟲作此想的，我們自己不該作此想。因為你常常自己看低自己身份，所以小橋頭酒店裏那班酒醉鬼要欺負你了。陳鎮長家裏怕她們怎的？現在傷兵醫院，不是就在陳家祠堂裏？她們要說什麼，我就得有話對付她們，自己不去盡一些義務，却還要覇阻別人，有這個理嗎？第三件，師父方面，你放心！我不是不認得你師父的，我自然會去說服她的。』妙因道：『只要師父肯答應我去，又有你周師母在一淘，我也沒有什麼不願意的。』但是了塵究竟是一個知識薄弱，容易對付的人。周師母只三言兩語，把老尼姑既嚇且騙，她就不敢十分違拗了。她說：『現在人家的千金小姐，也到醫院裏去當義務看護。你要知道現在的時代，是什麼時代，那是打仗時代，那是逃難時代，你還可以關緊了山門，一切都不管嗎？倘然新柳港失陷了，你的白蓮庵還有嗎？你的愛徒妙因，還能在那裏嗎？現在新柳港有了傷兵醫院，有些輕傷的兵士，不能終日關在醫院裏，也要出來走走，庵觀是公衆之地。倘然有些傷兵，闖進你白蓮庵來，你只怕就要嚇死了。現在妙因去當了看護，自然要關照那些傷兵，不許走近白蓮庵這話我也好說，陳鎮長也好說，教他們的院長吩咐一聲，不許騷擾人家，人家正在看護你們咧。這話何等光明正大，那你的那隻白蓮庵，不是已保全了嗎？況且他們那個傷兵醫院，至多也不過三個月，又要移到別處去了。你的妙因，不是仍舊可以在庵裏做她的拜懺念佛生涯嗎？』老尼姑被她說得無言可答，後來却說：『不知妙因心中如何？她從來也沒有做過這事，如何可以去看護傷兵呢？』周師母只要她說出這句話來，便道：『妙因是高興去的，她說只要師父答應，她也就答應了。但是我給她說：便是你師父不答應，我也要你答應了。你庵中經懺的這些事情，請派另一位徒弟管理，我們明日就要上工了。』那天妙因就住在周師母處，不教她再回到庵裏，居然一個尼姑，也雪冠素服的穿起看護衣服來了。正是

願以殷勤酬國士，豈能寂寞掩禪關？

君讀旅行雜誌後
如認為滿意
請勿自私
應即介紹給君之友人